



周文祝唐

傳傑四

程馬鳳著



你須替我們各
繪一幅畫為題
一首詩限三天高卷

朱鳳竹畫器



四傑傳 第一回下 丹桂軒祝枝山行令



二娘三姑兒麼祝阿翁子怎有
好話說出狗嘴裏不出象牙
德有一天慳動了我拉去他
狗娘孃



3 0475 5866 7

唐風周傑傳

楔子

1

唐風
周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楔子

周美人影射張夢晉
鐵先生演說唐解元

詩曰

吳兒享受神仙福。雪月風花看不足。滿城排隊去迎春。又見花燈來炫日。千門掛綵六街
紅笙歌盈耳。喧春風。歌童舞女喧南北。王孫公子來西東。觀燈未了興未歇。等閑又屆清
明節。呼船載酒共遊春。蛤蜊市上爭嘗新。吳塘穿過橫塘。虎邱靈岩復玄墓。菖蒲泛舟
過端午。龍舟相呼喧競渡。提壺樽歸去來。南河又報荷花開。錦雲鄉中漾舟去。美人歷
粵琵琶斂。玉顏皓齒聲斷續。輕紗蟬翼紅映肉。金刀割破水晶瓜。冰山影裏顏如玉。雲
一天消去已。桐陰忽報秋風起。鵲橋牛女渡銀河。乞巧人來明月裏。看樓雁過是中秋。飄

然風至冷颼颼。左持盞蟹右持酒。不覺今朝又重九。登高且向天池嶺。桂花萬樹千香浮。一年好景在斯時。橘綠橙黃洞庭有。滿園還剩菊花枝。雪片紛飛大如手。安排暖閣擁紅爐。敲冰煮茗烘牛酥。寸齋餅分千金果。黑貂裘兮紅氍毹。一年四季恣歡娛。那知更有飢寒苦。

俗語道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可見蘇杭二處。殷富已久。尤其是蘇州。尤其是閉關時代的蘇州。說不盡富麗乾坤話。不完繁華景象。若照現在的眼光看來。蘇州的富庶。遠遜於通商口岸。但是論到三四百年以前。完全閉關自治。「通商口岸」四個字還沒有產生。南北往來。全仗這條縱貫式的運河。至於航海生活。大都望洋興歎。不敢冒險進行。爲這分上。凡屬運河流域。都是繁盛地方。蘇州也在運河流域。號稱省會。山明水秀。風土清嘉。南濠綠子北濠燈。名播四湖四海。虎邱山上雙吊桶。譽傳百世千秋。蘇州的民衆。雖然武功不足。却是文學有餘。一年四季。不少陶情作樂的所在。本書開場的一首「吳門歌」。是明朝年間一位詩人的作品。可惜其人的姓名爵里。無從考證。詩中所說的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抵得一篇「吳都賦」。

自從歲首迎春。直到歲暮擁爐真可說得「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編者雖然生長吳門。却沒有經過這般的富麗乾坤。繁華景象。有一天。遨遊虎邱回來。從那七里山塘上經過。回想昔人所說的「七里山塘水亦香。」是說這條塘河中。畫舫往來。連翩不斷。美人照影。溪水生香。但是現在呢。商業蕭條。頓形寂寞。想到這裏。不免今昔之感。行路時有些懶洋洋地。減少了腳力。便在臨河一個小茶寮裏面。暫時泡茶解渴。略作休息。蘇州的茶寮。大概都有一個聽書的場子。上午喝的是清茶。下午夜間喝的是書茶。什裏叫做書茶。便是喝茶以外。兼可聽書的意思。編者到裏面泡茶坐定。還沒有到聽書的時候。不過是喝一壺清茶。暫澆渴罷了。對面書檯上。首挂着香蛇絃子。便知是唱小書的。唱小書和說大書不同。說大書的不用絃索。身邊隨帶一塊方寸之木。名曰醒木。上場時便把醒木一拍。睡意沉沉的。也被他拍醒了。便可注意聽書。唱小書的或用琵琶。或用絃子。這都是很笨重的東西。不能在隨身攜帶。所以唱小書的都把絃索寄在茶寮裏面。高高的懸掛在書檯上。首我既望見了絃子。便注意到旁邊懸掛的唱書牌子。却是大書特書着「笑笑笑」三個字。便知彈唱的是「三笑因緣」。這是吳門才子唐

解元的故事大概江浙等省的婦人小子誰都曉得有唐伯虎三個字誰都曉得和唐伯虎同時的還有祝枝山文徵明周文賓三人號稱唐祝文周四大才子這便是這部三笑因緣彈詞的效力從來小說宣傳比甚麼宣傳力都大「身後是非誰管得沿街聽唱蔡中郎」也只爲小說宣傳所以大家都知道有蔡伯喈三個字其實蔡伯喈的爲人並不似琵琶記中那般說法他的事實自有後漢書本傳可據然而後漢書中的蔡伯喈人人都不認識的人人認識的只是琵琶記中的蔡伯喈猶之唐伯虎的爲人不盡如三笑因緣彈詞中這般說法他的事實明史文苑傳可據然而明史文苑傳中的唐伯虎人人都不認識的人人認識的只是三笑因緣彈詞中的唐伯虎編者正捧着茶杯默默的對着這塊唱書的牌子出神忽聽得隔座有個少年道唐伯虎的名聲大的了不得他雖是明朝的一榜解元然而比同時的狀元會元聲名還大張老先生你是熟于前朝後代一切掌故之學向究竟唐祝文周四位大才子不是這般的風流跌蕩不可一世編者聽到這裏忙看這位張老先生是甚麼樣人但見老人座上端坐着一位白髮如銀的老先生正含着一支象牙咬嘴白銅烟斗的長旱煙袋連連的抽個不

你什麼叫做老人座。趁着張老先生抽那旱烟的當兒。編者先來下個註解。原來蘇州茶寮中。布置桌椅。也有個一定的方式。無論方桌圓桌。都不靠牆擺設。爲着四周落空。才可圍坐多人。惟其天然几是靠壁安放的一張方桌。緊靠着天然几。只有三面落空。旁邊設着兩張靠背椅。子俗稱老人座。坐其上者。往往是白髮老人。年輕的不敢貿然上坐。這也是蘇州地方的一種美德。那時張老先生抽完了這箇烟。徐徐的磕去烟灰。且磕且說道。我所曉得的唐祝文三人。是確有其人的。明史裏面都可考證。周文賓並無其人。然而不好說是全無着落。少年清周文賓也有着落。歷爲甚麼人家說到唐祝文周四大才子。總說三人是真。一人是假。張老先生笑了一笑道。說起周文賓和我同姓。古來相傳的江南四大才子。是唐祝文張。不是唐祝文周。張老先生談到這裏。衆人覺得聞所未聞。都注視着他的白鬍子。要從他的白鬍子裏面傳出這聞所未聞的故事。張老先生放下他的長旱烟袋。理着銀髻。滔滔不窮的講道。三笑因緣中的周文賓。便是吳中風流才子張靈張夢晉。相傳張靈誕生時。他的父親夢見周朝王子晉來謁。有了這奇事。更加也是長有來歷的。於是名曰周靈。或字曰夢晉。年少時常言曰。吾兄之三人。

訂交。一時有唐祝文張四大才子之稱。而且張夢晉的爲人。也和唐解元差不多。一樣也有監史流傳。唐解元全集中。也說唐伯虎會與張夢晉沽酒痛飲。野寺中。酒酣耳熱。道一句「此樂恨不令太白見之」。江南四大才子。是唐祝文張。不是唐祝文周。編者聽到這裏。覺得議論奇聞。自思張夢晉果然是江南才子。不過說他便是三笑因緣彈詞中的周文賓。恐怕有些武斷罷。其時又有一位小鬍子先生。正在茶寮裏吃過一碗大麵。茶博士綾上手巾。他一壁把手巾抹他的小鬍子。一壁向老先生提出異議道。鐵老。你說周文賓便是張夢晉。只怕近於附會罷。假如你說是真。編那三笑因緣的。爲什麼不把張夢晉列入四大才子裏面。却要假造一位烏有先生的周文賓呢。編者暗暗點頭。這一問。只怕老先生難於對付了。誰料張老先生並不爲難。很從容的說道。你這問題。我有個圓滿的答覆。須知小說家言。和正史不同。祇可三分是真。七分是假。三笑因緣是一部樂觀派的彈詞。書名中既含有笑字。看到這部彈詞的。怒冲冲的也變做了喜洋洋。聽到這部彈詞的。悶懨懨的也變做了笑嘻嘻。只爲旁的彈詞唱本。描寫書中的主角。總不過是千金小姐遊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惟有三笑因緣脫離這個窠臼。旁的

彈詞唱本總把書中的主角說得備嘗艱險。備遇挫折。或者曾經兵燹之災。或者飽受風霜之苦。或者死別生離。常把眼淚洗面。或者法場得救。暫從盜窟藏身。或者勢利丈人。把女婿設計陷害。或者不肯官吏。把書生屈打成招。惟有三笑因緣。又脫離這種窠臼。做書的既抱定宗旨。純寫喜劇。不寫悲劇。書中的四大才子。須得個個和意中人。珠聯璧合。花好月圓。才不肯却。純寫喜劇的主旨。要是把張夢晉列入四大才子裏面。少年貌美。詩酒風流。固然是個好腳色。只可惜張夢晉的壽數太短促了。他和意中人崔素瓊小姐的緣分。又太淺了。好夢未圓。生生的被寧王宸濠用着強權搶去。要把崔素瓊充做美人的領袖。後來張夢晉和崔素瓊都是殉情而死。生前不能做雙飛的蝴蝶。死後却做了同穴的鴛鴦……說到這裏。茶博士有些不耐煩了。只爲小鬍子先生聽得出神。只把熱手巾抹他的短髭。抹個不休。茶博士笑道。先生手巾已冷。交給我罷。小鬍子先生才把手巾放下。張老先生道。爲這分上。張夢晉便不得列入三笑因緣中。只爲他的因緣太慘酷了。見了使人不歡。失却了專寫喜劇不寫悲劇的主旨。要是除掉張夢晉。江南四大才子中。又缺少了一人。要把旁的才子加入。一時又找不到一個。

銖兩相稱的人。沒奈何把唐祝文張改做了唐祝文周。把周文賓影射了張夢晉。把王秀英影射了崔素瓊。把王老虎搶周美人影射了寧王搶崔美人。其中變張爲周。也有一些根據。只爲張夢晉是周太子後身。所以把姓張的才子改做了姓周的才子。又因寧王強暴如虎。把王老虎二字去影射他。也很有意思。寧王搶了崔美人。苦了張夢晉。王老虎搶了周美人。倒貼了妹子王秀英。其中一正一反。針鋒相對。分明替張夢晉翻案。好教悲劇變做了喜劇。這是作者的一番苦心。老先生說到這裏。誰也不能提出異議。只有點頭表示着贊許。那個少年道。近代才人易哭庵。據他自述是張夢晉的後身。他有一篇自作的小傳。說張夢晉是周太子的後身。易順鼎又是張夢晉的後身。照着老先生方才的考據。也可說易順鼎是周文賓的後身。究竟易哭庵的說話是否可靠。張老先生笑道。易順鼎自稱是張夢晉後身。究竟可靠不可靠。這是另一問題。將來自有人替他做說部。也許把龍陽才子易哭庵。說的和江南才子周文賓一般。小鬚子先生道。鐵老看書。可稱別具隻眼。人人都可惜唐祝文周中的周文賓。子虛烏有。無可考證。經鐵老一說。確乎是影射張夢晉。確乎是替張夢晉彌補缺憾的一篇翻案文章。可惜現在

唱小書的沿謬襲誤。不能加以校正。鐵老好在清閑無事。何不把彈詞中的事實整理一下。好便張夢晉的才名千秋不朽。和唐祝文三人一般悠久。張老先生喝了一杯茶。道：老夫年邁了。桑榆晚景。統什麼無謂的腦汁。要是輕了二十多歲的年紀。目見現在小說風行的時代。把那江南四大才子的許多佳話。編成說部。多或百萬餘言。少亦五六十萬言。大概可以尅期而待。不過說部的體例。須得變換。蘇州式的彈詞是不適用的。蘇州式彈詞的勢力範圍。只不過限於江蘇的蘇常鎮。浙江的杭嘉湖。大江以北的人。便不喜聽蘇州式的彈詞。聽了也不易了解。其他各省。益發沒有蘇州式彈詞的立足點了。我以為唐祝文周四大才子確是小說中的好脚色。所可惜的。三笑因緣八美圖換空箱等書。都是彈詞體例。其中對白。完全是吳儂軟語。他方人見了。宛比天書難讀。倘把唐祝文周四大才子的許多佳話。不用彈詞體描寫。而用平話體描寫。順便把許多不合情理的地方。一一加以校正。我想這部書的銷行一定很廣的。可惜我年邁了。有這志願。沒這精力。說時。向那小鬍子先生說道：你的年齡還夠得上小鬍子笑道：年齡夠得上筆墨。却夠不上你肯做我的高等顧問官。我便容易着筆了。少年拍手道：張老先

生做你的高學顧問官也好。證你先送一年顧問俸金。說時彼此大笑起來。茶座裏面又有一位北方口音而帶些蘇州土白的麻面先生聽着他們談話便操着不純粹的蘇州話俗稱強蘇白的也來加入他們的小說研究會。麻面先生道。唐祝文周四大才子的風流佳話。異常好聽。我初到蘇州時朋友約我聽唱三笑。因緣我真做了山東人吃麥冬。一懂也不懂。只爲我住在北方聽慣大鼓書的直捷爽快。一氣到底。這般扭扭捏捏的蘇州式唱書。我簡直聽不慣。但見說書的抱着絃子。丁丁冬冬一會兒唱幾句莫明其妙的唱片。放下絃子。說些都是蘇州白。說到絕倒處在座的鬪堂大笑。然而衆人皆笑。惟我則否。我只向衆人乾貼眼看他們好笑。後來我向朋友說道。唱書牌上寫着笑笑笑。我聽了一笑也不笑。朋友笑道。你只須住在蘇州一年或半載。趕快學習些強蘇白。再到唱書場中去聽笑笑笑。包你也跟着他們好笑。我依了朋友的話。如法泡製。一年半載後。重到書場中去聽笑笑笑。便不似以前的索然無味。在座的聽了好笑。我也有些忍俊不禁。他們笑十次。我也笑這二三次。後來我學會了強蘇白。蘇州的一切方言。我都可以耳入心通。逢著彈唱笑笑笑。我便是聽書的老主顧。遇着好笑的地方。書場

中切口叫做血頭的。我也隨着衆人發血（便是好笑的代名詞）說時又指着書櫃上的唱書牌子道：便是這裏唱的笑笑。我也沒有一天不來聽的。不但自己要聽而且拉着我們北方的老鄉也來聽。老鄉們初來蘇州也和我從前一般。坐在書場中索然無味。人家好笑。老鄉們只有乾貼眼。虧得我隨時充當繙譯員。老鄉們聽了不由的也發血了。在這一點上便覺得唐祝文周四大才子的許多佳話。很可以使聽衆發血。可惜限於蘇州式的彈詞。我們異鄉人聽了都不懂。要是買幾種唱片。彈詞來解悶。什麼唐八美圖。什麼三笑。因緣。什麼換空箱。非但描寫粗劣。不足動人。而且盈篇累牘。都是吳下方言。字又寫的不大正確。什麼「個末丫頭篤先困哉」。什麼「抵莊搭俚白嚼白嚼」。張老先生說的他鄉人見了。宛比天書難讀。這句話很不錯。要是有人把來改造一下。子彈詞變做了平話。蘇州人看了明白。他鄉人看了也明白。那麼樂觀派的說部。可以徧行全國。看到這部說部的。怒冲冲的變做了喜洋洋。悶懨懨的變做了笑嘻嘻。抱定樂而不淫的宗旨。專替人家宣導。淫懨懨。驅遣愁悶。解除煩惱。增進快樂。據我的眼光看來。這部書編成了。倒是調劑苦悶社會的一服良藥。鐵老既自嫌年邁。不肯握管。吳

先生你爲什麼不動筆呢。小鬍子笑道。你不聽得我說麼。年齡夠得上。筆墨却夠不上。麻面先生道。你老太謙了。小鬍子先生道。不是謙。這是實情。便算筆墨夠得上。性情也夠不上。我是疎懶成性。寫一封普通信札。寫了兩三行。便須放下這枝筆。待到來日續寫。況且長篇說部。動輒一百萬字。或五六十萬字。似我這般的食懶。你說一輩子做不了。便是做到來生。也做不了。書局子裏要是候米下炊。候着我的稿子付印。年青的候到頭髮白了。我的稿子也不過做了三四千言。說罷。引得衆人都笑將起來。那少年道。三笑因緣中說的唐伯虎。成了個色中餓鬼。未免失却了解元的身分。張老先生道。這是唱書人畫蛇添足。其實形容唐解元。也須有個分寸。要說他的好色。是當時環境逼成的。他竟在自晦其才。借着好色兩個字。便可以變換人家的目標。說唐寅並沒有真才實學。不過是一個好色之徒罷了。那少年道。老先生何以見得唐寅有這般心思。老先生道。大明弘治年間。正是寧王宸濠野心勃勃的當兒。他仗着宗室天潢。分茅裂土。還以爲不足。一定要身居九五。管領大明朝一統江山。他要籠絡人心。便學着謙恭下士的王莽。不惜卑辭厚幣。羅致四海奇才異能。唐解元也在羅致之列。在先以爲賢王好士。並

無什麼特別的作用。後來到了甯王府中。一住半月。唐解元是何等聰明絕頂的人。見了甯王
 的所作所爲。知道他不出五年。一定舉兵造反。待到造反以後。不出三個月。一定身敗名裂。烟
 消火滅。自來明哲保身。犯不上貪着目前利祿。列名逆黨。到後來玉石俱焚。但是既被甯王羅
 致到王府裏面。要是不暇煖。便即辭職回鄉。甯王怎肯放他回去。一者憐惜他的才學。既入
 幕府。斷無輕去之理。二者防他回去以後。把王府裏的違法情形。向外面洩漏風聲。那便要引
 起朝廷的注意了。唐寅到這地步。去留兩難。便即裝做色情狂。遇見王府中的僕婦丫鬟。任情
 打趣。說許多猥褻的話。甚至歌哭不常。起居無節。遇着王府中的妃嬪。乘轎出入。他便在常道
 小遺。口中還高呼着「驕（諧音作澆字）其妻妾」的口號。似這般的顛狂行爲。甯王知道了。
 怎不惱怒。問及旁人。有忌着唐寅多才多藝的。便說唐生風流自命。或者害了桃花癡。也未可
 知。斷這幾句忌才的話。甯王才把唐寅放歸故里。唐寅離了江西。回轉姑蘇。知道蘇州的官吏
 大半甯王爪牙。要是在甯王府時候。害着桃花癡。回到了蘇州。桃花癡便好了。倘被甯王知曉。
 一定放他不過。於是他打定了主意。詩畫琴棋以外。旁的都不注意。只注意在竊玉偷香。他本

住在蘇州城內吳趨坊。後來索性遷到城北桃花塢中居住。應了桃花癡三字預言。所有九美團圓的一切風流傳說。都在這時候發生。其事莫須有。然而傳到甯王耳朵裏。面才不把唐寅當做什麼奇才異能。由着他在蘇州害那桃花癡。再也不把他當做夾袋中的有名人物。虧這一下子。才保全了唐解元的身家性命。後來甯王宸濠失敗。列名在逆案裏面束手就戮的。不計其數。只有唐解元借着色情狂得免此禍。古人伴狂避世。有託而逃。有隱於酒的。劉伶是也。有隱於賭的。劉盤龍是也。惟有唐解元風流倜儻。爲避着甯王目標而隱於色。做說部的果能從這一點上着筆。便把唐解元形容得風流過甚。閱者自有相當的諒解。決不說他是登徒好色了。至於祝枝山文徵明。以及影射張夢晉的周文賓。當然也是甯王夾袋中的人物。他們種種風流自命。玩世不恭的情形。也可說是避着甯王目標。借此自晦。那應江南四大才子。唐祝文周都佔着身分。不至被人家說是四個拆白黨了。張老先生這一席話。說得人人點頭不迭。便是編者也暗暗佩服這老先生理論很高。只怕時下的一輩小說家。還不會夢想到此。咧。編者正在私自付量。忽的那少年說道。張老先生。你這一席話。虧得在小茶寮裏發表。在座的沒

有小說家不生問題。要是你在城裏大茶社中發表這一篇話。要被小說家學了乖。去難保過了幾個月。沒有這改頭換面的唐祝文周傳出世。編者聽了。幾乎笑將出來。便付了茶錢。匆匆出門去。一路走。一路自言自語道。在下正要編一種長篇說部。找不到好題目好材料。張老先生。多謝你。教了我一個乖也。趁着暮春三月。日永如年。且料理我的筆墨生涯。正是

秃筆殘書新活計。落花啼鳥舊因緣。

欲知唐祝文周四傑傳怎樣開端。且看正文第一回分解。

滄浪生評曰。唐祝文周三實一虛。人皆以爲憾事。作者借張老先生一席話。謂周文賓影射

張夢晉。此係創解。從來未經人道過。

王老虎搶親。影射甯王搶親。說得鑿鑿有據。並非附會。

爲唐祝文周占身分。卽作者自占身分。坊本三笑因緣。換空箱。諧彈詞。將四解元說得與拆

白黨無異。未免厚認古人。

隱於好色四字。確是史筆。

張恨水 銀漢雙星 著

張恨水先生啼笑姻緣繼第二部成功作品
有極大刺激力
能使人百讀不厭！

本風所寫，係電影界一
樞天眞之少女，後入電
潑而發時，後以百影
氣界，乎某男，但某思
惑。係訂者流，見異男
角。復在薄者，結名妓二
選少，女遂成，乃愛之局
人，少，女遂成，乃愛之局
影，界，女遂成，乃愛之局
世，子，日，以哀感，綿玉
歌，自，日，以哀感，綿玉
樓，重，日，以哀感，綿玉
之，不，日，以哀感，綿玉
啼，張，日，以哀感，綿玉
說，中，日，以哀感，綿玉
海，上，日，以哀感，綿玉

請看本書哀感頑艷之情節

普君張普張君作品，風行南北，
為全國人任所愛讀；惟
市上所有，率定重價，
致不能普及羣衆，向隅
之憾，自所難免，本局
實利一見於此，特將本書
薄利，最低廉，價發售，但求
多賣，普及，不計利之厚薄。

上海四馬路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世界書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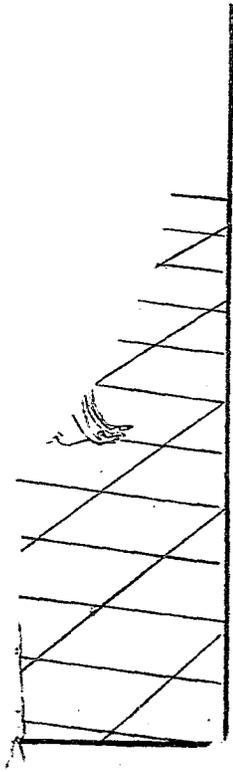
全書兩冊 共四白面
原價大洋一元五角
特售一元
外埠函購 寄費另加
一書費三分
郵票代用 十足收用

唐祝文周傑傳第一集回次

吳門程瞻廬編

- 第一回 桃花庵唐伯虎填詞……………丹桂軒祝枝山行令
- 第二回 未免有情九秋香滿……………誰能遣此一笑魂銷
- 第三回 訪秋容才子喚扁舟……………談往事村夫記細帳
- 第四回 窺玉貌三生有幸……………傾銀盆二笑留情
- 第五回 客中况味又苦又甘……………夢裏因緣疑真疑幻
- 第六回 華秋香三笑留情……………唐伯虎一身作僕
- 第七回 馱青石允明惡作劇……………進中門子畏惹人憐
- 第八回 亂磕頭俊婢戲書生……………頻屈膝解元拜表妹
- 第九回 馮玉英苦口進良言……………周文賓喬粧騙名畫
- 第十回 假書僮一戲獸公子……………癡丫鬟初識美解元
- 第十一回 小廚房送抱推襟……………天一
- 第十二回 老相國刮目賞書僮……………太夫

鬼



唐祝文周

四

傑

傳

第一集

吳門程瞻廬編

第一回

桃花庵唐伯虎填詞

丹桂軒祝枝山行令



桃花塢裏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種桃樹。又摘桃花換酒錢。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還來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復日。花落花開年復年。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車塵馬足顯者事。酒盞花枝隱士緣。若將顯者比隱士。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將花酒比車馬。彼何碌碌我何閑。別人笑我太風顛。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見五陵豪傑墓。無花無酒鋤作田。

這首長歌是吳門才子唐伯虎所作的「桃花庵歌」。他在弱冠時代。已中了弘治戊午科的南直隸解元。少年高第。名重一時。還加着貌比潘安。才如子建。詩賦文章以外。他又擅長着一筆丹青。他的丹青得宋元名家的真傳。而且超出古人。自成一格。當時喚做唐畫。往往出了重金。也不容易購到他的真筆。一

時王公貴人千方百計的購求他的真跡。爲這分上。他仗着這方硯田。也可以起家立業。正不必爲名爲利。到四方去僕僕奔走。自從他看破寧王宸濠意存不軌。一朝失敗。只怕冰山易倒。那些醉生夢死之徒。兀自糊糊塗塗。甘作藩王的走狗。似乎宸濠的勢力。永遠灼手可熱。唐解元這時也在寧王府裏身充上賓。卻不甘和醉生夢死之徒同住。在這座巍巍可象的冰山上。面。他既伴狂避禍。被逐出門。博得一個桃花癡的名號。便免却將來列名逆案。危及身家。這是他的見識。高人一等之處。蘇州按院是寧王的親戚。唐寅被放回家。蘇州按院得着寧王的密諭。着他察着吳門才子唐伯虎是否真個害了桃花癡。這一着。也被唐寅料到了。他回家以後。自言自語道。我唐寅雖然天性好色。但爲着禮教的關係。總是「發乎情止乎禮義」。此番被放回來。要是和從前一般。潔身自好。不敢蕩檢踰閑。那麼寧王知道了。一定放我不過。蘇州巡按御史。又是他的親戚。難保不去報告。說唐寅何嘗害什麼桃花癡。明明是託病逃歸。到了蘇

州。他的桃花癡便好了。寧王得了這報告。禍發不遠矣。他既說我害了桃花癡。何妨一癡癡到了底。蘇州城北本有一處地方。喚做桃花塢。他便在桃花塢中。建築住宅。還有一所小小的園林。花開時爛熳如錦。除卻看花飲酒以外。還十分注意着美貌佳人。只要生得超羣軼衆。他便不論貧富。不分階級。一一要娶。到桃花塢中。享受無窮豔福。他的別號很多。「六如居士」以外。還署着桃花仙三字爲名。爲什麼喚做六如呢。這是金剛經說的。「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夢幻泡影。露電這六樣東西。都是不經久的。他在寧王府中得到的一些經驗。覺得富貴利達。一切都空。還不如吾行吾素的好。可笑彈唱唐伯虎風流佳話的說書先生。爲着唐解元有六如居士的別號。便硬派唐伯虎是個六指的才子。其實祝枝山生有枝指。所以取號枝山。載在明史。至於唐伯虎何嘗生着六個指頭兒呢。俗語說。「張三的帽兒戴在李四的頭上。」若照彈詞中的說法。竟把祝枝山的駢指。移到唐伯虎的手上去了。豈非便宜了祝枝山。委屈

了唐伯虎麼。編者編這部唐祝文周傳。雖不能把彈詞中的一切譚言。完全刪去。但是遇有可以更正的所在。卻有相當的更正。有了這幾句聲明在先。讀者諸君須記取唐伯虎不是六指頭。生有六指頭便是後文提起的祝枝山祝阿鬚子了。唐解元爲什麼喚做桃花仙呢。只爲人家說他害了桃花癡。他就虛題實做。住在桃花塢還不算。他便種起許多桃花樹來。種了桃花樹還不算。他便署着一個桃花仙的別號來。署着桃花仙還不算。他便大交其桃花運。專在外面尋芳逐豔。偃紅倚翠。定要覓得八位美人在一個月內先後結婚。然後載回蘇州桃花塢。一夫八婦。度那一輩子的快活光陰。這幾句話宣傳在外。休說旁人聽了不信。便是他的知己祝枝山文徵明周文賓三位解元。也是大搖其頭兒。都說子畏癡了。伯虎顛了。天生尤物。談何容易。一箭雙鵰。已足自豪。那有八個美人和他在一個月內先後結婚的道理。誰料唐寅說得到。做得到。尋芳逐豔的結果。居然素願都償。偃紅倚翠的前途。竟是有求必應。八美圖彈詞中說

唐寅就親南京。在一個月中和八位美人先後結婚。那八位美人便是大娘娘陸昭容。二娘娘羅秀英。三娘娘九空尼姑。四娘娘謝天香。五娘娘馬鳳鳴。六娘娘李傳紅。七娘娘蔣月琴。八娘娘陸昭容的侍女春桃。同時載回桃花塢自己府第分房居住。好一座堂樓。做了唐解元的藏嬌金屋。又因三娘娘九空是皈依佛教的。便在後園裏面起一座桃花庵。準備三娘娘九空拜佛誦經的地方。桃花庵的前後左右。桑麻以外。都是桃花環繞。所以唐解元撰成這片長歌。趁着桃花開時。捧着酒杯。高吟他的得意之作。引得九空放下了木魚槌。笑說道。你不是桃花仙。簡直是個桃花顛。唐寅拍手大笑道。顛也好。仙也好。喚我顛。便是顛。喚我仙。便是仙。在這當兒。恰巧八娘娘春桃。提着筠籃。盛滿着一籃的桑。唐寅笑道。誰在那裏養蠶。春桃笑道。大爺。養蠶的人很多咧。五娘六娘七娘。都高興養蠶。你看他們都在那邊採着桑葉回來了。原來馬鳳鳴李傳紅蔣月琴以及春桃四人。爲着空閑無事。準備採桑詞蠶。春桃提着筠籃先走。鳳鳴傳

紅月琴隨後也來了。見了唐寅都說大爺賞你的桃花。我們採我們的桑葉。唐寅聞言大悅。回到書房。便繪一幅四美採桑圖。還題着一首「一剪梅」的小令道。

桃花樹下寄吟身。爾也溫存。我也溫存。纖纖玉手往來頻。左也消魂。右也消魂。柔柔攜去一籃春。剪到三分。採到三分。落花如夢又黃昏。未種情根。已種情根。

這幅採桑圖繪成以後。陸昭容羅秀英九空謝天香四位娘娘。都來和唐寅交涉。說大爺既爲着四位妹妹合繪一幅採桑圖。我們四姊妹不該落後。你須替我們各繪一幅畫。各題一首詩。布置要各各不同。題詩也要各各不同。限你三天。須得交卷。要是不然。我們四姊妹聯絡一氣。不教你進房。一閉門推出窗前的月。吩咐梅花自主張。」大娘娘出了這個難題。那便爲難了。唐解元論着他的作畫。怎肯輕易動筆。潤筆不豐。不繪。箋紙不佳。不繪。期限不寬。不繪。心緒不佳。

不繪。這便是他的四不繪。現在陸昭容有了這嚴酷條件。要是不繪。便不能向四位娘娘那邊去問津。八美裏面。陸昭容又是一位最不好惹的。閨令森嚴。通融不得。沒奈何只得如限交卷。繪成四幅美人圖。每幅都題了一首七言絕句。

第一幅陸昭容「惜花春起早」圖詩云。

海棠庭院又春深。一寸光陰萬兩金。拂曉起身人不解。只緣難放惜花心。

第二幅羅秀英「愛月夜眠遲」圖詩云。

卸髻佳人對月遲。梨花風靜鳥棲枝。難將心事和人說。只有青天明月知。

第三幅九空「掬水月在手」圖詩云。

綽約仙姑倚畫欄。滿身風露不知寒。玉纖弄水涼侵腕。要捧嫦娥對面看。

第四幅謝大香「弄花香滿衣」圖詩云。

金鈿花釵細欄裙。滿身零亂裏香雲。芬芳竟日侵衣袖。不用交州水麝熏。

唐伯虎娶了八位美人在桃花塢中居住。閨房豔福。怎麼記載得盡。以上所引

的詩詞。都在「六如居士集」中。並非編者偽造。忽忽光陰。已到桂秋。這時杭州周文賓到蘇州來游玩。這位周解元也是蘇人。四大才子中。他的年齡最輕。他奉母久居在杭州蘇杭兩處。都有他的住宅。他一到了蘇州。當然和唐祝文三位解元。時時飲酒賦詩。這一天。正是八月初十日。上一天唐祝周三位解元。在文徵明宅中飲酒。這一天。唐解元做東道主。順便和周文賓餞行。只爲周文賓來日便要回杭州過節去了。席設丹桂軒中。金粟飄香。沁人肺腑。大家入席以後。開懷歡飲。無話不談。四位解元。三位都是小白臉。惟有祝枝山年齡叨長。鬚鬚滿面。人稱祝阿鬚子。而且是個斜眼而兼近視。明朝人物。不比目今時世的近視眼先生們。有種種配光眼鏡。補助目力所不及。當時雖不曾發明眼鏡。卻有一種東西。形似今日照字所用的顯微鏡。祇有一片圓形水晶。鑲在銅框子裏。下面還有一個小小的柄兒。其名叫做單照。祝枝山懷中常藏這件東西。遇着遠視不方便時。便取出單照。一眼開。一眼閉的。隔着水晶瞧。這麼一瞧。他

又有一種特別符號。他的兩手都是六個指頭。所以自號枝山。他的書法得自天授。明史上說：「枝山生五歲便能作徑尺字。九歲能詩。少長博覽羣籍。文章有奇氣。當筵疾書。思若湧泉。」你想他有了這麼大的文才。當然也在寧王延攬之中。唐解元借着桃花癡脫離藩王的羈絆。祝枝山得知其事。暗暗稱贊道。小唐的眼光很好。我祝允明雖然近視。但是我的眼光也瞧得到。寧王異日必反。小唐既借着色癡避世。我祝允明不但好色。而且寡人好貨。寡人好賭。他有一癡。我有三癡。我便借着色癡財癡賭癡。在外面鬧一個不亦樂乎。好教宸濠知曉。不再派着差官上門來和我糾纏……文徵明周文賓年齡尙輕。資格還淺。都已高中了解元。也怕寧王把他們羅致到王府中去。所以學着唐寅也毒到脂粉場中去廝混。說些風魔話。寧王得了蘇州巡按御史的報告。說江南四解元都是玩世不恭。風流自命。寧王聽了。便冷了這條延攬唐祝文周四大才子的心。按下不提。當下席上談天。無非是談些名書名畫。祝枝山隨着這雙近

視眼。把那六個指頭的手。握着自己的絡腮鬍子。且笑且說道。小唐物以希而見貴。我們的書畫。還是少作爲妙多了。便貶了我們的價值。唐伯虎點頭道。老祝的說話和我一般意思。單是金錢可買得到的東西。不是好東西。我定的潤例。不但要潤資豐富。而且要隨着我的意興。我不高興時。那怕堆滿了金銀。也只視若無物。一百年也不肯動筆。卽如告老還鄉的華鴻山華太師。曾經託了吳縣知縣要我繪一幅堂軸。我只託詞不繪。他送我的潤筆。我都原璧奉趙。後來他又吩咐他的第二房媳婦。遣人來和我商懇。只爲他的第二房媳婦是我的表妹。諒來爲着中表之親。我總可以應允的。我依舊給他一個不允。老祝你想華鴻山可笑不可笑。他不會上門來請求麼。他先派着知縣來說。是把勢力來搖動我。後來教他媳婦遣人來說。是把親戚來搖動我。唉。我真小覷了我唐寅。休說……說到這裏。恰逢僮兒唐興前來上菜。伯虎便停了談話。舉箸請在座的用菜。丹桂軒後面。隔着一道紗窗。大娘陸昭容和二娘羅秀英都坐在

迴廊旁邊。聽他們主賓談話。聽到伯虎這一篇議論。陸昭容忙把絲巾掩嘴。幾乎笑將出來。羅秀英輕輕的問道。大娘。什麼好笑。陸昭容道。虧他說得嘴響。春間我限令他繪四幅小照。他怎敢倔强。不到兩天他便繪好了。羅秀英笑道。華太師的聲勢。怎比得上你大娘……外面祝枝山手裏夾着一塊雞。嘴裏催促道。小唐。你講下去。休說什麼。伯虎道。休說華鴻山是個告老的宰相。便是寧王千歲何等聲勢。他要繪一幅九美圖。強迫我半月告成。我繪了兩三天。假作癡呆。把濃墨塗抹着畫卷。畢竟沒有告成。周文賓聽到九美圖。想着一樁心事。便不由的歎了一口氣。原來寧王有了九美。便思十美。竟把蘇州一位美人。姓崔名瑩。閨字素瓊的。強搶入宮。崔素瓊才色冠時。周文賓正央託媒人向着他的父親崔翁乞婚。不料事尚未諧。已被寧王搶去。文賓心中未免惋惜不止。無意之中嘆了一口氣。已被祝枝山瞧破心事。笑道。小周。你又想起崔素瓊了。天下多美女子。除了素瓊。難道無第二個。我聽見你在杭州賞識了一位絕色佳人。

他的才貌和崔素瓊比較。有過之無不及。你遣人去說合。不知可成就否。周文賓道。成否尚未決定。文徵明歎道。人皆有豔福。我獨無。伯虎笑道。你不用唉聲歎氣。一旦豔福逼人來。連你自己也不能作主。大家談論了一會。便想起行一個酒令。今天專爲周文賓送行。便請文賓起令。文賓瞧見丹桂軒着一中正繪幅沈石田繪的八駿圖。便道。我這個令叫做「再來一個」令。第一句須有一椿典故。典故中須嵌有一個八字。第二句是四書。也須嵌一個八字。第三句再來一個八變九。第四句唐詩。詩中須嵌一個九字。並須注出處。衆人叫他舉例。他便開始行令道。

周穆王駕八駿。以一服八。再來一個八變九。可憐九馬爭神駿。（杜甫詩）

周文賓指定伯虎接令。伯虎想了一想。便道。

周文王演八卦。周有八士。再來一個八變九。一日高名徧九州。（許渾詩）

伯虎指定文徵明接令。徵明略略思索。便道。

虞舜舉八元。八佾舞于庭。再來一個八變九鳳。蓋時巡出九重。（錢起詩）

輪到祝枝山收令。斜着眼道。小周。我想專說典故。太呆板了。說了個今典可行。文賓道。只要自然便好。何分典故今典。祝枝山向伯虎說道。那麼我便要說了。好在尊嫂夫人不在旁邊。說也不妨……誰料大娘娘二娘娘都在裏面聽他。們行令。昭容湊着秀英的耳朵。輕輕說道。二娘。你聽祝阿鬍子又要不說好話了。……外面伯虎催道。老祝不用囉囉囀囀。你接你的令。枝山道。那麼我要收令了。我的令是卽景生情。和你們不同。

唐伯虎娶八美人。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說到這裏。笑道。小唐。你懂得我的雙關意思麼。這個口字和飢字下得真好啊。換一句話說。他們都吃飽了。在座的聽了。都是笑不可仰……裏面陸昭容向羅秀英道。二娘聽見麼。阿鬍子怎有好話說出。狗嘴裏不出象牙。總有一天惱動了我。拉去他的狗鬚……外面笑聲才停。祝枝山又續念下去道。

再來一個八變九。九秋香滿鏡台前。（陸暢詩）

大家咀嚼這句唐詩「九秋香滿鏡台前」句子何等香豔而且又是卽景生情。正在丹桂飄香的時候。雖然帶些詼諧性質。但是一氣呵成。天衣無縫。不愧才人吐屬。周文賓道。子畏兄會得八美團圓。便是添上一個八變九。諒非難事。岐山道。只怕九秋香滿。不免八美含酸。文賓岐山說的。不過一時取笑之談。誰知將來真會成了事實。正是

而今修訂鴛鴦譜。從此安排錦繡窩。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席上閑談。都與下文有關係。伯虎不肯替華鴻山作圖。爲下文當扇張本。華宅二娘娘遣人索圖不果。爲下文罰畫觀音張本。祝岐山問周文賓親事。爲下文王老虎搶親張本。唐伯虎語文徵明云。一旦豔福逼人來。自己不能作主。爲下文換空箱張本。以下種種趣事。都在席上閑談中種根。所

謂隔年下種。來歲收糧是也。文筆細膩。幸勿草草讀過。祝枝山一令。可以概括全書。其妙不可思議。

「九秋香滿鏡台前。」唐陸暢所作雲安公主催粧詩也。天造天設。可以移贈唐寅。妙在九字與秋香二字。巧不可階。可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陸昭容云。總有一天搖動了我。拉去他的狗鬚。爲他日訪祝尋夫預作一伏筆。

八仙得道傳

集中古今軼聞 述詳民間故事

歷叙八仙得道前後經過：及種種困苦情形

可抵二十部武俠小說 有八百餘件歷代祕史：

- 呂純陽如何得道？
- 鐵拐李如何得道？
- 韓湘子如何得道？
- 何仙姑如何得道？
- 尚有其他一切神仙及與神仙有連帶關係的故事。
- 如何三戲白牡丹？
- 如何含靈乞丐？
- 如何到閩國救叔？
- 如何救救呂純陽？
- 如何救狗咬？
- 如何救孝子？
- 如何施甘霖？
- 如何受磨折？
- 如何殺淫婦？
- 如何背寶劍？
- 如何護田螺？
- 如何除惡孽？
- 如何殺淫婦？
- 如何受摧殘？
- 如何變銀魚？
- 如何行路？
- 如何放妖籠？
- 如何受譴責？
- 如何頭落再空頭？
- 如何被鬼迷？
- 如何鬧天宮？
- 如何得往龍虎山？
- 如何被鬼迷？
- 如何放妖籠？
- 如何受譴責？
- 如何得往龍虎山？
- 如何被鬼迷？
- 如何鬧天宮？
- 如何放妖籠？
- 如何受譴責？

以上種種故事，雖說三頭二年，亦不能說完全書。

請看本書 便知其中曲折情形

天然書店出版

上海四馬路大衆書局經售 各省世界書局代售

特價四元 全書八冊 每冊厚六寸 插圖百餘幅 有美觀圖七元 價值百元 有百餘種 插圖百餘幅 價值百元 特價四元

四
續
二
回
上

未免有情九秋香



猛種
一牌
昌聲
響連
安着
閑話
南

四傑傳 第二回下 誰能遣此一笑魂銷

你這男子好生無禮拜佛的地方很廣為什麼跪住人家的裙角



唐祝文周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二回 未免有情九秋香滿 誰能遣此一笑魂銷

自古道「無巧不成書」。唐祝文周四解元在丹桂軒中飲酒行令。輪到祝枝山收這「再來一個」令。竟會念出一句叫做「九秋香滿鏡臺前」。祝枝山不過衝口而出。並沒有什麼先見之明。但是到了後來。這句詩竟和李淳風的推背圖。劉伯溫的燒餅歌。一般奇驗。尤美便是秋香。香噴噴的立在鏡臺面前。這「九秋香滿鏡臺前」七個字。沒有一個字落空。唐寅娶得秋香以後。倒被祝枝山說得嘴響。說小唐小唐。你認得我這未卜先知的祝半仙麼。九秋香滿鏡臺前。是不是你的佳兆。你合該謝謝我這李淳風再世。劉伯溫重生……這是後話。編者未來先說。表過不提。且說這天席散以後。祝文周三人先後告辭。到了來朝。周文賓便即啓程回杭。自去進行他的親事。唐伯虎閑着無事。和八

美談笑一堂。陸昭容想起昨天所行的酒令。便說。祝阿鬍子端的可惡。輪到他行令。竟把我們八姊妹都穿插入內。羅秀英道。他還說「再來一個八變九。九秋香滿鏡臺前。」這倒是一個好口彩。看來大爺還有九美之喜。春桃笑道。那麼我要添一個妹妹了。只怕八美易得。九美難求。唐寅拍手大笑道。你太小覷了我咧。全憑竊玉偷香手。去覓沈魚落雁人。陸昭容聽得沈魚落雁四個字。有些不服氣。便道。我們八姊妹聚首一堂。除卻我是個尋常脂粉外。其他七位妹妹。燕瘦環肥。並皆佳妙。還說不到沈魚之貌。落雁之姿。試問大爺有什麼本領。誇下這張海樣的大口。伯虎道。我娶了八位美人。宛似九級浮圖。造到了第八級。還有塔頂這一級。非得有風磨銅定風珠這一類寶物。不能夠造成這一座莊嚴富麗的九級浮圖。明知這般奇珍。憑我本領也會覓到。但是我存了一個知足之心。造了一座沒有塔頂的八級浮圖。也就罷了。說時。向着陸昭容看。分明用一個激將之法。陸昭容道。爲什麼不造第九級呢。唐寅道。第九級是塔尖。

塔頂。只怕後來居上。其他的八級不答應。陸昭容是個豪爽性子。便道。大爺說什麼話。你躲在門縫裏瞧人。將人都瞧得扁了。須知我不是嫉妬的人。我既許你娶這七位妹妹。和我同事一夫。難道再來一個。我便不允。我所慮的。添了一個。也只是和我一般的尋常脂粉。算不得什麼。塔頂塔尖。那便辱沒了你的竊玉偷香手段了。唐寅笑道。單是大娘不喝醋。依舊沒用。一隻碗不響。還有七隻碗叮嚕。這兩句又惹動了七姊妹的嬌嗔。一時七張八嘴起來。有的說。只須一隻碗不響。我們七隻碗決不會叮嚕。有的說。我們都和大娘一般態度。只要大爺覓得到沈魚落雁的美人。我們一定讓他後來居上。有的說。只怕大爺沒有這手段罷。娶一位九房妹妹。勝過我們是容易的。若要勝過大娘。這叫做鼻子上掛鱸魚。休想休想。（休想諧音嗅齋）唐寅道。好了好了。只要你們不鬧意見。遲早總得造成這第九級塔尖。塔頂給你們看。八美聽了。還以為這是丈夫一時遊戲之談。誰料唐寅抱定了主見。真個要去覓取一位絕世佳人。教他們相

形見絀。過了一天。正是八月十二日。趁此涼秋。他便要實行他訪豔的工作。於是改換衣服。不着解元的服色。只打扮個平民模樣。吩咐僮兒唐興唐壽。好好兒照顧書房。便即飄然出門。明朝人物出門時。都是紙扇輕搖。今天唐寅故意執一把空白的摺扇。只爲他的名望太大了。紙扇上有了書畫。便有上下款。要是被人瞧見了。扇面上的題款。不是伯虎仁兄大人雅屬。定是子畏先生方家指正。便要惹起旁人的竊竊私議。向着他指指點點道。這便是風流絕世的唐解元。他今天執了兩面空白的紙扇。又不是解元打扮。除卻熟人以外。大約認不出他。便是江南四大才子的領袖。他從桃花塢動身。出了金閶門。過了渡僧橋。早已是七里山塘。行人擁擠。冠蓋往來。他爲着避囂起見。不走上塘。走下塘。順便還可以看看挂着燈彩的畫舫。明朝年間的蘇州人民富庶。遠勝今茲。每逢春秋佳日。河中畫舫不絕。唐解元行行止止。聽了畫舫中的管絃絲竹之音。看了畫舫中的粉白黛綠之色。便不覺踽踽獨行的寂寞。走了一會子。早望見

虎邱山門。已在左近。當時節。虎邱山上。天天遊人如織。更兼中秋伊邇。正逢香汛。四鄉八鎮的黃童白叟。紅男綠女。前來朝山進香的。不計其數。一進了山門。便有許多擺列的攤肆。都張着白布遮陽。賣香燭的。也有賣糖果的。也有賣要貨的。也有賣綾羅手帕荷包香袋的。也有賣烏鬚藥擦髮油以及胭脂花露的。也有這其間還有三三五五的閑游子弟。跟在年輕婦女後面。蘇州人喚做「釘梢」。品頭評足。肆意輕狂。唐寅雖然好色。畢竟眼界不同。一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他在家裏擁有人美。享盡閨房之福。這些平頭整臉的婦女。三分顏色七分粧。怎在他的眼裏。他瀏覽了一遍。以爲吳門佳麗。不遜爾。爾深悔今天氣吁吁地跑這大遠路。未免多此一舉。他看着自己的雙足。咕咕的念道。足足下足足了你的當了。枉跑了許多路。瞧不見一個可意人兒。去做的乘輿而來。敗興而返。咧。他在這時。腹中覺得飢了。兩腿也覺得乏了。便在篷子裏歇息了片時。吃些乾點。喝了幾

一陣吡吡喝喝的聲音。連喚着閑人站開。但見當前幾名健僕。後面一乘大轎。四乘小轎。從山下抬上山岡。旁人紛紛閃在兩旁。人叢中讓出一條弄堂。轎子後面還有腳夫挑着香燭。這分明是燒香的招牌。一行人衆直向雲巖禪寺而來。唐寅站在人叢裏。舉目細瞧。第一乘綠綢紅緞攔腳的四人。大轎。從窗簾中望見裏面端坐着一位太夫人。後面四乘小轎。分坐四名侍女。都是撐起着上面的轎簾。露出半身。這便值得唐寅注意了。一壁看。一壁下着考語。第一個平平無奇。第二個不過爾爾。掄到第三個。他頓覺得眼前一亮。心頭怦怦地跳。怎有工夫下什麼考語。簡直是實做西廂記上兩句曲文。叫做「顛不刺的見了萬千。這般可喜娘罕曾見。」把唐寅看得呆了。也是緣分湊巧。忽的一陣風來。把下面的轎簾掀開一角。書生眼快。早瞧見羅裙下露出纖纖蓮鈎。從前的男子欣賞美人。上看頭。下看腳。他看到了纖纖蓮鈎。早已鈎魂攝魄。第三乘轎子過去。接着便是第四乘。裏面坐的侍女。比着第三名相差太遠了。本待下山的

唐寅受着俊婢的吸引力。立時服了什麼奮興劑。兩腿也得了許多氣力。一些兒不覺得疲乏。喃喃的感謝這一雙尊足道。足下足下。多謝你。不枉跑了這大遠路。將來論功行賞。定要把方才所見的三寸金蓮。和你在紅綾被底做個兒伴。……列位看官。這不是編者過甚其詞。有兩句吳諺爲證。叫做「走得着。騎雙腳」。今天可被唐寅走着了。當然要慰勞這一雙尊足。不枉足下建下了奇功。唐寅上山尋芳。到了雲巖寺的大殿前面。這五乘轎兒已在庭中歇下。先是小轎中四名侍女一一出轎。來到大轎前伺候。這位行將出轎的太夫人。前兩名侍女替太夫人卸去了轎簾。後兩名侍女攙扶這位五旬以外的皇封太夫人出轎。這位太夫人雖然打扮的綺羅徧體。珠翠滿頭。但是唐寅略不注目。他所注目的。只有四個侍女。前兩名他瞧了一眼。暗暗的念道。魚我所欲也。後兩名中。只看中了一名。他看了一眼二眼。以至無數眼。四名侍女。他認爲三魚一熊掌。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當然要道一句「舍魚而取熊掌者也」。他的眼光

既不肯犧牲在他人身上。只向那侍女的上下左右前後。細細的欣賞。在這當兒。即使旁邊有什麼活獅子出現。也不能移轉唐寅的眼光。他又恨着自己的眼睛不掙氣。爲什麼隔了一會兒。便要霎這麼一霎。須知一霎眼的時間雖短。而損失卻是非常大。有那天仙化身的美女當前。一分一秒的光陰。都是量珠難買。不掙氣的眼睛。爲什麼又要霎了呢……列位看官。畢竟這侍女生得怎樣貌美。值得唐寅這般神魂顛倒。這不但編者所握的一枝禿筆。難以描摹。便是唐解元妙擅丹青。要把那侍女的許多美處。一齊在毫端傳達出來。只怕也不過十得七八罷了。唐解元這一雙欣賞美人的眼睛。何等厲害。要他目不轉睛的看個不住。那美人的面貌。便是編者不加描寫。列位也一定認爲絕世無雙的姿色。但見他芙蓉如面。柳如眉。秋水爲神。玉爲骨。論他活潑潑地的態度。宛比水晶盤內的珍珠。論他光豔豔地的豐神。又似紅杏枝頭的明月。最妙的是。一雙美目。又靈動。又秀媚。前人每把秋波相比。比得也不真。又把春星相比。比

得也不確。簡直似白水銀中含着兩顆黑水銀。靈動達於極點。秀媚也達於極點。他攙扶太夫人緩緩的行走。眼波溜處。並不向唐寅觀看。而唐寅自以爲美人已瞧着他了。並且一瞧直瞧到他的心坎裏了。事有湊巧。太夫人走進大殿。偏向那扶他的侍女說道。秋香。你瞧這座大雄寶殿。和杭州靈隱寺的大殿。相差也無幾。那侍女道。太太。這佛殿造的很堂皇……一主一婢。不過是尋常。一入。入了唐寅的耳朵裏。竟是唯一無二的福音。一者。知曉了侍女的芳名。一者。做秋香。二者。聽他說這佛殿造的很堂皇。攏總八個字。語句又清。字音又準。一者。出谷的黃鶯一般。輕圓流利。驀然問思。潮湧湧出了。祝枝山行令時說的一九秋香滿鏡臺前。一不禁暗呼奇怪。認爲天授的良緣。可見意想中的第九秋香。美妻。定在秋香身上。我既在無意中遇見了。定要實行那「九秋香滿鏡臺前」一句唐詩才好。唐寅正在幻想的當兒。挑香燭的僕人。已在大殿上點起絳燄。焚起旃檀。太夫人拈香拜佛。都已完畢。自有當家和尚。邀請皇封到方丈裏。

茶太夫人吩咐侍女們道。你們也拜了拜佛。再來方丈裏伺候我。四名侍女同聲應諾。待到拜佛時。又推讓起上下首來。太夫人走了幾步。回頭說道。你們不用謙讓。前面兩個蒲團。春香夏香去拜。後面兩個蒲團。秋香冬香去拜。這一下。分明又向唐寅報告了名字。他知道四名侍女。分着春夏秋冬四香。四者之中。只有秋色最佳。四香跪拜時。當家和尚已引導着太夫人向方丈中去坐。茶家人們都擁着同行。唐伯虎認爲這是逢場作戲的絕好機會。他見秋香跪了。下去。他便向旁邊的蒲團跪下。蒲團和蒲團。其間本有兩三寸的距離。唐寅臨跪時。便把蒲團踢近一些。經這一踢。兩個蒲團的距離。其間不能以寸了。這也是他的緣分湊巧。合該有這接近的機會。要是那個點香燭的家人在旁。定要上前干涉。要是春夏冬三香不和。秋香同時下跪。也不免把書歎辱罵一頓。這時候便宜了唐寅。有意無意的壓着秋香的一角羅裙。積香合掌時。他也合着掌。秋香磕頭時。他也磕着頭。秋香伏地禱告時。他也伏地禱告。不過秋香禱告是

不出聲的。他的禱告卻故意喃喃的念道。菩薩在上。但願月常圓。花常好。才子常配着佳人。秋香的俏耳朵裏。聽到這幾句禱告。似呼聞所未聞。只爲他虔心拜佛。沒工夫去理會。旁邊禱告的是誰。唐寅見他不理會。又是喃喃的禱告。菩薩在上。但願明月夜夜圓。好花日日紅。青衣隊裏的佳人。配一個翰墨林中的才子。這幾句不尷不尬的話。果然牽動了秋香的眼波。卻見貼近他同跪的是一個少年男子。嘴裏嚙嚙嚙。分明有意打趣。想到這裏。便趕緊站起着。軀。但是那裏站得起。一隻裙角已被那少年緊緊的跪住。只得輕輕的道。先生請偏過一些。唐寅假做不知。依舊喃喃的禱告道。菩薩在上。但願月圓花好。俏丫環嫁一個美青年。這便不由秋香不着惱了。柳眉帶怒。杏臉含嗔。說一聲。你這男子。好生無理。拜佛的地方很廣。爲什麼跪住人家的裙角。那時春夏冬三香。聞聲站起。這便分出品質上的文雅和粗俗來了。春香冬香開口便道。「殺千刀。」夏香益發厲害。不動口。便動手。把唐寅用力一推。誓歎。

子一側。膝蓋一鬆。秋香才得抽出裙角。盈盈起立。粉臉上面滲起着兩
唐寅這時也便涎着臉站起。春夏冬三香兀自罵聲未絕。秋香道。姊妹們休去
睬他。伺候太太去。於是四香邁動蓮鈎。離卻佛殿。都到太夫人那邊伺候去了。
唐寅本待尾着他們。爲着三香都是個潑辣貨。都在罵人學校裏學過業。而且
姿色平平。犯不上跟去挨罵。要是秋香肯罵他。他便抱着打情罵俏的主義。早
在後面做跟屁蟲了。好在秋香還沒有上轎。只須在停轎處徘徊。這是秋香必
由之路。無論如何。總可博得秋姊妹一個臨去秋波。他打定了主意。只在庭院
裏踱來踱去。暗暗的念道。不見高山。那見平地。不見三香的粗俗。那見秋香的
文雅。不經三香把自己毒罵一頓。那裏遇到秋香這般的假作嬌癡。伴傳薄
怒。我和他開頑笑。他只輕輕的說道。你這男子好生無理。面子上責我。實際上
憐我。但看他這俊俏眼波。向我一溜。幾乎把我這風流解元淹死在他的眼波
之中。唐寅正在冥想的當兒。忽聽得裏面傳喚道。太太上轎了。太太上轎了。太

太上驕和他無關。跟隨太太的秋香婢女。他認爲有莫大的關係。趕把眼睛抹了抹。準備把秋香放在眼皮上供養。心坎裏溫存。自言自語道。眼睛眼睛。你千萬不要霎啊。遇着這般可餐的秀色。總須把他看一個飽……這是形容過甚之詞。並非事實。要是可餐的秀色。真個吃得飽肚皮。那麼米店飯店都不用販什麼米。煮什麼飯了。祇須預備幾個可餐的秀色。做他們的活招牌。遇有上門糴米的。只消把活招牌給他們一看。腹便飽了。不用糴米了。遇有上店吃飯的。也只消把活招牌給他們一看。腹也飽了。不用吃飯了。再者。各處逢着水旱偏災。也不用採辦米麥雜糧。前去放賑。只須煩請幾朵生香活色的交際之客。到災區上去做慰勞員。那怕三日不食的餐了秀色。也會一時盡飽。那怕面有菜色的餐了秀色。也會臉若桃花……剪住閑談。且說唐寅聽得太太上驕。認爲千秋一息的獵豔好機會。隔了不多時。狐假虎威的家丁。吆吆喝喝的走下廳來。把那不相干的閑雜人趕在兩旁。驕役人等一齊打開驕簾。抽去驕扇。擡着

備主婢們上轎。原來轎子的橫。分爲二種。長的縱列的叫做轎橫。短的橫列的叫做轎扁擔。男人坐轎。和女人坐轎的姿勢不同。男人坐轎。不去轎扁擔。儘可大踏步的跨過轎橫。轎扁擔。轉身一屁股坐入轎中。女人上轎。轎役們先把轎扁擔抽去。留一個入口處。好教婦女們輕移蓮步般的走將進去。徐徐轉身。坐入轎中。轎役們方才上了轎扁擔。用銅銷子鎖住了。再行上肩行路。爲什麼有這一番麻煩呢。一者。裹足時代的婦女。行路時抱定穩重主義。須得移步緩緩。不聞佩玉亂鳴。舉足輕輕。不見裙風大動。才是個大家風範。所以上轎時。先把轎扁擔抽去。不做那姍姍蓮步的障礙品。二者。古代重男輕女。轎扁擔要壓上轎夫肩背的。倘被婦女跨過了。轎役們便認爲大槲霉頭。因此不怕麻煩。免得神聖的轎扁擔。從婦女的跨下經過。再說唐寅身在人叢中。眼看秋香上轎。家丁們吆喝道。不相干的閑人。快快站開。唐寅是個閑人。但他自認是相干的閑人。不是不相干的閑人。這回太夫人上轎。又是秋香攙扶着。徐徐的扶到大轎。

旁邊。唐寅情不自禁。便從人叢中鑽出。徑向秋香那邊闖來。家丁們怎肯容他走近。早已連聲喝止。唐寅把手指摩着鼻尖道。十方所在。誰都走得。你燒我的香。我也燒我的香。你能管我嗎。那太夫人是個慈悲心腸的人。此番上虎邱燒香。是來結善緣的。聽那少年的話。很有理由。便喚家丁不用吆喝。人家也是來進香的。待他走過後。我們上轎不遲。只這幾句話。倒把唐寅說的窘了。他滿意在這裏多立一刻好一刻。好機緣。怎肯當面錯過。可是人家候着他走過。他便萬分不願。也只好和秋香擦肩過去。秋香扶着太夫人目不旁視。經這唐寅幾句話。不免眼梢兒一溜。恰正是方才挺身而跪。三次禱告什麼月圓花好的癡人。這時忍俊不禁。微微一笑。唐寅和秋香的姻緣。本來建築在笑的基礎上。三笑之中。這第一笑的陶醉力。尤其非常偉大。唐寅唐寅。怎當得他臨去的凝眸一笑。正是

春山如笑眉能語。秋水爲神目與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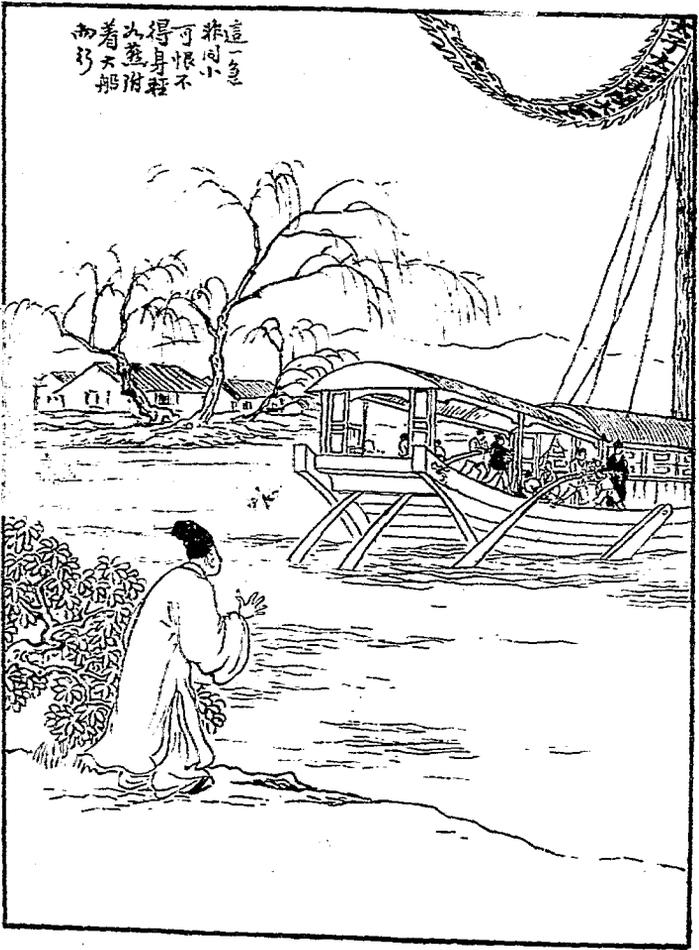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唐寅訪秋。激於八美之調笑。八笑調笑。起於祝枝山之酒令。如是說來。才不突兀。

空白紙扇。預爲下文當扇伏筆。妙在說出唐寅手持空白扇之理由。絕不勉強。若如彈詞中言。唐寅途遇人請繪扇。乃袖之而行。便覺蛇足。且請人繪扇。決無以穿在扇骨之便面相懇者。彈詞之不合情理。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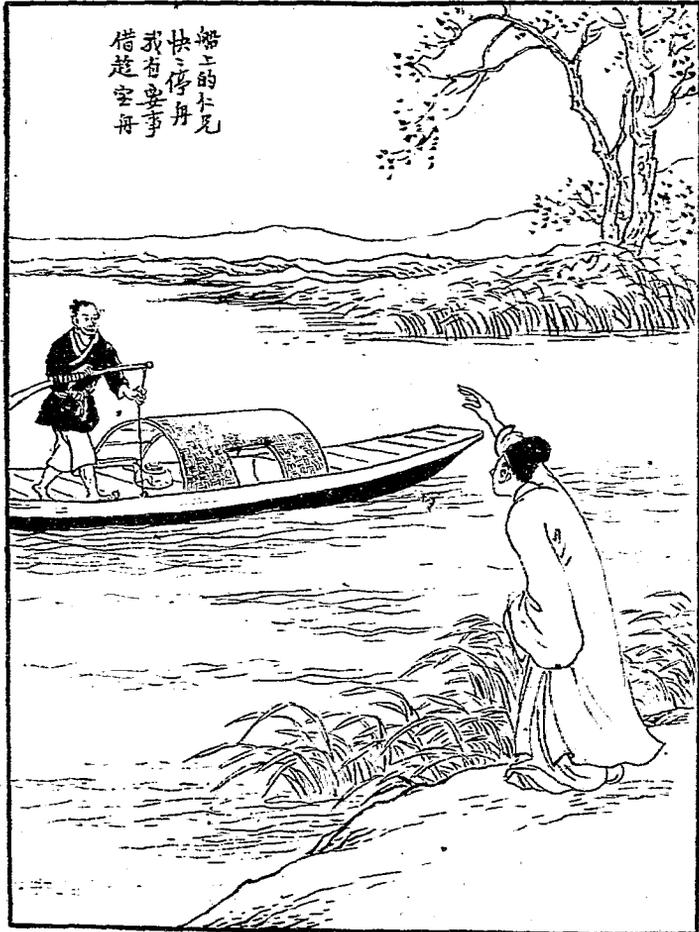
霎眼工夫。都須愛惜。寫唐寅之癡。正所以襯出秋香之豔。宋人洞仙歌云。「向尊前酒底見了。須歸似恁地。能得幾回細看。待不眨眼兒。覷着伊。將眨眼工夫看伊幾遍。」唐寅之不願霎眼。卽此意也。

這一事
非同小
可恨不
得身輕
以蓋附
着天船
而行



四傑傳
第三回上
才子喚扁舟

四傑傳 第三回下 談往事村夫記細帳



船上的不見
快停舟
我有要事
借趁空舟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三回 訪秋容才子喚扁舟 談往事村夫記細帳

唐寅和秋香擦肩而過。經着他凝眸一笑。竟把這位風流解元陶醉了。這時太夫人已上了大轎。四名侍女也都各各上轎。跟着大轎而行。大轎是用四人扛抬的。四名轎夫分列前後。各有一句四字的考語。當先的一名挺胸凸肚。神氣活現。分明沾受了官僚化。他的考語叫做「我在這裏」。第二名轎夫靠近轎門。要是放一個屁。轎中人適當其衝。他是十分忍耐。有屁也不敢放。分明沾受了奴隸化。考語叫做「不敢放屁」。第三名轎夫最爲沈悶。面對着轎後。和面壁的老僧相似。把視線都遮蔽了。他的考語是「昏天黑地」。第四名轎夫毫無自主之權。只好跟着前三名走。和跟屁蟲一般。他的考語是「跟來跟去」。待到五乘轎兒遠遠的已離了這座雲巖禪寺。陶醉在美人一笑中的唐寅如

夢方醒。見美人已不在前面。自言自語道。唐寅好微倖也。秋香向我微微一笑。分明有情於我。美人一笑值千金。我合該追向前去。謝謝他的厚賜。想定主意。陡然增長了腿力。不管路高路低。只向着前面的轎兒緊緊追趕。當時的距離約莫七八丈。唐寅是個斯文之輩。平日走慣八字步的。他要和轎夫們賽跑。怎麼跟得上。幸而抬官眷女客們的轎夫。以平穩二字爲前提。儘管步履輕移。只須轎兒不顛簸。便算合格。幸虧轎兒慢慢行。唐寅緊緊隨。才可以愈追愈近。要是坐着飛轎的時髦醫生。那便萬難追上了……比及唐寅追到河埠。轎中人都已上了大號官舫。五乘空轎也載上了船頭。桅杆上旗字飄揚。書寫的長條官銜。叫做太子太師東閣大學士。以下還有許多字。被風捲起。一時不及細看。他也無心看了。他所注意的。已經進艙的俊婢秋香。可能夠兩度覷面。二笑留情。他的身子站立河濱。他的魂靈兒好像已進了船艙。和秋姐姐並肩而坐。笑說道。秋香秋香。我和你邂逅相逢。應了老祝的一句酒令。叫做「九秋香滿鏡」。

臺前。」猛不料一棒鑼聲。打醒了他的綺思幻想。原來太夫人下了船艙。更換衣服以後。看看時光還早。紅日還沒有銜山。傳下諭話。着令管船的收舵去錨。快快開船。以便早歸故里。鏗鏘的鑼聲敲動。官舫便向西開行。漸漸的離岸。漸漸的遠了遠了。這一急。真急得唐寅非同小可。恨不得身輕如燕。附着大船而行。看官們看到這裏。要說編者描寫唐寅。未脫彈詞家的窠臼。爲着一名婢女。便這般的失魂落魄。怕不辱沒了解元的身分。編者卻說。事實雖假。情節卻真。其中約分四層原因。唐寅既然有託而逃。隱於好色。實做他的桃花癡。當然不能顧及自己的身分。這是第一層。在家中曾受八美調笑。彷彿說他再也覓不到一個絕世佳人。現在既已遇見了絕世佳人。怎肯失之交臂。這是第二層。祝枝山說的「九秋香滿鏡臺前。」他認爲一句佳讖。和那俊婢的芳名巧合。冥冥中自有前定。這是第三層。方才秋香盈盈一笑。他以爲誰能遣此。未免有情。這是第四層。有這四層關係的妙人兒。竟離開了河濱。坐着官舫遠遠的去。

了。他沒計可施。只有沿着河濱緊緊的去追趕官舫。他鼓勵着雙足道。足下足下。煩你走一遭。追上去。追上去。但是舟行和轎行不同。轎兒行得緩。唐寅追得上。船兒行得速。唐寅便追不上了。他罵一聲無情的風。爲什麼不把官舫吹送回來。他又罵一聲無情的水。爲什麼載着美人向西去。不向東流。他依着這條塘岸追趕。心頭着急。不知道前面可走得通。要是一水橫阻。變做了秋水伊人。那便完了。他又喃喃的念着詩經道。『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道言未畢。早見前面一行秋柳。柳陰中繫着一隻小艇。艇子上有一個老人在那裏板疊捕魚。唐寅上前問道。噲。問你一聲。前面這條路可走得通麼。捕魚人抬頭一看。見是一個斯文朋友。便自言自語道。這問信的倒也奇怪。阿貓阿狗有稱呼。怎麼一個噲字當稱呼。唐寅道。你要什麼稱呼才行。那捕魚人道。譬如見了開店的便喚一聲開翁。見了財主人便喚一聲財翁。見了打柴的便喚一聲樵翁。老漢在這裏捕魚。你便該喚一聲

漁翁怎麼沒稱沒呼。開口便是一個噲字。你敢是讀了幾句撈什子的死書。便把眼睛移到額角上。瞧不起我輩捕魚人。須知我輩資格比甚麼人都高。只聽得說漁樵耕讀。沒聽得說讀耕樵漁。我吃我自己的飯。誰有閑工夫管你的咎程。究竟這條路走得通。走不通。你跑上去自會知曉。唐寅問路問出了一場氣。蘇州人俗語「撞了一鼻子的灰」。便悻悻的走了。口中還罵着狗頭。豈有此理。忽一轉念。論語中載的。子路問丈人。也是受了丈人的一頓責罵。子路不怒。知道他是個隱君子。向他行了一個拱手禮。方才的漁翁。大有丈人之風。我何妨效法子路。回去拱這麼一拱。或者他肯把路程告我。亦未可知。唐寅正待返身。忽聽得啞啞啞的櫓聲。側面小浜裏搖出了一葉扁舟。不禁滿懷歡樂。他便不敢把噲字相稱。忙喚船上的仁兄。快快停舟。我有要事借趁寶舟。搖船的是個三句左右的村漢。面目黧黑。狀態可憎。抬頭向唐寅看了一看。手不攪。依舊搖個不住。唐寅連連喊道。船上仁兄。快快停櫓。我要上岸。快快停櫓。我要上岸。

好氣的說道。什麼仁兄仁兄。你要趁船。我要賺錢。難道喚了仁兄。便可借趁我船。白搖你去。唐寅笑道。有錢給你。有錢給你。快快擺岸。舟子聽說有錢。便把船兒停櫓攏岸。唐寅暗暗好笑。方才的漁人是圖名的。現在的舟子是圖利的。可見人生世上。無非爲名爲利。小舟旣已攏岸。舟子點住了竹篙。唐寅一躍上船。晃了兩晃。幾乎晃入水中。舟子便說相公上岸罷。這不是我的生意經。唐寅道。我已下舟。爲什麼又催我上岸。舟子道。我搖船有個規矩。叫做三不搖。性急的不搖。酒醉的不搖。年邁的不搖。唐寅道。這是什麼緣故。舟子道。因爲性急的上船。是舞頭劈拍。酒醉的上船。是舉步歪斜。年邁的上船。是周身搖擺。只怕撲通一聲。就此送終。船錢落了空。反而打官司。算我行凶。相公一不酒醉。二不年邁。單是性急一些。要不是我點住了竹篙。你早已做了個大大的湯糲。唐寅道。船家休得取笑。我有要事。刻不容緩。你快快兒搖。我自然重重有賞。舟子道。搖往那裏去。唐寅道。休問那裏去。你只向西搖便是了。搖一天給你一天的船錢。搖

得越快。給錢也越多。舟子笑道。相公。你好像讀過書的。怎麼這般不通世務。做文章要有個題目。搖小船也要有個地方。唐寅道。實向你說。有一號大官船。適才向西開去。我趁你的舟。便是要追上這條大官船。舟子聽說。才把篙兒幾點。船已離岸。放下篙兒。趕緊的向西而搖。一壁搖。一壁問道。相公。這一號大官船。可是桅杆上挂起長旗子的。唐寅道。正是。舟子道。這是東亭鎮蘇太守的太太。到杭州進香的船。現在燒罷了天竺的香。回到蘇州上虎邱燒回頭香。燒罷了回頭香。趕回東亭鎮。日間趕不到。夜間總趕得到的。我恰才停船在小浜裏。眼見這號官船向西而去的。船上的飯司務是我同村的人。所以我知道其詳。唐寅無意中得了燒香人的來歷。原來這是華鴻山家眷的船。相府侍女。畢竟與衆不同。我知道了。桃源路徑。怎肯錯過這問津的機會。他心裏這麼想。口頭却那麼說道。船家。你說的不錯。這號官舫。確是華鴻山華太師寶眷的船。我也是同他們一起上天竺的。回到蘇州。上虎邱燒回頭香。只爲我貪玩山景。什麼五

十三參什麼虎邱塔。我都去登臨。耽誤了時刻。太夫人急於回鄉。便不及等待。先行上船去了。我隨後趕到。已不及上船去見太夫人。船家你快快搖櫓。緊緊趕上去。我自看重賞。舟子道。相公你要見華太太做什麼。唐寅道。我是華府中的親戚。舟子道。奇了。華太師是無錫人。相公口音是蘇州人。唐寅道。你太蠢了。難道蘇州人便不該和無錫人做親戚。你可知華太師的大媳婦是娶的城隍廟前杜翰林的女兒。華太師的二媳婦是娶的山塘上馮通政的女兒。他們都是蘇州人。舟子道。那麼相公和華府可是兒女親。唐寅道。不是。我和他們是表親。舟子道。相公尊姓。唐寅想了一想道。我姓田。舟子道。相公爲什麼不姓唐。唐寅聽了愕然。便問是何道理。舟子笑道。相公聰明一世。懷懂一時。糖不是甜的麼。甜字姓得。糖字也姓得。唐寅自思。我只道他認識我。不料他誤田爲甜。誤唐爲糖。這蠢漢真蠢的可笑。於是身坐舟中。和舟子談談說說。也可解除寂寞。論及船錢。唐寅許他一兩銀子。另加五錢做酒資。那時生活程度很是簡單。舟子

聽說有一兩五錢銀子到手。搖櫓便加倍用力。行了一程。看看一輪紅日漸向西落。唐寅的一葉扁舟。正迎着殘照而來。天半晚霞紅得可愛。映在水中。好比波心濯錦。唐寅忽想着昔人的一句詞。叫做「波底夕陽紅濕」。今日身處其境。覺得這六個字確是傳神之筆。想到這裏。便引動了他的書生結習。伸手抹一抹鼻子。身體便亂晃起來。舟子道。唐相公坐穩些。唐寅道。船家錯了。我姓田。不姓唐啊。舟子道。我心裏想喚田相公。嘴裏卻又喚出唐相公來。實在糖卽是甜。甜卽是糖。容易纏誤。喚相公。幸虧你是田相公。不是唐相公。唐寅道。是了。唐相公便怎樣。舟子道。是了。唐相公。我要問他是不是桃花塢裏的唐相公。唐寅道。是了。桃花塢裏的唐相公便怎樣。舟子道。是了。桃花塢裏的唐相公。我要問他是不是唐伯虎。唐相公道。唐寅道。是了。唐伯虎。唐相公便怎樣。舟子挫一挫牙道。老實不客氣。攔嘴幾下巴掌。打的他鼻青嘴腫。牙縫裏迸出血來。唐寅聽說。猛吃一驚。便問舟子道。你和唐伯虎何仇何怨。卻要把他這般毒打。你可知道。

大明律例上毆辱斯文的罪。是很重大的麼。舟子笑道。我和唐伯虎前世無仇。今世無怨。只爲他有八房美妻。我只有一个。還還婆娘。自古道。一人比人。氣煞人。爲這分上。我不服氣。我便要打他。唐寅笑道。他有八房美妻。這是他的豔福。和你何干。舟子道。他若是堂堂正正娶來的。這是他的福分。和我無干。唉。相公。不要說起。唐伯虎的八房美妻。都是偷偷摸摸得來的。我因此心中不服。要打這偷香竊玉的賊。唐寅道。你休冤枉了他。我聽說唐伯虎的八房美妻。都是明媒正娶的。怎說他是偷香竊玉的賊。舟子把嘴一披道。相公別信他。唐伯虎專會偷香竊玉。他幹的勾當。區區肚裏自有一篇細帳。唐寅道。我不信你會得深知其細。舟子道。唐伯虎有個僮兒。叫做唐興。唐興有個表母舅。叫做銅匠阿根。銅匠阿根有個老鄉鄰。叫做快嘴三太。快嘴三太有個乾女兒。叫做拖鼻涕阿巧。唐寅道。這般牽絲扳藤。說他做甚。舟子道。凡事總有個來源。鹽從怎樣鹹起。醋從怎樣酸起。話從怎樣說起。這一篇竊玉偷香的細帳。是唐興告訴銅匠

阿根。銅匠阿根告訴快嘴三太。快嘴三太告訴拖鼻涕阿巧。拖鼻涕阿巧告訴區區。相公。你道拖鼻涕阿巧是誰。便是我的老婆。唐寅道。誰耐煩管這閑事。舟子道。相公不喜管閑事。我也不喜管閑事。你坐你的船。我搖我的櫓。大家都不。用嚼這空閑舌頭罷。唐寅正聽得魑魍的當兒。他要從舟子嘴裏探探。社會上對於本人的品評。便再三央求舟子。披露這一篇細帳。舟子裝腔做勢。怎肯便講。唐伯虎許他另給五錢銀子。舟子聽說有錢。便一壁搖櫓。一壁開講。唐伯虎的豔史道。相公提起這狗賊。真叫人不氣。唐寅皺了皺眉頭。暗想這真是出錢買罵了。便道。船家。你講便講。不用罵人。無端罵人是罪過的。舟子道。這狗賊連偷了八個婆娘。不算罪過。我罵了他一聲狗賊。便算罪過麼。相公。你怕罪過。我便不講了。你省你的錢。我省我的涎。唐寅笑道。船家別放刁。罵也由你。不罵也由你。快講快講。舟子道。那便開書了。唐伯虎是有名的色中餓鬼。他看中了陸翰林的女兒昭容。便想試一試他的竊玉偷香手段。喬扮着一名青衣。

取名四喜。投靠陸府。混入閨樓。陸昭容那裏知道這四喜丫環是唐伯虎假扮的。也是狗賊的賊運亨通。先和春桃婢女鬼鬼祟祟。叫他做紅娘。陸昭容做了鶯鶯小姐。一箭雙鵰。都被他射中。陸昭容便是他的大姑娘了。唉。唐伯虎這狗頭。有了這美麗妻子。還有春桃做他的偏房。合該知足了。但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他又扮着村姑。取名翠姑。去看元宵燈綵。假做走錯了路程。在羅家牆門口。哀哀哭泣。羅太太看他可憐。便把他留到裏面。那裏「金魚缸裏出了黑魚精」了。只爲羅太太的女兒羅秀英。外甥女謝天香。同在園中。和那西貝村姑談得入港。這狗頭真厲害。借着吟詩搭對。又把這二位千金小姐迷上了。一個是他。的二姑娘。一個是他的四姑娘。這色鬼的色星高照。扮女人扮出滋味來了。依舊扮做村姑娘翠姑。混進尼庵。又看中了俏尼僧九空。演一齣潘必正偷情陳妙常。那九空尼僧便做了他的三姑娘。誰料扮女人扮出報應來了。有一個浪子馬文彬。看中了翠姑。騙到家中。要和他成其美事。唐伯虎這臭賊。真不是東

西。在先扭扭捏捏。自稱奴家奴家。後來破露機關。他便板起面孔。說馬文彬將男作女。戲弄一榜解元。嚇得馬文彬無法可施。只好把妹子馬鳳鳴嫁給唐伯虎。這便是他的五娘娘。唉。相公。別人家娶一個老婆。千難萬難。這狗賊偷老婆。宛比探囊取物。後來他又偷上了兩個。他去訪蔣文龍。不過蔣太太好意留客。唐伯虎賊心不死。又偷上了他的女兒蔣月琴。這是他的六娘娘。後來他和祝枝山去嫖院。他又看中了清和院子裏的李傳紅。真叫做賊不空手。李傳紅便做了他的七娘娘。連同陸昭容的丫環春桃。做了他的八娘娘。一共是八位娘娘。都是這狗才仗着自己是個小白臉。又是個解元。用着偷香竊玉的手段。騙到家裏。儘他一個人受用。誰料偷婆娘偷出報應來了。唐寅被他罵得狗血噴面。不是狗賊。定是狗頭。不是狗才。定是臭賊。他捺着這口氣。只不做聲。現在聽到這一句。似乎語中有因。便問什麼報應。舟子慢慢的答道。他要偷人。人家也要偷他。他偷了八位姑娘。偷得有趣。誰料無錫有一位美人。常州有一位嬌娘。

也想把他偷這麼一偷。唐寅暗暗奇怪。這舟子竟是個異人。常州嬌娘我不曉得是誰。或者應驗在將來。他說的無錫美人。敢是應驗在秋香身上。方才的一笑留情。是不是秋香要想偷我。想到這裏。便很起勁的問道。船家。你怎麼曉得有一位無錫美人。又有一位常州嬌娘。要想偷那風流解元唐寅。唐伯虎呢。舟子笑道。相公。你又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了。唐伯虎娶了八美到蘇。免不了朝歡暮樂。過他的快活光陰。這一位無錫美人。那一位常州嬌娘。便想趁他十分快活的時候。把他偷去。唐寅道。那一位常州嬌娘。你且慢些講。先講那一位無錫美人。怎樣。的要把唐伯虎偷去。是不是一笑留情。把他引誘到無錫。和他成就了百年之好。舟子道。這一位美人。和那一位嬌娘。是分拆不開的。他們吃了齊心酒。要把唐伯虎偷去。唐寅聽了。又自奇怪。敢是三香裏面。有一個是常州人。和秋香一般的有情於我。要效法娥皇女英同事一夫麼。果有其事。那麼我這番追舟。倒有娶得九娘十娘的希望。便道。快講快講。怎麼兩人吃了齊心酒。

要把我……說到這裏。暗想要露馬脚了。連忙改口道。怎麼兩人吃了齊心酒。要把我蘇州的唐伯虎偷去。舟子道。恰才講的唐伯虎。連偷八美。相公已許下我五錢銀子。現在又要講到無錫美人常州嬌娘兩人吃了齊心酒。合偷一個唐伯虎。止少也得給我三錢銀子。你若捨不得破費。我便不講了。你省你的錢。我省我的涎。唐寅道。依你三錢銀子。舟子道。相公。你想想一個人究竟有多少精力。經着八位女將軍車輪大戰。便是生力軍也要變做了戰敗的公雞。但看我搖得動櫓。撐得動篙。吃得下三碗白飯。十個饅首。都只爲家裏單有一個拖鼻涕的阿巧。沒有扭扭捏捏的八美多姣。唐寅道。船家你怎麼講這許多廢話。我要聽的是無錫美人常州嬌娘。怎樣的合偷一個吳中才子唐寅。唐伯虎。舟子道。要是唐伯虎也和我一般的搖得動櫓。撐得動篙。吃得下三碗白飯。十個饅首。那麼這兩個女子。休想把他偷掉。無奈唐伯虎貪歡過度。害了色癆。端陽一病。直到今朝。面黃肌瘦。瘦得不可開交。肌肉全失。只剩一張皮把骨頭包圍。

羅王寫了勾魂票。差遣這兩個女子。把唐伯虎的靈魂勾到。一個是「無」錫美人。一個是「常」州多姣。這叫做「無常」一到。性命難逃。唐寅聽到這裏。捺不住一腔怒火。捏着一個錐鑽拳頭。要驅那舟子進艙。錐他兩下。忽聽得舟子喚道。相公恭喜你。轉着順風了。待我挂起篷來。順風順水的。追將過去。包你一追便着。正是

時來風送滕王閣。運到球拋化子籃。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四層原因。言之鑿鑿。乃知唐寅追舟。並非書生孟浪。

名利二字。罵盡世人。插科中兼有晨鐘暮鼓之聲。

唐寅之四不繪。與舟子之三不搖。相映成趣。

杜翰林三字。爲換空箱張本。

八美图彈詞。實係惡札。作者補敘八美因緣。借舟子口中說出。最合章法。若

必一一詳敘。則不但呆板乏味。且事實亦嫌重複。所謂當簡則簡也。
無錫美人常州嬌娘一節。想入非非。唐寅認無錫美人爲秋香。則更非想非
非想矣。一經說破。使唐寅笑又不是。哭又不是。此好色者之當頭棒喝也。主
文譎諫。斷推此種。

大湖大盜

姚民哀
先生最
近傑作

太湖地勢奧僻盜匪出沒無常

放火劫舍擄人勒贖無所不為

盜匪幫派

不計其數

以太保阿書為最著名

本書為太保阿書塾師所口述

姚民哀先生所編敘

描寫湖中盜匪之一切極為詳盡

盜匪如何入夥如何處置肉票

行動如何殘暴如何奸淫婦女

如何拒敵官兵太保如何出身

從少有何奇事其父有何奇蹟

如何被推匪首如何擄綁法婦

如何洗劫各地如何被捕伏法

詳細寫來實人實事比報載更為真確

全書兩冊二十萬言特價祇售九角六分

函購寄費一角三分

上海四馬路大衆書局發行各省世界書局代售

附送書

太保

阿書

殺頭

寫真

照片

十圖

用銅版

厚紙精

印非原

底重金

常集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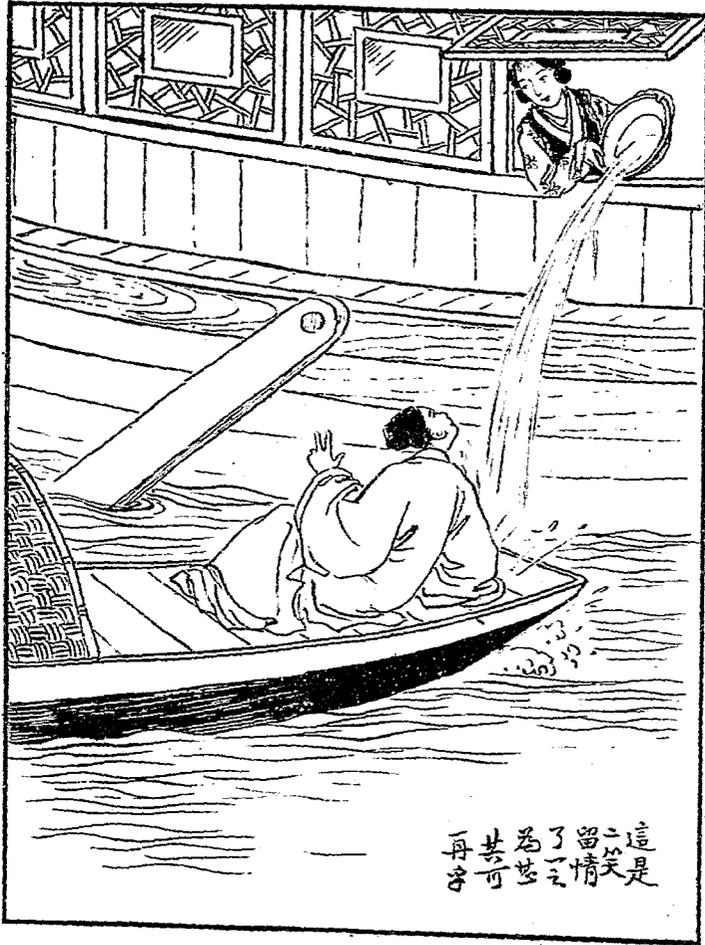
微名貴

這種山歌太
粗俗了可揀女
雅的唱給我聽



四傑傳 第四回上 窺玉貌三生有幸

四傑傳 第四回下 傾銀盆二笑留情



這是
二笑
留情
為甚
共可
再字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四回 窺玉貌三生有幸 傾銀盆二笑留情

風流自命的唐解元。今日裏大搨霉頭。出了五錢銀子買馬。又出了三錢銀子買咒。憑他涵養功深。也要忍無可忍。捏着錐鑽拳。待向舟子頭上連鑿幾下。在這當兒。舟子高呼着轉了風咧。急急的張起一方千補百補的布帆。唐寅發生了一種新希望。怒氣頓然平了。小船上得着風力。便如跑馬一般快。唐寅默思舟子之言。覺得「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自己避着甯王的目標。玩世不恭。隱於好色。舟子是個粗人。怎會知道本人裝癡作顛的苦心。但是好色也須有個分寸。我和八美成親。雖然帶些滑稽性質。但是到了舟子口。益發把我說的卑劣不堪。未免污辱了我的品格。將來以訛傳訛。傳到後人。裏。便要把我當做一個登徒子看待。再經唱小書的滿頭畫角。捕風捉影。開

一聲滑頭閉口一聲斃子。似乎我的一生。專在裙帶下討尋生活。卻把我在甯王府中潔身遠引的一種風骨。完全埋沒了。我的聲名越大。我的品格越低。這便是我的千秋不白之冤了。看來逢場作戲。也只好適可而止。我此番得與秋香圓滿了笑的因緣。以後決計懺除綺想。不再發這狂奴故態。明月在上。你便是我的證人。原來這時候陽烏已落。月兔初升。唐寅指着東方這輪圓到八分的明月。默默的立下誓願來。唐寅立了這誓願。到了後來。果然不曾背負。他在九美團圓以後。甯王宸濠舉兵反叛。便被巡撫王守仁率師討伐。一鼓成擒。甯王失敗以後。唐解元便不用裝這桃花癡了。閉戶焚香。懺除綺孽。不再有竊玉偷香的風流案發生。這是後話。表過不提……小船上掛起片帆。舟子益發空閑了。有的沒的和唐寅閑談。唐寅問起他的姓名。舟子道。不瞞相公說。我的姓端的太多了。「九頭鳥抬着了帽子。沒戴一頭處。」叫我姓那一個姓好呢。唐寅笑道。你怎麼有這許多姓。舟子道。「開了天窗說亮話。」只爲我的亡過的

媽媽是個豬八戒。唐寅大笑道。這又奇了。你媽媽在生時。難道跟過唐三藏到西天去取經不成。舟子道。我的媽媽。初嫁姓朱。後來死了丈夫。便嫁了一個。又死一個。再嫁一個。再死一個。如是這般。嫁過七次。連同初嫁。總計嫁過八次。人人道他是個朱八嫁。娘做了朱八嫁。叫兒子去姓。那一個姓才好。相公。你是喝過墨水的。替我揀一個姓。順便還替我取一個名字。唐寅道。你媽媽嫁了八個丈夫。就中可有姓米的。舟子道。姓米的沒有。打米的卻有。唐寅道。就中可有姓田的。舟子道。姓田的沒有。種田的卻有。唐寅笑道。那便再好也沒有。你的老子。打米的也有。種田的也有。可見打米種田。一共都是你的老子。你便叫做米田共罷。舟子不識字。這一下卻吃了唐寅的虧。不知道唐寅惡作劇。反而抱着拳兒。向唐寅連連拱手道。多謝相公。替我定下這個好名字。我從此便叫做米田共了。唐寅暗暗好笑。這也是一個小小的報應。我方才出了八錢銀子。買他的毒罵惡咒。他現在向我連連打拱。連連道謝。換得這一堆三撇分開的肥香。

舟子的名字取定以後。遠遠地已望見這號大官船。米田共高聲呼喚道。大船上的朋友聽者。你們太太的表親有一位田相公……慌得唐寅連連搖手道。米田共切莫大驚小怪。米田共道。相公又來了。你不是華太太的表親麼。從虎邱追到這裏。好容易追上了。正該打個招呼。叫他們接你上船。唐寅道。米田共有所不知。我本是陪着太夫人上虎邱燒回頭香的。只爲在山上貪了遊玩。錯誤了時刻。要是便上大船。難免被太夫人嚴加訓斥。長輩訓斥小輩。倒也不妨。只是當着許多家奴侍婢的面。未免令人難堪。我的意思。暫時不用聲張。只須追上前去。尾着大船而行。且待到了東亭鎮。然後上相府稟見太夫人。自請處分。太夫人便把我訓斥。也不會當着千人百眼。掃我的臉了。這幾句話。果然把米田共騙過了。其時扁舟身輕。又加着風滿片帆。孕婦般的凸着肚皮而行。黃昏時分。水面上行舟稀少。只有前面的大官舫點起着數十盞羊角燈。照得水波上面。金蛇般的蜿蜒活動。近了近了。相距七八丈了。四五丈了。轉了一個灣。

米田共收去布帆。緊緊的尾着大船。努力搖櫓。唐寅見大船雖近。只不見秋香探頭艙外。未免有些敗興。米田共道。相公。我看你沒做沒保。唱幾隻山歌給你聽聽。解悶可好。唐寅道。再好沒有。米田共道。唱歌有唱歌的規矩。唱歌一隻。賞銀一錢。我的山歌。六門山關都曉得。典當裏面都當得。一皇帝弗差餓兵。一許了銀子。再唱不遲。要是不然。你省你的錢。我省我的涎。唐寅道。只要唱的動聽。便依你的規矩。唱歌一曲。賞銀一錢。米田共道。沒人記帳是不行的。相公。你便做一做帳房先生。唐寅道。文房四寶一件都沒有。怎樣記帳。米田共道。區區自有道理。我來交付相公記帳的東西。說時。取出一件破簑衣。一隻釘搭的破碗。授給唐寅道。相公。你聽我唱一隻山歌。在簑衣上摘取一莖稻草。作爲簑衣裏人碗裏。一莖稻草便是一錢銀子。假如唱得好。你便多摘幾莖。也不妨。恰如我聽我講的新聞。共計八錢銀子。你先摘下八莖稻草。投入碗裏。和唱歌錢一併計算。唐寅要聽他唱歌。只得依着他的條件。唐寅的意思。破費些銀錢。是不生。

題的。只要可以引逗秋香出艙聽歌。便是一兩銀子一隻歌。也還值得。米田共一壁搖櫓。一壁唱那吳歌。吳歌中也有婉曲動人無傷大雅的。有如相傳的「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個飄零在外頭。」一樣也。博得詩人的欣賞。認爲吳歌中的絕唱。不過米田共所唱的吳歌。大都男女贈答之詞。時下靡靡之音。沒有月子歌這般的文雅。中間還夾着幾個猥褻名詞。唐寅聽了一隻。皺皺眉兒。插下一莖柴草做籌碼。又聽了一隻。搖搖頭兒。又插下一莖稻草做籌碼。連唱幾隻。都是這般。唐寅道。太粗俗了。可揀文雅的山歌唱給我聽。米田共道。有一隻「漁樵耕讀」的山歌。一些不粗俗。相公聽者。

哈人手把網來張。哈人綠葉壓背梁。哈人手拿鋤頭迷迷笑。哈人三更燈火讀文章。捕魚手把網來張。打柴夫綠葉壓背梁。種田漢手拿鋤頭迷迷笑。念書人三更燈火讀文章。

唐寅點頭道。這隻歌果然文雅一些。我給你二錢響碼的銀子。但是還得修改一下。這個「哈」字。要換「誰」字。米田共道。爲什麼要換「誰」字呢。唐寅道。唱了「誰人」。別處人聽了都懂得。唱了「哈人」。只有蘇州人知曉。米田共笑道。相公不是蘇州人麼。唐寅道。我是很慷慨的。出了唱歌錢。却不要唱給我一個人聽。我們追上前去。還得唱給大船上的人聽。他們管船的是清江人。還有太夫人隨帶的家丁。又是北方人。聽了「哈人」。他們不懂。唱了「誰人」。他們都懂。再者。這「三更燈火讀文章」。也要改換。你須牢牢的記着。追近了大船。我叫你唱第二遍時。不唱「哈人」。要唱「誰人」。不唱「三更燈火讀文章」。要唱「月宮折桂愛秋香」。這是念書人的好口彩。你聽第二遍時。要是依着我的改本。我加賞你四錢銀子。米田共聽說有獎。便把唐寅的改本牢牢的記着。唐寅道。可再有什麼細膩的山歌。米田共道。還有一隻「千葉桃花」歌。交關細膩。我把喉嚨打掃打掃。唱給相公聽者。

千葉桃花滿樹開。小簍魚自言自語托香腮。記得前年算命先生說道。紅鸞喜星當頭照。交子卯運還要發大財。羅裏曉得雀兒見鷓鴣空歡喜。要覓才郎羅裏來。總有一日拖住一個白白淨淨清清秀秀年少風流客。宛比十二月裏的銅爐抱滿懷。

唐寅點頭道。這隻山歌也不錯。中間幾句長的句子。你能夠一口氣唱出。而且唱的字字清楚。很非易。我給你四錢銀子的籌碼。但是「小簍魚」三個字。別處人聽了不懂。要唱「小娘兒」便懂了。還有交子卯運的「子」字。要改唱「了」字。羅裏的「羅」字。要改唱「那」字。別處人聽着。自然句句都懂了。還有一「千葉桃花」四個字。不合時景。要改唱「桂子秋香」。清清秀秀的下面要添「虎邱山上」四字。你須牢牢的記着。叫你唱第二遍時。你唱的不錯。我賞給你一兩銀子。米田共聽得愈賞愈多。益發告着奮勇。把所改的句子一一記了。他問唐寅道。爲什麼兩隻山歌都要唱到秋香。唐寅道。我愛的是秋香。我喜的

是秋香。唱了秋香。重重有賞。不唱秋香。賞也平常。米田共道。相公既然歡喜秋香。米田共倒有一隻秋香山歌。待到貼近了大船。我便接二連三的唱來可好。唐寅道。那便益發好了。你先唱給我聽。待我替你修正字句。說話時。兩船相離。愈接愈近。漸漸小船已搖到了大船旁邊。唐寅忙向船頭上坐。但見官舫裏面。燈火熒熒。人影憧憧。那時還沒有玻璃窗。隔着碧紗。認不出誰是秋香的情影。連忙授意米田共。叫他唱歌。他便響朗朗的唱將起來。夜深人靜。益發覺得餘音嫋嫋。唱了一隻。又唱一隻。依着唐寅的改本。果然沒有錯誤。第一歌道。

誰人手把網來張。誰人綠葉壓背梁。誰人手拿鋤頭迷迷笑。誰人月
宮折桂愛秋香。捕魚郎手把網來張。打柴夫綠葉壓背梁。種田漢手
拿鋤頭迷迷笑。念書人月宮折桂愛秋香。

吳歌的吸引力是很大的。大船上有一部分喜聽歌謠的僕婦丫環。都是捱肩
疊背的前來聽唱山歌。單是秋香不肯輕離太夫人左右。也不喜聽什麼私情

山歌。依舊伺候着太夫人在燈下吃飯。米田共又唱第二歌道。

桂子秋香滿樹開。小娘兒自言自語托香腮。記得前年算命先生說道。

紅鸞喜星當頭照。交了卯運還要發大財。那裏曉得雀兒見鸞空歡喜。

要覓才郎那裏來。總有一日拖住一個白白淨淨清清秀秀虎邱山上。

年少風流客。宛比十二月裏銅爐抱滿懷。

大船上有一名家丁。喚做王俊。其人有些獸頭獸腦。不喜聽風月山歌。他見船邊過路的所在。立滿了許多僕婦丫環。出入時好不便利。他便遷怒到唱歌人身上。走到船頭。吆吆喝喝。不許小船上高聲唱歌。嚇得米田共連咽幾口涎沫。不敢出聲。僕婦丫環們正聽得津津有味。抱怨王俊多事。煞這風景。便去告稟太夫人。說小船上唱歌和王俊沒相干。不該靠官托勢。欺侮平民。太夫人便傳下諭話。任憑小船上唱歌。家丁們不得多事。僕婦丫環們傳出太太的諭話。高喚小船上的唱歌人不用害怕。只管唱你的歌便是了。他便唱他的第三歌道。

一年四季百花香。情哥哥宛如蝴蝶穿花來去忙。春天梅花香得寒澆。
香。冬天水仙花香不久長。夏天荷花香得熱暑暑。那裏及得桂子秋
香。弗冷弗熱正風涼。園裏種了千千萬萬紅杏碧桃牡丹芍藥珠蘭茉莉
都無用。秋香只有桂花香。桂花桂花開在月宮裏。月裏嫦娥愛秋香。
秋香不獨仙人愛。小郎君千思萬想想秋香。

唐寅坐在船頭上。聽他唱那改本的秋香山歌。唱得字字清。句句準。不覺連擡
着鼻尖道。妙極了。妙極了。誰知道郎在船頭妙妙妙。姐在艙中惱惱惱。秋香豈
沒有到艙邊去聽歌。但是歌聲嚶嚶。吹入他的俏耳朵裏。左一個秋香。右一個
秋香。頓覺胸頭別別的作跳。暗思這山歌很是奇怪。明明和我開玩笑。聽說是
一個搖小船的在那裏唱歌。搖船人怎會出口成章。大概總有人在暗地裏教
唆罷。自己在相府裏。除卻太師爺和太夫人。誰敢輕呼我的名字。休說下人們
便是兩房少奶奶。也喚我一聲秋香姐。不料被一個村漢呼喚不休。這指點的

人端的可惡。又想到日間在雲岩寺遇見的少年。詐癡詐癩。說些話都令人懊惱。大約今天日子不好。日間被人跪住裙角。夜間被人濫呼芳名……那時太夫人夜餐已畢。秋香伺候太夫人洗過了臉。便端着銀盆。向船外去傾棄臉水。這般的職役。秋香本可以交付與粗使丫鬟。不必他親臨其事。但是秋香要瞧瞧外面唱歌的是誰。倘使有人在旁邊指點。他便要稟報皇封。嚴加查究。這一下子。秋香便入了唐寅的彀中。唐寅吩咐米田共唱歌。便是要吸引那匿居艙裏的秋香出來。唱了好幾徧。投下了許多籌碼。秋香竟似深居廣寒宮中的嫦娥。不肯在雲端漏臉。教書癡怎不失望。可見虎邱一笑。出於偶然。並非是留情。的表示。照此看來。便是到了東亭鎮。也沒希望。還不如懸崖勒馬。走那回頭的路。在這當兒。忽見紗窗開處。有一個美人捧着銀盆。向船外傾棄臉水。恰值唐寅坐在船頭上。小船的方向斜對着大船的中艙。大船高。小船低。唐寅抬頭看時。見那人正是秋香。秋香俯着粉頸。也向小船上看。不期的雙方視線。兩兩相

接。那夜月光正好。又有大船上的燈光相助。秋香冷不防這船頭上坐着的。又是日間跪住裙角的少年。不禁芳心一跳。自古道：「心無二用。」你一時着了慌。便把銀盆裏撩下的水。一半撩在小船上。澆濕了唐寅的衣襟。唐寅全不知覺。依舊呆呆的向秋香注視。秋香暗想：天下有這般的癡人。被人澆濕了衣服。不則一聲。想到這裏。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又是微微一笑。便即縮進嬌軀。回過中艙去了。唐寅伸着兩個指頭兒道：「這是二笑留情了。」一之爲甚。其可惡也。」米田共道：「相公道些什麼。」唐寅道：「我在這裏吟詩。你不知曉。米田共笑道：「相公在船頭上迎水。怪不得你一件衣服濕了半件。唐寅經這一說。才覺得身上黏黏的有了水漬。連說奇怪奇怪。好好的星月滿天。怎會降下雨來……大船上見主人用過了晚餐。僕婦丫環人等紛紛的在那裏吃夜飯。酒香肉味。飛越而來。米田共便問：「今夜的飯食作何計較。」俗語說：「見人吃飯喉嚨痒。」相公你的喉嚨痒不痒呢。」唐寅笑道：「我也有些痒了。」米田共道：「相公既是。」

親戚。只須向大船上通知一聲。自有整席菜肴搬將下來。相公吃不下。米田共可以幫着相公吃。改山歌的本領相公大。吃東西的本領米田共大。唐寅搖頭道。不行不行。我向大船上索取晚餐。一定要被太夫人知曉。要是把我傳進中艙。一頓訓斥。當着許多人。我的顏面何在。米田共道。相公顧了顏面。餓了肚皮。唐寅道。你可替我辦一頓晚餐。所有船錢飯錢。以及破碗裏的籌碼。待到東亭鎮。一總付給你。米田共笑道。相公要吃我米田共的麼。唐寅順了他的口吻道。要吃你米田共的。轉念一想。要吃米田共。便是要吃糞。我怎麼可以隨聲附和呢。便轉變着論調道。要吃你的。不是白吃你的。有錢給你。米田共笑道。誰說相公要白吃米田共的。米田共的東西雖然不好吃。可是也得用錢買來。相公吃了米田共的東西。還了米田共的錢。唐寅皺着眉道。惹厭極了。不用牽名搭姓。左一個米田共。右一個米田共……米田共船裏的飯食。唐寅怎麼吃的慣。粗米飯。臭冬菜。米田共吃的很快。唐寅難以下箸。只向着飯碗發怔。米田共道。相

公不是嫌着米田共的東西不好吃麼。唐寅怒道。早已吩咐不用牽名搭姓。米田共道。相公你偷嫌着我的東西不好吃。我有一個方法。叫做「說菜想滋味。」宛比相公吃的是臭冬菜。我在旁邊不說着臭冬菜。只說着溜蝦仁。你便把溜蝦仁的滋味想這麼一想。連吃幾口飯。如是這般。飯就容易下咽了。這叫做「說菜想滋味。」唐寅聽了。點頭贊成。米田共道。先來炒個冷盆。又嫩又肥的白斬雞。半精半壯的金華腿。濃油赤醬的掛爐燒鴨。香撲鼻的透味醉蟹。米田共說這麼一樣菜。唐寅想這麼一想滋味。順便吃這麼一口飯。果然靈驗異常。大有「望梅止渴」的功用。飯已吃了大半碗。米田共又說四樣熱菜。唐寅的飯碗中已無餘粒。又行了一程路。前面已是晉陽關。明朝年間。潞墅關地方異常重要。除却關史以外。還有供奉內廷的織造大人。駐紮在這裏。節操森嚴。防範很密。因此到了黃昏。便即鎖住水關。不許大小船隻出入。華府的官舫。當然可以叫放關門。早有家人預備着治愚弟華鴻山的車馬。登岸坐轎。直

到織造衙門。向號房投遞。織造大人看過後。隨即差人一同登舟。繳帖請安。一面吩咐開放水關。華府的官舫已過了水關。米田共搖的小舟。却捱不過去。這關門又將緊閉。正是

將登蓬島風徧轉。已近仙源路不通。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吳歌之長句。須一口氣。而字字清晰。乃爲合格。夜靜時。恆聞行人唱吳歌。一句甫畢。路行數丈矣。相傳吳歌中有一句長至五十四字者。較之米田共所唱之「園裏種了千千萬萬紅杏碧桃牡丹芍藥珠蘭茉莉都無用」一語。長且加倍有餘。今述之以博一笑。歌曰。新燕新燕鬧啾啾。一齊伸出五個頭。五個頭兒像什麼。好像蘇州城隍廟東大關帝廟裏西面廊下立着一個手。提八十三斤鐵柄大關刀。黑面孔阿鬚子。周倉周將軍。鐵草鞋裏伸出五個腳指頭。」此五十四字。若作一氣讀。更非易易也。

銀盃傾水。此粗使婢子事。何勞秋香玉手。今因查看指導唱歌之人。乃借傾水以探其究竟。寫來入情入理。

悔人者人恆悔之。唐寅爲米田共取此名字。不謂作淫自鑿。此窘辱輕蕩者其戒之。

訂校房山六漱

著生龍雕川蛟

精忠大俠傳

錄摘節情書本

本書為當代大國術家蛟川龍生費兩載心血結構而成。內容六十萬言。寫得容足補史事之闕。藝非信手塗抹。可與朱竹先生繪六山房字畫。根歷可知。回圖已出版十幅。請詳閱下列內容。節摘。

兩個半韻。從一個頂上。經放衣鏡。小光鏡。內的。少。老。來。女。一個。歌。舞。會。三。尺。虎。山。遊。戲。伏。虎。山。吹。一。會。一。個。太。想。伏。在。牛。尺。地。長。上。潭。行。清。上。女。那。尚。一。碗。講。從。個。頂。上。經。放。衣。鏡。小。光。鏡。內。的。少。老。來。女。一。個。歌。舞。會。三。尺。虎。山。遊。戲。伏。虎。山。吹。一。會。一。個。太。想。伏。在。牛。尺。地。長。上。潭。行。清。上。女。那。尚。一。碗。講。從。個。頂。上。經。放。衣。鏡。小。光。鏡。內。的。少。老。來。女。一。個。歌。舞。會。三。尺。虎。山。遊。戲。伏。虎。山。吹。一。會。一。個。太。想。伏。在。牛。尺。地。長。上。潭。行。清。上。女。那。尚。一。碗。講。

原全
價書
大六
洋大
五厚
元册
特價祇售三元
二函
角購
三分寄
費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代售

上海四馬路
大眾書局
發行

四傑傳 第五回上 客中况味又苦又甘



相公你眼
來睛
看
是
娘
不
娘
是
娘

四傑傳 第五回下 夢裏因緣疑真疑幻

回到書房却見大
駿二刁扭做一團一個
說一定是藥丸一個
說一定是湯藥



唐祝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五回 客中況味又苦又甘 夢裏因緣疑真疑幻

華府的大船過了。這座滄墅關守關的兵士們。待要把關門緊閉。那便嚇壞了唐伯虎。呆坐在船頭。沒做理會處。要是關門一閉。三笑因緣。僅有兩笑。以下的許多豔聞趣史。無法可以產生。編者所編的一部唐祝文周傳。也只好就此停筆了。還有什麼可以描寫呢。不料事有湊巧。大船上的飯司務正在後艙頭。艙工閑談。第三回書中不是說大船上的飯司務。和小船上的舟子都是一村的人麼。米田共喊住了飯司務。向他雲雲眼兒。歪歪嘴兒。飯司務會意。便通知守關兵士道。後面一號小船。也是我們相府裏的。須得隨同過關。只這一聲。呼。米田共所搖的小船。便安然度過了難關。這座難關一度。編者便不愁沒有描寫的材料了。米田共緊緊跟着大船。又努力搖了一會子的櫓。這時候夜分

漸深。月光漸被浮雲掩蔽。要是黑夜行舟。恐怕有種種的不方便。忽聽得大船上。一片傳呼道。太太吩咐。就此攔岸過夜。待到來日清晨。趕回府第。這諺話傳將下去。大船便攔岸停泊了。這地方叫做李家村。離着東亭鎮不過十里左右。只爲是水程往來的要地。例有汛官守護。附近靈官廟中。便是汛官老爺的停駐地點。華府大船泊岸。汛官已得了消息。連忙整理冠服。牽着一名兵丁。挾着黃皮護書夾。徑到船頭。投遞手本。向華太夫人請安。太夫人照例飭丁擋駕。汛官去後。兵丁們大起忙頭。嗚嗚的掌起號來。點炮定更。花頭十足。有人照着篋簷。擗着大燈籠。在河埠一帶徹夜梭巡。太夫人到了來朝。自有賞賜。不在話下。原來明朝年間。地方官對於告歸林下的宰輔。恭謹萬狀。仍以現任宰輔的排場相待。但看當年申時行申相國告老回來。閑居吳門。地方官每過申相國的府第。坐轎的下轎。乘馬的下馬。斷然不敢吆喝。喝的打從相府門前經過。這不但申相國府第有這體制。凡是告歸林下的宰輔。都是這般的。而且每逢朔

望總得上相府投遞手本。叩請鈞安。當時退職的宰輔。依舊有這聲勢。不比滿清季年。輕視宰輔。但看翁同龢出身狀元。官居宰相。又是光緒皇帝的師傅。一旦放歸林下。便傳下諭旨。着令常熟昭文兩縣的縣令。把翁同龢嚴加管束。所以常熟地方有「狀元宰相兩縣看管」的歌謠。從這一點上觀察。清朝的紳權。便遠不及明朝了。閑話剪斷。且說大船停後。小船當然跟着大船停泊。大船停時。有一棒鑼聲敲動。以助聲威。米田共到會作耍。取一根毛竹篸兒。噹噹噹的敲起飯碗來。唐寅便問何事敲碗。米田共道。相公有所不知。這叫做見人敲鑼。手指痒。大船上有鑼敲。小船上沒有鑼敲。只好敲一隻飯碗了。停船以後。大船上還聽得人聲嘈嘈。過了一會子。人聲沈寂了。只聽得岸上更夫的打更。來來去去。沒有斷絕。唐寅待要安睡。卻無被褥。便和米田共商量。米田共笑道。八月裏天氣。要什麼被褥。唐寅道。夜深露冷。沒有遮蓋是不行的。米田共道。公權把帳簿遮蓋遮蓋也是好的。米田共說的帳簿。便是方才的一件破篋。

自古道。「飢不擇食。寒不擇衣。」唐寅到這地步。也只好將就將就。米田共搖了半天的櫓。倦極易眠。才把身子橫倒在後艙頭。早已鼻息連連。睡得如死狗一般。唐寅是睡慣牙牀錦被的。而且夜夜並頭。有八位娘娘輪流作伴。若說孤眠獨宿。要算破題兒第一宵。他和衣睡在艙中。把破篋衣掩蓋着身軀。他暗暗好笑。要是有人把我繪入圖中。這便是一幅「不脫篋衣臥月明」的畫稿了。又因米田共把破篋衣喚做帳簿。他又暗暗好笑。我把帳簿壓上身軀。我真個担負着滿身的債了。我担負的什麼債呢。一不欠皇糧。二不欠私債。我所欠的只不過是風流債罷了。回想日間的豔遇。殿前一笑。舟中二笑。有人說千金一笑。照此推算。我便負着秋香二千金。的債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了却這一筆風流債呢……他睡在艙中胡思亂想。只是睡不沈着。他想小舟傍着大船停泊。我的臥處和秋香的臥處相距是很近的。但是「咫尺間。天樣闊。」我在小船中紀念秋香。不知秋香在大船中可曾紀念着我。橫豎睡不着。自問自

答。自話自商量。分明是唐寅和唐伯虎對話。唐子畏和唐六如密談。秋香秋香在大船中可曾安睡麼。大船中靜悄悄地不聞聲息。當然是睡的了。秋香秋香一到被窩中便睡熟了麼。他怎會便入睡鄉。但看我輾轉不能成夢。他一定也是輾轉不能成夢。秋香秋香究竟有意於我麼。當然有意。他的有意。自有他的憑證。初次相逢。他的眼波中已有了我唐寅。此之謂一有意。大殿拜佛。我壓住了他的裙角。他並不發怒。只和我婉語相商。此之謂二有意。婉商無效。他只是淺嗔薄怒。此之謂三有意。三香把我辱罵。他說我們伺候太太去。分明是替我解圍。此之謂四有意。秋香秋香究竟留情於我麼。怎說不留情。他的留情。自有他的憑證。臨上轎時微微一笑。此崔鶯鶯的臨去秋波。尤其十二分情重。此之謂一留情。船艙會面時微微一笑。此楊貴妃的回頭一笑。尤其千嬌百媚。此之謂二留情……唐寅胡思亂想的當兒。米田共的鼻息。一聲緊似一聲。利夏日庭院中的鳴蟬相似。不禁又起了幻想。半夜孤舟。搖船的已入夢了。除却一個

清醒的我。還有誰來。秋香秋香。你真個有情於我。你何妨到我艙裏談談心事。這是很秘密的。你知我知以外。更無第三個知曉……唉。唐寅錯了。他是個鞋弓襪窄的人。夜半過船。不當穩便。還是我去移櫓就教的好。當下把蓋在身上的一件帳簿式破蓑衣。揀過一旁。悄悄的一翻身。扒將起來。小船的後艙正靠着大船的中艙。小船低。大船高。宛似樓下望着樓上一般。他悄悄的走到船艙。知道米田共便睡在這邊。他打定了主意。假如米田共被我驚醒了。我只說到船艙去解手。假如米田共依然酣睡。那便不妨礙我的偷香竊玉。再好也沒有了。果然天從人欲。他跨上後艙。米田共依然睡如死狗。毫無覺察。抬頭看那碧紗窗子裏面。隱隱約約的燈光閃動。私念秋香秋香。是否睡在裏面。待我彈指三下。看裏面作何動靜。他便起着兩個指頭兒。一彈再彈三彈。彈聲甫畢。裏面隱隱聽得一聲假咳嗽。是個女郎口吻。他便還他一個咳嗽。宛如海上兵艦相逢。甲艦放了禮炮。乙艦當然也要答還他的禮炮。唐寅嗽聲才畢。碧紗窗裏

的紅燭。比方才頓增着光度。他恍然大悟道。方才有窗幔遮蔽着。裏面隱隱約約。不大明瞭。現在秋姐姐多情。把窗幔拽過了。只隔着一層碧紗。所以裏面紅燭光搖。比方才益發明顯了。他見窗紗上面有一個拇指大的圓孔。春色滿窗。關不住。一燈紅燄出窗來。他便一眼開。一眼閉的。在圓孔裏張這一張。不張猶可。一張時便把不住這顫活跳的心。在腔子裏躡上落下。原來紗窗裏面正是秋香的睡眠所在。繡榻前面放着一張紅木桌子。桌子上面放着一盞鳳頸銀燈。銀燈上面點着一枝絳蠟。絳蠟上面吐着紅燄。紅燄裏面結着一雙顫顫的並蒂燈花。這其間異香撲鼻。從圓孔中直透出來。似這般的別有洞天。便是空空如也。沒有人住在裏面。已足使人心醉魂銷。何況一七尺龍鬚方錦席。已涼天氣未寒時。銀燈光中。照見一個將睡未睡的雛鬟。倦眼惺忪。丰姿綽約。披着一件欲褪未褪的碧羅衫子。露出紅豔豔的抹胸。映着白膩膩的肌膚。唐突見了。自誇眼福不淺。忍俊不禁的低低叫道。秋香秋香。小生便在這裏。秋香輕

輕的問道。誰是小生。小生是誰。唐寅湊着窗孔說道。小生便是你的意中人。佛寺相逢。蒙你一笑留情。頭艙再見。蒙你二笑留情。秋香道。我看你一表非凡。決不是等閒之輩。你端的姓甚名誰。唐寅道。你開了紗窗。待小生到了裏面。一一奉告。秋香道。你不談。我不開。唐寅道。開了再說。秋香道。說了再開。唐寅道。既這麼說。小生便照實奉告了。小生是南直隸一榜解元。從江西寧王府裏託病歸來。娶有八房美妻。享了許多豔福。家住蘇州桃花塢。人稱江南風流才子。唐寅唐伯虎。唐子畏。唐六如……才說到這裏。呀的一聲。紗窗雙啓。秋姐姐掌着銀燈。悄聲兒說道。解元爺不要驚醒了同船的人。跨窗過來。須得小心在意。這時候樂煞了唐寅。比着跳龍門攀仙桂。尤其喜出望外。小船低。大船高。須得有人接引着。才能夠越窗而過。從來色胆如天。一切的一切。都不管了。妙在秋香那時已放下銀燈。垂着兩條玉藕也似的手腕。挽着唐寅上船。列位看官。才子雕龍的手。挽着美人描鸞的手。這是何等的甜蜜與愉快啊。不料甜極變苦。樂極

生悲。唐寅才離着小船。還沒有上那大船。四手相挽。兩腳脫空。冷不防有人高喚道。拿捉風流賊。拿捉偷香賊。唐寅喚聲哎喲。待向小船上跳。跳又跳不下。只的下死勁的拉着秋香玉腕。口喊着嬌娘救我。嬌娘救我……「相公放手。相公放手。」這兩句話算是個啞謎兒。請諸位掩卷猜這麼一猜。要是猜做秋香口吻。那便是猜謎大失敗。原來這「相公放手」的呼聲。不出於秋香的香口。而出於米田共的臭嘴。米田共身臥後艙。兩條又黑又粗又毛的臭腿。挂在艙中。恰和唐寅的臥處接近。唐寅夢想顛倒。以爲美人伸手接引他。喜孜孜的。四手相挽。誰料不是四手相挽。卻是握住了米田共的兩條臭腿。連聲呼喚。只爲他聽得有人拿捉風流賊。和偷香賊。這一嚇。真個非同小可。只得緊拉着秋香的玉腕。連聲呼救。他的理想上。是秋香的玉腕。誰知實際上。却是米田共的毛腿。任憑米田共睡的似死狗一般。經他幾拉也拉醒了。因此連喚着相公放手。相公放手。可笑唐寅的癡夢。還沒有醒。依舊緊緊拉住了。叫道。嬌娘嬌娘。你不

救我。誰來救我。米田共大笑道。相公。你要取笑。也不是這般的取笑。要是我米田共變了嬌娘。再也不來幹這搖船的生活了。唐寅道。嬌娘嬌娘。米田共把脚一踢道。相公。你睜開眼睛來。是嬌娘。不是嬌娘。這一踢。才踢破了唐寅的幻夢。拭眼看時。天色大明。那有秋香的玉腕。只有米田共的毛腿。攔在自己身旁。連忙擦去掩體的破蓑衣。坐將起來。笑問米田共道。我在睡夢中。可曾說什麼話。米田共道。待我把船上的許多瘡子。一古腦兒都掃乾淨了。再講給相公聽。唐寅看了看船艙道。船裏沒有什麼瘡子啊。米田共道。這倒奇了。方才我聽了相公說夢話。滿身肌皮都起着瘡子。說不出的幾陣肉麻。以爲肌肉瘡子都落了。個滿船滿艙。誰料子細看來。却是一粒都沒有。唐寅道。端的我說了什麼夢話。却要惹你肉麻。米田共道。說的不肉麻。聽的却肉麻。夢的不肉麻。醒的却肉麻。相公。你究竟瞧見了什麼。夢裏西施左一聲嬌娘救我。右一聲嬌娘救我。把我一雙腿子。緊緊的握住。宛如「螞蝗叮住鷺鷥脚。無血也不放。」我是有爛瞎

病的。你用勁把力的拉住我的痛腿。你太會開頑笑了。相公。你和你的夢裏嬌娘幹快活事。却苦了我的痛腿。唐寅聽了。好生慚愧。畢竟他是個才子。便用話掩飾道。真好危險。我在睡夢中。夢見一頭羊。竟和我講起話來。米田共道。這倒奇了。羊怎會講話。唐寅道。這便叫做亂夢顛倒啊。夢裏的羊向我說道。相公相公。這裏有一處好玩的所在。我可以領你去玩耍。我便糊糊塗塗的跟着羊。走到獨木橋上。羊便賺我回頭。猛力的把我一撞。我站立不穩。險些兒跌入萬丈深潭。虧得手快。拉住羊的兩條後腿。連喊救命。米田共道。那時候可有小娘兒在旁邊。唐寅搖頭道。沒有啊。只有一個我。一頭羊。米田共道。相公休得瞞我。你在睡夢中還連喚着嬌娘救我。嬌娘救我。唐寅笑道。你聽錯了。我吃了羊的虧。險些兒滾入水中。這頭羊狡滑無比。我因此連喚着狡羊救我。狡羊救我。賊的是狡羊。你卻聽做了嬌娘。難怪你要肉麻了。米田共道。後來怎麼樣呢。唐寅道。我夢中拉住了狡羊的腿。卻在心頭疑惑。羊腿是很瘦的。怎麼握入手中。

這般癡肥。怕不是兩條羊腿。卻是兩條狗腿罷……鏗鏘鏘鏘聲敲動。大船開行了。這一棒開船的鑼。打斷了小船上的癡人說夢。大船開行。小船也只得開行了。唐寅要臉水。要點心。米田共道。這裏沒有。到了東亭鎮。再說列位看官。這東亭鎮也是歷史上著名的地方。東亭鎮又稱龍亭鎮。在那元朝末年。天下騷亂。青田劉伯溫先生早識真主於風塵之中。又到四方去訪尋開國元勳。曾到龍亭鎮訪問華雲龍。便是這個地方。後來明太祖統一寰宇。華雲龍也在功臣之列。東亭鎮上的華姓。便成了閥閱之家。前有華雲龍。後有華鴻山。一山間宰相無雙品。天下文章第一家。一當時東亭鎮上的鄉紳。誰也比不上這位華鴻山太師。可是造物忌盈。成爲公例。無論什麼人。總不免有些美中不足。卽如華鴻山官居極品。林下優游。年近花甲。夫婦齊眉。生有二子。娶下兩房媳婦。又都是詩禮之家。四德兼備。如此家庭。總算美滿。所不足的。兩個兒子。都非俊物。大兒華文。生有口吃病。期期艾艾。滿嘴胡柴。而且是個獸子。江南人把獸子喚做

蹶頭。所以華文有大蹶頭之稱。簡單一些。喚做大蹶。二兒華武是個刁嘴。走路時隨帶着口頭鑼鼓。總是「側柏隆冬詳」的叫個不休。也有些獸頭獸腦。不過比較乃兒稍勝一籌。他的渾名喚做二刁嘴。簡單一些。喚做二刁。兄弟倆單是獸頭獸腦。倒也罷了。可惜山川雲秀之氣。都被華鴻山一人占去。輪到兩位文郎。竟和文墨無緣。大蹶的肚皮上可以黏着「火燭小心」的警告。此中何所有。只是一團茅草亂蓬蓬。二刁的腹中。也是個實質弄堂。可以在肚皮上大書特書道。「此路不通」。在家念書。連延了幾位西賓。無論先生怎樣賣力。兩位高徒。太不堪領教了。歷年以來。鬧出了種種匪夷所思的笑話。要是編爲「蹶頭特刊」。數十萬言都記載不盡。現在不過略舉一二端罷了。先生出了「子華乘肥馬」。五個字。說是四書中的典故。最好也對四書中的成語。大蹶二刁都是兩腳書廚。四書讀的爛熟。可是要他們講解。那便須敬謝不敏了。而且句子背得出。字却寫不出。以訛傳訛。一句中總有幾個別字。所以聽得先生說

四書典故要對四書成語。他們便把四書從頭至尾背誦起來。大跛背到「堯舜其猶病諸」。他自以爲這是天造地設的巧對。便對了一句「堯舜騎病豬」。「二刀背到「太王事獯鬻」。他把獯鬻讀作了獯魚。便也很起勁的對了「太王嗜燻魚」。五個字。先生搖頭以爲不通。他們老不服氣。說先生沒有眼光。見了這般妙對。不知道擊節歎賞。又有一天。先生出了「康子饋藥」。四個字。爲着內急。便到廁所裏去大便。比及回到書房。却見大跛二刀扭做一團。大跛扭着二刀的衣服。二刀揪住着大跛的髮髻。一個說。一定是丸藥。一個說。一定是湯藥。一個說。決不是湯藥。一個說。決不是丸藥。倒把先生怔住了。不知兄弟倆鬧的甚麼一回事。好不容易把他們勸開了。便問爭執的緣由。原來先生出了「康子饋藥」。四個字。累他們爭了一場閑氣。大跛以爲康子饋的是丸藥。二刀以爲康子饋的是湯藥。大跛論定是丸藥。只爲上文有「鄉人餽」。三個字。他把餽字當作挪字解。若不是丸藥。爲什麼要叫鄉人用手去挪呢。二刀論定

是湯藥。只爲下文有「糜焚」二個字。若不是湯藥。便不用火煮。不會燒去馬棚了。彼此各執着一個理由。當着先生依舊兩不相下。要請先生下一斷語。可把先生爲難了。說了九藥。二刁不服。說了湯藥。大躡不服。只好說。藥是九藥。不過也好煎着吃。大賢契說是九藥。果然不錯。二賢契說是湯藥。也很確當。虧得先生說了這兩可的話。一面打牆。兩面好看。才解釋了這一場扭打。這兩個躡頭。單是文理不通。倒也罷了。而且兄弟倆的尊容。又是醜陋難堪。大躡生得眼目歪斜。一眼高。一眼低。一眼大。一眼小。二刁生得鬼頭鬼腦。說話時兩個拳頭扛着一張嘴。雖然有一句「人莫知其子之惡」的古語。可是兄弟倆生得這般醜模醜樣。華鴻山的心中畢竟有說不出的苦痛。虧得相府公子才貌雖陋。一般也有四德兼全的大家閨秀做他的妻子。要是平民社會中生着這般的癡兒。只好一輩子的守那獨身主義了。華府的西席先生。已連換了幾位。總算現在這位王本立先生教得最久。比較之下。稍有進步。華鴻山急於望子成名。

敬禮西賓。始終如一。這幾天內。王本立回到太倉本籍。過那中秋節去了。兄弟倆在書房中自修。名曰自修。實則在書房中做歪詩。只爲王先生臨行時留下幾個詩題。吩咐兩位高徒。每天依舊在書房中用功。就中一個題目喚做「射不失鵠」。是給大跛頭做的。一個題目叫做「蘭亭雅集」。是給二刁做的。王先生恐怕他們不明題旨。先向大跛說道。射不失鵠。出于禮記。鵠是箭的垛子。用皮製成的。朱夫子說。「棲皮曰鵠」。射不失鵠。便是箭箭射中的意思。大賢契須得牢牢記着。又向二刁說道。蘭亭雅集。是出於蘭亭序。蘭亭是在山陰地方。王羲之約了朋友在這裏仰觀俯察。飲酒賦詩。二賢契須得牢牢記着。先生去後。華鴻山叮囑兄弟倆。每天照常入書房。先生留下的題目。須得用心去做。不許貪懶。兄弟倆沒奈何。只得在書房中學蚊子叫。分詠這兩個詩題。大跛得了一句「棲皮許共鑽」。得意非凡。以爲確切這個鵠字。二刁得了一句「昂首入山陰」。以爲確是王羲之在蘭亭中仰觀一切的神氣。誰料口頭吟哦時。

並未說錯。一經寫在紙上。彼此都鬧出笑話來了。二刁見大跛寫的一句「妻皮許共鑽」。棲皮的棲字落去了木旁。不覺大笑道。老冲……爲着刁嘴關係。二刁喚老兄。總喚老冲。大跛道。阿阿二。什什……好笑。二刁道。老冲。你的器量太太了。竟把嫂嫂公諸大衆。吟出一句「妻皮許共鑽」。這句話提醒了大跛。忙在妻字上加了一個木旁。他也把二刁的詩句細看。却見二刁把山陰寫做了陰山。也笑着說道。阿阿二。你你吟的「昂首入陰山」。昂的是大頭。還是小頭。二刁知道出了岔兒。看這草稿。果然把山陰二字倒寫做陰山。連忙提筆把來鈎轉了。兄弟倆一個半斤。一個八兩。都在書房裏格格的好笑。忽的家人進書房報告。說太太燒香回來。快要進府了。太師爺吩咐大爺二爺出外迎接。這一對跛頭打斷了詩興。便到外面去迎接母親。正是

富家子弟聰明少。相國門庭缺陷多。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第三回舟子口中之同鄉飯司務。似是閑文。不謂實係穩度難關之救命王菩薩。善弈者閑閑一子。關係全局。此類是也。

明朝優待告歸宰相。確係一代掌故。作小說亦須有幾分考據。誰謂小說易作哉。（明沈景倩野獲編。卽有此說）

「不脫簑衣臥月明的畫稿」一語。確肖唐解元口吻。近來彈唱家所述之唐伯虎。則簡直一狂且耳。唐突古人可歎也。舟中一夢。極情悅迷離之致。令人百讀不厭。

窺牕一段。亦係精采文字。寫繡榻。寫紅木桌子。寫鳳脛銀燈。寫絳蠟。寫並蒂燈花。尙未寫至秋香。而一般閱者之眼光中。已覺得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此之謂引人入勝之文。

唐寅幻夢。被米田共一脚踢醒。趣極妙極。

米田共云。「你和你的夢裏嬌娘幹快活事。卻苦了我的痛腿。」因憶打棗

竿歌云。「送情人直送到丹陽路。你也哭。我也哭。趕腳兒的也來哭。趕腳兒的你哭是因何故。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兩下裏調情也。我的驢兒受了苦。」米田共卻與此趕腳兒的抱同一之感想。讀至此。不覺解頤。癡公子小史先在本回中寫起。以後出華文華武。便不嫌突兀。

◎繪予淺葉

著字吉鍾◎

史叢

▲全書廿萬言六百頁彩圖特價二元寄費一角
六十四幅分訂四大厚冊

鍾君足跡遍全國，見聞勝常人，對於各地婦女界，認識更深，書中所述，俱係親眼目見之事實，亦哀亦絕，新穎可喜，而筆調之精警，情文之斐然，尤非俗本可及。

海上諸大文豪對本書之獎譽

嚴獨鶴先生說 旖旎風光

周瘦鵑先生說 全書描寫旖旎風生而絕無淫穢之筆變化多

徐卓呆先生說 出意外而事事皆在情理之中

徐枕亞先生說 鳥來委實吃不下這碗餵菜却別有風味

張春帆先生說 爲文深出淺入寓陽秋於皮裏

趙茗狂先生說 誠愛之詞

施濟羣先生說 我側身小說界近二十年從沒有看見過描寫

徐恥痕先生說 這般細膩的小說

鄭子褒先生說 是書所寫女學生皆富情感不脫兒女本色

◀埠大各省各▶

◀中路馬四海上▶

售代局書界世

售經局書衆大

唐祝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六回 華秋香三笑留情 唐伯虎一身作僕

太夫人燒香回來。華文華武在大門口迎接。華鴻山在轎廳上恭候出轎。兩房媳婦率領丫環都在中門旁邊歡送婆婆回家。不消說得。太夫人依然坐着大轎。進那相府牆門。三香各坐小轎。緊隨在後。停船的所在。離着相府沒多幾步路。這是相府的排場。上岸時須用挽轎。秋香也有坐轎的資格。只爲他是太夫人的心腹丫環。所有太夫人隨帶的東西。須得秋香幫同料理。監督家人們把來起發上岸以後。他才可以隨後進府。這也是能者多勞。所以四香中間。太夫人特別愛憐秋香。秋香看看箱籠物件都已起岸。沒有一些遺漏了。才令船家打扶手。欸欸盈盈的上得岸來。一乘小轎候在河埠。抬轎的候的焦煩。在附近茶寮中喝茶。船上人忙去呼喚道。轎夫快來。秋香姐要進府咧。這是天賜唐。

一個好機會。秋香在河埠候那驕夫到來的時候。旁無他人。唐寅上前一揖到地。口稱船頭上承蒙玉女銀盆。灑了小生半身甘雨。今天特來謝賞。秋香是個玲瓏剔透的人。唐寅作揖時。他已倒退了幾步。在先含着微嗔。後來聽得他口中喃喃有詞。爲着昨夜盆中洗臉水打濕了他的衣襟。今日裏特地向我謝賞。天下的癡人癡到這般。再也沒有第二個了。忍俊不禁。又是微微一笑。唐寅抬起頭來。他的笑容兀自未斂。美人的笑。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再笑且然。何況三笑。唐寅如癡如醉的當兒。秋香已坐着小驕逕進相府去了。相國門庭。畢竟是個鐵門檻。沒相干的人。怎許闖入。休說闖入。便在門口舒頭探腦。也得飽受豪奴們的呵斥。唐解元呆若木雞。沒法可想。正待舉步時。冷不防有人把他拖住道。相公慢走。還我船錢飯錢唱歌錢。還有演講唐伯虎偷香新聞許我的八錢銀子。唐寅笑道。要錢好說。何用這般窮凶極惡。你算只一算。究要多少錢。米田共道。不多不少。恰是七兩八錢銀子。唐寅道。區區之數。值得囉哩。米田共

道。相公休得說這寫意話。給了銀子。再由你說得嘴響。唐寅道。我出門匆忙。沒有攜帶銀囊。米田共驚道。沒帶銀囊。難道……唐寅道。你不用忙。銀囊沒有帶得。銀礦却在這裏。米田共道。銀礦在那裏。唐寅起着左手。指那右面的衣袖道。銀礦便在這裏。只須我指頭兒一動。便有銀子出現。米田共呷了一口道。青天白日說什麼夢話。你不是呂祖師下凡。你又不曾點石成金。怎麼手指兒一動。便有銀子出現。唐寅道。我雖不會點石成金。我却會點墨成金。你船裏有筆硯麼。米田共道。相公又來取笑我了。米田共不識字。怎有筆硯。宛比相公不會搖船。也沒有櫓兒篙兒。唐寅道。這也不妨。好向人家去借的。米田共道。陌生地方。大清早向人家借筆硯。沒的受人嘲罵。唐寅道。這也不妨。向小茶寮裏去泡一碗茶。洗一個面。買些點心充飢。然後向茶博士告借一副筆硯。諒來沒有什麼難事。米田共道。茶錢點心錢。相公可曾帶得。唐寅道。你暫時墊付了。待我點墨成銀以後。照數還你。米田共沒奈何。只得陪着唐寅到小茶寮去泡茶坐定。

鎮上的小茶寮。叫做「來揚館」。須有客人到來。方才搨動風爐。這時正在清早。茶鋪子裏除却他們兩個。更無他人。洗過了臉。買些粗點充飢。向茶博士借了一副破硯。斷墨筆。磨得墨濃。添得筆飽。扯開手頭所執的空白摺扇。用紙擦了幾下。落筆颼颼。仿着宋人筆意。畫幾筆遠水遙岑。茶博士提着鉛弔。也在旁邊參觀。假作內行。在那裏批評道。這幾筆太淡了。看他的模樣。恨不得放下鉛弔。來替唐寅執筆。沒多時候。這山水扇面早已繪就。落款「吳趨唐寅」四字。銀盒子裏的晶章和八寶印泥。幸而隨身攜帶。加着圖章。準備晾乾了墨跡。交付米田共。忽的那個茶博士叫將起來道。你寫錯了。唐寅猛吃一驚道。錯在那裏。茶博士指着落款唐寅二字道。錯在這裏。今年是庚戌。不是庚寅啊。唐寅笑道。多謝你指點。錯便錯了。猛聽得拍的一聲。炭爐裏的木炭爆將起來。茶博士才拎着鉛弔。走到爐邊去了。趁這當兒。唐寅輕輕吩咐船家道。你把這柄扇子到當鋪子裏去當銀子。大概一二十兩銀子可以穩取荊州。米田共道。相公

休得作弄我米田共。一柄摺扇怎好上當舖子。沒的被徽州朝奉三拳兩腳打出門去。唐寅道：你大着胆去上當舖便是了。我在這裏候你。當得了銀兩。切莫大驚小怪。只許輕輕的告訴我。米田共道：相公。天在頭上。良心是肉做的。你不能遣開了我。就此滑腳脫逃。唐寅道：你不相信。儘可通知茶博士。你不曾回來時。休放我出去。米田共笑道：好在茶錢沒有付去。權把相公押在這裏。你要滑腳。茶博士也不放你滑腳。米田共取了摺扇。臨走時。向茶博士說道：這位相公。獸頭獸腦。我不回來。休放他離這茶寮。我去去便來。回來以後。給你茶錢。說罷。一縷烟的走了。唐寅很從容的在茶寮裏面守候。這時沒有鐘表。若照現在的時間計算。約莫十分鐘。米田共已從當舖子回來。草鞋走着青石街。踏得騰騰的響。多分他快活達于極點了。一進了茶寮。便向唐寅喚一聲唐……唐寅忙丟眼色道：糖不要吃。有話和你倒船裏去說。米田共才不敢大驚小怪。付去了茶錢。陪着唐寅下這小船。一進了船艙。米田共向着唐寅納頭便拜道：小的有

眼不識泰山。在船上胡言亂語。得罪了唐大爺。唐寅道。你且起來。不知者不罪。方才的扇兒當了多少錢。米田共道。我把扇兒放上櫃檯。只道朝奉見了一定。擦將下來。誰料他們捧寶似的捧在手裏。三四個人圍着觀看。都說是很好的唐畫。問我要當多少銀子。我便伸着兩個指頭。朝奉道。可是二十兩。我點了點頭。朝奉便喊將下去道。山水扇子一把。當銀二十兩。沒多時候。小郎已寫就當票。連銀交給我手。我私問朝奉。這扇子是誰畫的。可以當得這許多銀子。朝奉笑道。這是唐伯虎的親筆。我們東家華太師幾番央懇他的畫件。他只託辭回絕。所以我們當舖子裏專收唐畫。肯出善價。這扇子當銀二十兩。並不算貴。要是你肯絕賣給我們。還可以多給你十兩銀子。唐寅取了銀兩當票。便道。從豐給你十五兩銀子。這當票也賜給你。還可向當舖子裏取十兩銀子。注銷當票。作爲絕賣。米田共聽說有這許多銀子。喜的又要下跪。唐寅道。你不用跪。你只替我瞞起追舟這樁事。不許在外面一字宣揚。以後遇見了坐船的人。不許演

講我的新聞。不許左一聲狗頭。右一聲狗賊。把我罵個狗血噴面。你若依得我。便不咎既往。你若任意捏造新聞。又在外面損壞我的名譽。那麼兩罪俱發。我一定把你送官究辦。米田共伸手自打嘴巴道。米田共的話。屁都不如。從此以後。再也不敢放屁了。唐寅開發了米田共。離船登岸。在東亭鎮上行行止止。想一個怎樣混入相府的方法。想了一會子。被他想出一個哀黨的方法。什麼叫做哀黨。便是裝出窮途落魄。投足無門的樣子。宛比水門汀上題詩乞哀的露天文學家一般。好在自己身上。只是個平民裝束。扮做哀黨也很相稱的。不過哀哀哭泣。那裏來這一副急淚。忽然想到他的老祖宗唐衢。在那大唐時代。和白樂天號稱莫逆。白樂天是樂觀派。唐衢是悲觀派。白樂天素性愛酒。唐衢素性愛哭。所以古代善哭的才子阮藉以外。便是唐衢。唐解元準備坐在華府階石上。繼承着唐姓的善哭家風。哭個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現且人世間事。樂觀的少。悲觀的多。想到奸佞滿朝。一宜哭。想到甯王跋扈。二宜哭。想到自己中了。

解元才高招忌。受人中傷。三宜哭。他從悲觀處着想。涕淚便滾滾而來。真個坐在相府階石上哭個不住。自古道。一熱心腸招攬是非多。一相府的閨人王錦聽得哭聲。出來喝問原因。唐寅只說是出門訪親。路遇騙子。把隨身行李盤費一齊騙去。現在回家不得。在此痛哭。王錦是個硬性的人。喝令離開這裏。要哭到別處去哭。唐寅嘆了一口氣道。天哪。身遭顛沛的人。有了眼淚無處哭。要這殘生何用。不如死的乾淨。說時。擎着眼淚。忽然起立。直向河濱走去。似乎要去覓死模樣。那時王錦背後跑出一人。追上前去。把唐寅衣襟扭住道。小夥子。休說這決絕話。好死不如惡活。有話講給我聽。我自有法子……說話的是王錦的兄弟王俊。昨天在大船上禁止米田共唱歌的便是他。唐寅裝腔做勢的說道。阿叔。你休得扯住我。遲早總是一死。今天不死。明天也要死。宇宙雖寬。怎有我容身的所在。不如死的乾淨。阿叔放手。這兩聲阿叔。叫得王俊徧體舒服。只爲他在相府中得了一個鬢字的徽號。所有年輕僮僕。誰也不肯喚他一聲阿

叔不是喚他王慧。定是喚他慧。他雖然帶些慧性。卻不自認爲慧。尤其不願人家喚他王慧和慧。相府中的僮僕。再也刁鑽不過。越是他不願人家這般稱呼。越是把王慧和慧。叫得怪響。今天遇見一個眉清目秀的小夥子。向他恭恭敬敬的喚兩聲阿叔。這是破題兒第一遭。他怎不滿懷歡喜呢。更兼他這次跟着太夫人到杭州進香。也會在靈隱寺中求籤。他默默通誠道。太太是個人。我王俊也是個人。太太身做相國夫人。齊眉到老。有子有媳。享不盡榮華富貴。我王俊的妻房早故。無子無女。孤悽悽好不傷心。不知下半世可有開眉的日子。請菩薩指引前途。通誠完畢。求得一籤。上有籤訣四句道。「只要存心行善。勝比滿口彌陀。只要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這籤訣何等直捷爽快。老嫗聽了也都了解。王俊切記在心。正要覓得一個救人的機會。恰巧遇見這少年自稱要去覓死。他以爲機會到了。上前緊緊拖住。無論怎麼樣。總不肯放棄。這建造七級浮圖的材料。唐寅哭道。阿叔放手。你救了我這落難人也。徒然便

是留得性命也沒法可以回轉姑蘇。王俊道：「你不用哭，回去的盤費我來擔任。便是了。」唐寅道：「便是回到姑蘇也難存活，不瞞阿叔說，落難人此番出門爲着訪尋表叔，求他提拔一下。在外面可以胡亂糊口，誰料訪親不遇，謀事無成，到了姑蘇，怎有面目見人。不如死的乾淨。」阿叔放手，王俊猛想到相府裏正斥革一名書僮華安，懸額以待，還沒有補缺的人。這小夥子相貌很好，充個書僮也使得。忙道：「你不用說這絕話。自古道：『天無絕人之路。』你遇見了我王俊，總有法子可想。你只把你的姓名年齡籍貫一一告訴我知曉。」唐寅才止住了哭聲。這一篇鬼話，他早已胸有成竹了。自稱姓康名宣，今年一十八歲，家住姑蘇城外野貓弄，原是個農家之子，只爲讀了幾年的書，不耐種田勞苦，在鄉間做個村塾先生，借此度日，無奈命運多舛，父母雙亡，一切衣食棺木都是借貸而來。村塾先生的修俸能有幾何，負了這滿身的債，四面楚歌，天天都有人來索債，沒奈何出外訪尋表叔，又遇見了騙子，自念死在這裏是個死，被那債主逼

死也是個死。前後一死。不如死在這裏的乾淨。王俊聽得他教過村塾。料想粗知文字。很有充當那承值書房的僮兒資格。便把相府中斥退書僮懸額未補的事。說了一遍。又說。你肯充當書僮。倒是一個好機會。唐寅道。若得阿叔提拔。感恩不盡。王俊道。你投靠時。找得到保人麼。唐寅道。客路無親。教難生何處覓保。王俊道。可惜可惜。唐寅道。可惜什麼。王俊道。可惜我這阿叔是叫來的阿叔。不是真的表叔。要是真的表叔。你便不用覓保了。唐寅道。這倒不妨。只須一拜。便成了中表叔姪。說時。便在招牆旁邊的槐樹下拜將下去。口稱表叔在上。小姪康宣拜見。喜的王俊攙扶不迭。引着他到門房中講話。王俊便介紹他的哥哥王錦和唐寅相見。唐寅兜頭一揖。便呼表伯。王錦很不以乃弟的舉動爲然。湊着王俊的耳朵說道。你不要上了他的當罷。王俊那裏肯聽。反說哥哥不肯成人之美。我們兄弟倆都是膝下淒涼。認了這個表姪。又同在相府中辦事。多少有些照顧。王錦沒奈何。也只得承認了。這時華鴻山正在二梧書院中看書。

王俊上來回話。說小的有一個表姪姓康名宣。姑蘇人氏。今年一十八歲。曾教村塾。略通文理。爲因家况清貧。來到相府投靠。請太師爺開恩收錄。華鴻山正在需要書僮的當兒。聽得王俊這麼說。便道。且把你的表姪帶來見我。王俊謝過主人。引着唐寅來見老太師。畢竟華鴻山老眼無花。才見唐寅走將進來。便捋着長髯。不自禁的道出「奇啊」兩個字。列位看官。畢竟唐伯虎是個一榜解元。行路時不脫文人氣象。他雖然打扮做平民模樣。不過清秀之氣。現於眉間。這是掩藏不得的。古人說的好。「腹有詩書氣自華」。便是這個意思。華老在這當兒。方寸中湧起疑雲。覺得此人定有來歷。未必是王俊的表姪。轉念一想。王俊是個老實人。素不說謊。況且方才稟過的。他的表姪是村塾先生。料想腹中有些書卷。所以一舉一動。和尋常家奴不同……華鴻山思潮上下時。王俊已帶着唐寅跪見太師爺。照例要太師爺吩咐罷了。才好起立。唐寅跪了下去。華鴻山只是捋髯沈吟。這倒急煞了唐寅。不要被他窺破了行藏。在相府當場

出醜。隔了一會子。才聽得華老道一聲罷了。唐寅謝了太師爺。站立一旁。華老問他家世。他便把成竹在胸的鬼話。又說了一遍。華老道。老夫瞧你是個文墨之人。因甚要屈身家奴。上門投靠。唐寅道。小人只爲讀了幾句死書。不能夠在田畝間耕作。以致弄得這般狼狽。素仰太師爺馭下有恩。人人悅服。因此上門投靠。這一頂高帽兒戴上了。華老的頭顱。把方才的一片疑雲。化爲烏有。論及身價銀。華老以爲他是做過塾師的人。不好和尋常家奴一般看待。便一口允許他紋銀五十兩。唐寅謝過華老。又預先聲明道。小的進了相府。便在老太師廕庇之下。暫時無須要什麼銀兩。況且小的年齡還輕。有了銀兩在手頭。不免浪用。請太師爺把小的身價銀五十兩暫存帳房。待到小的三年內沒有過失。才許支取。到了那時。小的或有其他的正用……什麼正用。唐寅沒有說出。華太師已聽出了絃外餘音。看不出這小子倒是個少年老成。他在三年之後。要把這身價銀留作娶妻之用。端的其志可嘉。自念兒子。在書房中正要着一個

少年老成的書僮。今天有這康宣來投靠。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幸事。便問康宣。你會寫你的賣身文契麼。唐寅道。小的會寫。華老道。你便寫來。唐寅道。字係倉聖所造。太師爺吩咐小人執筆。請賜座頭。華老便吩咐家人在臨軒設着紙墨筆硯。任憑唐寅坐着書寫。唐寅拂拭花箋。便即颼颼下筆。寫出一紙藏頭式的賣身契來。寫道。

我康宣。今年一十八歲。姑蘇人氏。身家清白。素無過犯。只爲家况清貧。鬻身華相府中。充當書僮。身價銀五十兩。自秋節起。暫存帳房。俟三年後支取。從此承值書房。每日焚香掃地。洗硯磨墨等事。聽憑使喚。從頭做起。立此契爲憑。

唐寅寫完以後。寫了年月日。署了康宣兩字。又畫了押。另寫保人王俊。也叫他

寫了一個十字。然後呈給華老觀看。未看文理。先看書法。這一筆米南宮派的書法。已使華老點頭不已。又看了這賣身契。雖然不合格式。但是字句也很通順。並無格格不吐之處。便即收藏好了。唉。華鴻山出身詞林。放了好幾回的試。差與學差。平日閱卷。老眼無花。今天這一紙賣身契。那便上了唐寅的大當。但看每行的首一字。語裏藏機。平頭看去。分明是「我爲秋香」四字。表面上字賣身契。實際上唐寅已把來意說明。况且後面還有「從頭做起」四個字。妙語雙關。這個頭字。便是指着每行的頭一字。便是指着「我爲秋香」四個字。華鴻山一時怎會想到這上面。待到後來。祝枝山道破情由。才自悔當時疏忽。不會看出賣身契上的平頭四個字。這是後話。接下慢提。且說華老賞識唐寅的書法。又看他的文理。也不錯。便存心要試試他的才情。想個上聯。看他對得成。對不成。正在搜索材料。忽的華平來報道。啓稟太師爺。親家老爺杜翰林來了。華老聽了。準備離座出迎。臨走時向唐寅說道。有個上聯在此。叫做「太史

多情快意人來雲路外。你且慢慢思索。待我會客以後。再來問你下聯。華老才走得三步。唐寅迎上前去道。小人對就了。一姮娥有約。訪秋香滿月宮中。華老連連稱讚他才思敏捷。於是靴聲橐橐。到客廳上會客而去。正是

胸中錦繡三都賦。筆底烟雲五岳圖。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點墨成銀一語。大可鼓勵一般藝術家。藝術家之銀礦。固在衣袖間也。

僉夫口中之藝術批評。不值識者一哂。唐寅畫扇。而手提鉛弔之茶博士。嫌其墨淡。幾欲放去鉛弔。來替唐寅執筆。此數語罵盡世上假作內行之批評家。

茶博士誤唐寅爲庚寅。大可編入笑史。因憶一趣聞。與此相類。文徵明生於庚寅年。故其圖章用離騷中成語曰。「惟庚寅吾以降。」篆文庚字與唐字

相似。有假作內行之收藏家。得文徵明作品。見有此六字圖章。便強爲之解。曰。此文先生自誇語也。謂並世之人。無一使我降心相服者。所服者。惟唐寅耳。故其圖章曰。「惟唐寅吾以降。」識者聞之。莫不齒冷。茶博士誤唐寅爲庚寅。收藏家誤庚寅爲唐寅。世間笨伯。可謂無獨有偶。

唐伯虎繼承善哭家風。與千載上之唐衢遙遙相對。哭也。哭得風雅之至。前清康熙時。宋牧仲中丞修建唐解元墓。韓慕廬先生詩曰。「自昔唐衢惟善哭。祇今宋玉與招魂。」唐衢二字。也有此小小掌故。

藏頭式賣身文契。字句間絕不勉強。此不可少之文件。彈詞中竟付缺如。唱書者又拉雜成文。毫無理由。作者構此四行文字。可謂慘淡經營。杜太史登門。已爲後文換空箱作一伏筆。結構緊湊。斷推此種。

唐祝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七回 馱青石允明惡作劇 進中門子畏惹人憐

杜翰林和華太師是兒女親家。第三回書中唐寅曾向米田共說過。華太師的大媳婦娶的是城隍廟前杜翰林的女兒。原來這位杜翰林官名碩堯。姑蘇人氏。少年科甲。和華太師最爲莫逆。數十年的舊交。始終如一。杜翰林膝下無兒。只有兩顆掌珠。大女兒雪芳嫁給華文爲妻。二女兒月芳還沒有許字。只爲雪芳嫁到華府。雖然是堂堂相國門庭。享不盡榮華富貴。無奈夫婿癡呆。常鬧笑話。雪芳心中總不免有幾分不快。虧得當時不曾提倡女權。一與之齊終身不移的兩句老話。還沒有打破。雪芳嫁了大跛。分明是彩鳳隨鴉。但是雪芳抱定「嫁犬隨犬。嫁雞隨雞」的主義。只好諉諸命運。還有什麼話說。這便是古代女界的苦處。要是近代婦女誤嫁了癡兒。早已提出很充分的離婚理由。

還肯「巧妻常伴拙夫眠」麼……杜翰林爲着大女兒嫁了癡婿。二女兒的親事。再也不能疏忽了。加着他又鍾愛着月芳。論到月芳的姿色和才情。又處處勝過雪芳。求親者紛紛不絕。杜翰林苛於擇婿。依舊不曾物色着一位如意郎君……今天杜翰林來到東亭鎮。一者訪訪老友。二者看看女兒女婿。華老聽說良友到來。不勝欣喜。偶然觸機。便有一「太史多情快意人來雲路外」的出聯。唐寅對的「姮娥有約訪秋香滿月宮中」。要是讀作破句。上七個字便是「姮娥有約訪秋香」。詞意明顯。說破他的來意。可惜華老當時。只道他用的是明皇遊月宮的故事。却不曾理會到此。待到將來。大受祝枝山的奚落。後書自有交代。且說華老見唐寅才思敏捷。大爲欣賞。靴聲橐橐。待去會客。不過走了幾步。又停止了。口喚着康宣過來。唐寅忙即上前。華老道。康宣。你認得杜翰林麼。唐寅肚裏尋思。杜翰林是我的詩友。怎麼不認識。不過說了認識。華老便要帶着我去相見。那麼祕密盡破。與我有很大關係。只得稟告道。回太師爺。

話。杜翰林是玉堂人物。小的是蓬門賤子。相隔雲泥。素不相識。華老道那便好極了。杜翰林也是嗜才若命的人。你去見他。他一定也會特別賞識。你隨我出去便是了。這幾句話。真急死了唐寅。初入相府。尙沒有會見秋香。便受了這重大的打擊。要是跟着華老出去。杜翰林見面以後。便要說「伯虎也在這裏麼？」那便拆破西洋鏡了。要是不跟着華老出去。初入相府。主人第一次呼喚。便即違命。俗語說的「第一個炮仗便不響。」華老怎不惱怒……總算他有急智。忙屈着一膝。向華老請罪。華老愕然。問他有什麼罪。唐寅道。小的得蒙太師爺收錄。赴湯蹈火。所不敢辭。但是杜翰林和小的同鄉。見面以後。便不免問及小的姓名。回蘇以後。又不免告訴人家知曉。小的賣身投靠。出於無奈。意在不給故鄉人知曉。免得玷辱了祖宗。這是小的一片苦衷。請太師爺格外矜全。華老點頭道。不錯不錯。這叫做「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你不用跟我出去。又回頭吩咐華平道。你把康宣頂了華安你名字。引他去更換衣服。然後到裏面去。

叩見太夫人少夫人。叩見以後。再到書房中去叩見小主人。小心伺候。便是了。華老吩咐完畢。袍袖招展。紙扇輕搖。徑到客廳上。會見他的親家杜頌堯。翰林知己相逢。異常快意。頌堯問及女婿。華老便遣家丁去喚大公子出來拜見丈人。頌堯道。文郎近來一定大有進步。華老皺眉道。不瞞知己說。兩兒頑劣。依然要他們有些進益。難若登天。不過前幾年中。還沒有辨清平仄。吟詩作對。屢屢失黏。自從延請王老夫子以後。平仄大半明白了。只是思路窘迫。動不動便鬧笑話。頌堯點了點頭道。只要辨明了平仄。再加些工夫。自然思路開闢。可以左右逢源。才說到這裏。只聽得裏面格格不吐的念着樓……「樓皮許共鑽」。原來便是大躡頭。一路行吟而來。他聽得老丈人來了。醜人多作怪。便思賣弄。賣弄自己的才能。一路行吟。念着「射不失鵠」。詩中的佳句。「樓皮許共鑽」。才走到遮堂門口。已被華老吆喝道。休得滿口胡柴。且來拜見岳父。大躡只得上前拜見丈人。口稱着岳……岳了多時。一個父字還沒出口。杜翰林早

把他挽起。連稱賢壻少禮。賢壻坐了談話。相府規矩。華文怎有坐處。只好站在一旁。杜翰林和賢壻沒話可談。除却問無恙外。便問他的詩文近來一定很有進境。大躡道。先先生回回去了。留個題目。叫做射射……射了片晌。才說出一射不失鵠。」杜翰林道。這是一個典制題。很難着筆。賢壻定有佳句。大躡道。不有佳句。不告訴訴你岳岳。華老喝道。休得狂言。須向岳父虛心請教。大躡道。岳岳。這這題目實在難做。鵠鵠字的典故又是很少。只有一句「棲皮曰鵠」。我我便做了一句棲「棲皮許共鑽」。杜翰林點頭道。果然平仄不錯。只是率直一些。再加工夫。一定改觀。要是大躡知趣一些。就此告退。自回書房。便不會鬧出什麼笑話來。偏是言多必敗。他又格格不吐的說道。岳岳。真真好危險。啊。忘忘却了十八。幾幾乎做忘八。杜翰林莫名其妙。便道。什麼叫做忘却了十八。幾幾乎做了忘八呢。大躡道。岳岳。這這棲字不是有個木字偏傍麼。這這木字偏傍。不是十八二字麼。我我一時誤筆。忘忘却了十八。寫寫一句「妻皮許共

鑽。該該死的阿二說說我貪貪做忘人。把把妻皮公諸同好。這幾句說得杜翰林面都紅了。華老痛罵兒子道。躩頭狗嘴不出象牙。快快滾進去。大躩討了沒趣。退出客廳。自言自語道。這這是阿二說的。不是我說的。倒倒是我去捱罵。躩頭去後。華老一聲長歎。杜翰林道。老太師何用愁悶。令郎文才雖然欠缺一些。但是天真爛漫。不失赤子之心。庸人多厚福。將來未可限量。不比兄弟後顧茫茫。說得這裏。便不由的微微嘆息。華老道。我們莫談兒女事。且談談吳中近聞。唐祝文周四才子近來可有什麼趣事發生。杜翰林道。伯虎有三四天不見面了。枝山常常相見。徵明和我蹤跡很疎。文賓常住在杭州。本月內曾到過蘇州一次。他們四個人都是玩世不恭。尤其是唐解元。他的趣聞很多。去年上巳。已有客到桃花塢去訪他。他辭不見面。說在裏面洗澡。這位客人明知也是托詞。上巳天氣。並不是洗澡的時候。於是怏怏而去。後來到了六月六日。伯虎忽去答拜這位客人。客便如法泡製。也是辭不見面。說在裏面洗澡。伯虎大笑。便

索了一枝筆。向壁上題着四句道：「君昔訪我我沐浴。我今訪君君沐浴。我昔沐浴三月三。君今沐浴六月六。」老太師你想唐寅淘氣不淘氣。蘇州俗語叫做「六月六狗溷浴。」他便用這俗語故典。華老大笑道：「唐伯虎玩世不恭。很有一種風趣。可惜老夫和他沒有一面之緣。不比祝枝山常到這裏來走動。杜翰林道：老太師還是少和老祝往來的好。洞裏赤練蛇。其毒無比。華老道：他可有什麼趣事發生。杜翰林道：趣事是有的。不過他以為趣。人家太沒趣了。提起這事。又好氣。又好笑。有一天兄弟吩咐家丁杜升。到祝解元府中去送信。信中不過寄幾首唱和的詩。沒有什麼要事。無如杜升路途不熟。到處問信。說祝阿鬍子住在什麼地方。我是杜翰林府中的家丁奉命前來送信。問信不打緊。却被枝山的小廝祝僮聽得。回去告訴主人。說杜翰林的家丁無禮。沿途問信。直呼祝阿鬍子。枝山聽了。便想出一個惡作劇的方法。待到杜升上門投遞書信。他拆着以後。便道：你主人向我借一件古玩。可惜不在家中。已被虎邱雲岩寺。

尊价太無禮。喚我祝鬚子。罰他馱青石。往返二十里。」原來爲着鬚子二字捉弄杜升。累他筋骨疼痛。臥病三天。才得下牀。華老聽了。掀髯大笑。談了片刻。中門管家婆傳出消息。說大娘娘知道杜老太爺來了。在內廳迎候。華老道。親翁。你去會會令媛罷。翰林離座入內。自有家人引導。華老道。再會再會。少頃和你弄盞傳杯。暢談心曲。按下他們父女相逢。且說華平引着唐寅。見了老總管。發下家丁衣服一套。無非是羅帽。直身。黑帶。蝦蟆頭靴。自古道。一裝龍像龍。裝虎像虎。」唐寅照着青銅鏡。不覺暗暗好笑。活像一名俊僕。誰也不知道我是解元的化身。華平道。相府中書僮分着平安吉慶四人。你便是頂着華安的缺。從此以後。我便喚你華安兄弟了。唐寅道。豈敢。我便喚你平哥。華平笑道。尊稱謹璧。蘋果是容易腐爛的東西。唐寅道。那便喚你一聲華平哥哥……唐寅是個玲瓏剔透的人。交際工夫。何等敏捷。華平又是素性愛朋友的。見新來兄弟是個漂亮少年。又有才情。太師一見便歎賞不置。當然有意要和他結交。便道。新

來晚到。不知坑缸井灶。你儘管問着我便是了。唐寅連連道謝。跟着華平到裏面去拜見太夫人和兩位少夫人。拜見太夫人不妨。拜見少夫人也不妨。所妨礙的便是二公子的夫人馮碧雲。是他的表妹。只怕他一見之後。道破機關。那便如何是好。轉念一想。決計無妨。表妹是個愛面子的人。即使識破我喬裝假扮。不見得當着衆人道破我的祕密。他一路尋思。已到了中門左右。中門的婆子。是一個無兒無女的孀婦。華平知道無兒無女的最喜人喚他一聲阿母。南方人喚娘叫做阿母。不過把母字喚做每字。他含着笑臉上前尊一聲阿母。又指着唐寅道。這是新來的華安兄弟。奉着太師爺之命。來到內堂參見太夫人。少夫人。又指着管家婆向唐寅介紹道。這便是管家親娘。你該喚他聲老婆婆。唐寅道。他既是華平哥哥的阿每。也是我的阿每。便恭恭敬敬親親熱熱的上前喚一聲阿每。管家婆上了年紀。心有所思。便不免念念有詞。他把唐寅端相了一會子。唐寅的臉蛋兒本是有目共賞。又加着滿面春風。喚這很柔媚的阿

每兩字。管家婆自言自語道。我有了這個兒子便好了。唐寅便也裝腔做勢的。自言自語道。我有了這個阿每便好了。管家婆忙道。有了我做你的阿每。便怎樣。唐寅也問道。有了我做你的兒子便怎樣。管家婆拭着真淚道。有了你做我的兒子。我便不會看守中門。唐寅拭着假淚道。有了阿每做我的親娘。我也不會賣身投靠。唐伯虎這種催淚術。端的厲害。把管家婆的眼圈兒都催的紅了。忙道。阿每。你好端端起什麼傷感。華平道。這也難怪他。他有一個兒子。生的眉清目秀。不幸三年前亡過了。因此見了華安兄弟。要起傷感。唐寅道。阿每沒有兒子。我也沒有親娘。阿每不妨認我做乾兒。我也不妨認阿每做乾娘。即刻便要改換稱呼了。乾娘乾娘。待你乾兒子叩見了太夫人。少夫人。後。擇個好日。再到乾娘面前來行禮。……這幾聲乾娘的魔力。非常偉大。而且又是名副其實。方才的管家婆。是個濕娘。淋淋漓漓的挂着許多鼻涕。眼淚。經唐寅連喚着乾娘。真個變做乾娘了。破涕爲笑。面孔上立時乾淨。鼻涕也沒有了。眼淚也沒有。

了。華平在旁暗暗佩服這個新來兄弟。端的手腕敏捷。門檻精通。片言可以使人哭。片言可以使人笑。……進了中門。裏面都是些僕婦丫環。見華平領了一個陌生書僮入門。當然引起了人人的注意。唐寅不待華平指點。早已見人奉揖。周到非凡。自古道：「逢人便呼不蝕本。舌頭上面打個滾。」年長的便呼婆。嬌嬌。年輕的便呼姊姊妹妹。衆婦女們鑒別小夥子的眼光。個個不弱。孟子道得好：「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相府僮僕何止二三十人。下一個精密的批評。有了這般白淨。沒有這般清秀。有了這般清秀。沒有這般溫文。昔人說的「看煞衛玠。」到今朝真個成了事實。相府中僕婦丫環。誰也都要取出手帕。拭抹拭抹眼睛。爭先恐後的來看這個新來兄弟。可惜華平不曾利用時機。做一筆投機生意。要是利用衆婦女歡迎唐寅的心理。把唐寅引入一間屋子裏面。外面挂著「入內觀看每位百文」的廣告。吾想那些婆婆媽媽姊妹姊妹。一定把他們平日磕頭請安賺下來的賞號錢。都來買券入門。飽看這個

漂亮書僮……僕婦丫環的宣傳本領。比甚麼人都厲害。任憑三分才貌。到了他們嘴裏。也會說的完全無缺。何況唐寅本是個出類拔萃的人物。他們得見一面。便自誇眼福非凡。竊竊的私議道。這個新來兄弟。端的人間獨一。世上無雙。莫怪太師爺一見以後。便把他誇獎不絕。也有這時不在中門以內。錯過了欣賞機會的。後來聽得人家宣傳新來兄弟怎樣漂亮。怎樣溫和。便自恨眼福不佳。不能夠先覩爲快。尤其是管理小廚房的石榴丫環。他素性崇拜美少年。志在得一個如意郎君。品貌雙全的和他做一對兒。但是本身不過一名婢女。許配終身。也不過是個家僮之輩。家僮裏面。也有幾個清秀人物。不過面貌好了。品性不好。有些喜飲杯中物。動不動便撒酒風。石榴自思。我爲什麼去嫁酒鬼。也有嗜賭成癖。辛苦得來的金錢。都向賭場中去報效。石榴自思。我爲什麼去嫁賭鬼。左也不配。右也不配。他的芳齡。便在「不配不配」的聲中。蹉跎過去。他進相府時。恰交二十八歲。太夫人爲着他辦事能幹。很想指定一個兒。僮

和他白首偕老。爲着他擇壻甚苛。卻把太夫人的一片熱心漸漸的冷了。秋月春花等閑虛度。現在二十四歲了。他抱定「年年十八歲」的主義。人家問他芳齡幾何。他總說今年一十八歲。他的一十八歲。恰和唐寅的一十八歲同一虛假。不過唐寅實年二十四歲。說少六歲。人家見了。並不疑惑。石榴的一十八歲。華府中除卻兩個跛頭以外。誰都不肯相信。今天唐寅進中門。參見女主人。恰值石榴到小廚房中去料理羹湯。所以沒有會面。後來有人告訴他。石榴異常懊恨。累他澈夜思量。輾轉不能成寐。未見面先害相思。這是受了宣傳的影響。以致來日見了唐寅。發生着片面的戀愛。這是後話。按下慢提。且說華平領着唐寅。直到紫薇堂的庭心中。聲稱奉了太師爺之命。帶領新來僮兒華安。參見太夫人。那時太夫人恰在內堂。和丫環們閑談。所談的便是今天老相國收買一名俊秀僮兒。會得出口成章。似乎有些懷疑。不信僮兒中有這般人才。正待吩咐丫環出去傳喚這個新來僮兒。忽聽得華平已把他帶領入內。行那叩

見之禮。立命丫環。着他進見。丫環打起軟簾。傳喚新來兄弟。唐寅道來也……這「來也」兩個字。隨風送入。何等清楚。唐寅的身子未到裏面。唐寅的聲浪早已灌進了太夫人的耳朵。畢竟相國夫人。不比等閒之輩。太夫人不由的暗喚一聲奇啊。奇在那裏。奇在這「來也」兩個字。發音清朗。簡直不易聽得。既不是墮落少年的口吻。也不是村夫俗子的呼聲。有了這般的音調。不該賣身投靠。來做低三下四之人。太夫人正在思潮上下。軟簾動處。新來的僮兒。早已進了紫薇堂。裏面上下人等。都覺得眼前一亮。唐寅爲着秋香分上。免不得向着皇封太夫人行個全禮。他雖然屈膝。他卻有個譬解。秋香是太夫人的寵愛丫環。宛比女兒一般。我向太夫人屈膝。宛比新女婿見丈母娘。當然也要行個跪拜之禮。因此搶步上前。尊一聲太夫人在上。新來家僮華安叩見。說時。雙膝跪下。這時候。紫薇堂上。寂靜無聲。幾乎繡花針落地都聽得微細的聲音。爲什麼這般靜悄悄呢。原來大家都看得呆了。正是

荀令熏香留坐席。何郎傅粉浣朝衣。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妻皮許共鑽一語。何堪令老丈人聞之。杜太史之面皮。雖欲不紅。烏得而不紅。

六月六訪客一節。確是六如趣聞。從杜太史口中述出。最合筆法。

其人已在左右。而曰「老夫和他沒有一面之緣。」華老憤憤。令人失笑。

大躩一言而杜太史之面皮紅矣。唐寅一言而管家婆之眼圈兒紅矣。可謂相映成趣。

石榴丫環在本回預先提起。爲後文小廚房相逢。發生熱戀張本。

描寫唐寅上紫薇堂一段文字。分外有神。來也兩個字。彷彿清朗之音。發於紙上。

我不能抬頭鏡看秋香的面
何妨低頭細步望望秋香腳



四傑傳 第八回上 亂

四傑傳 第八回下 頓屈膝解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八回 亂磕頭俊婢戲書生 頽屈膝解元拜表妹

紫薇堂上一主四婢都看得呆了。變做了靜悄悄不聞聲息。他們各人都有各人的心思。春香夏香冬香三人。雖在虎邱山上見過唐寅。但是當時沒有注意他的面貌。只爲唐寅跪倒拜佛時。三香也是跪倒拜佛。後來夏香把唐寅用力一推。這時唐寅依舊伏在蒲團上。不會抬起頭來。所以三香只覺得新來兄弟的俊俏。卻不知道便是虎邱山上相逢的少年。秋香和唐寅曾打幾個照面。怎有不認識之理。一見唐寅上這紫薇堂。便不覺芳心怦怦。暗想這俊角真好。大胆從蘇州追到東亭鎮。還不算數。竟會賣身投靠。混入相府。他存的什麼心。當然注意在阿儂身上。唉。俊角俊角。你太癡心妄想了。一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你賣身到相府。徒然眨落了你的身分。你要在我的身上佔着

分毫便宜。今生休想相府中兩位公子尚且近我不得。稍有非禮。太夫人便要罰令躡頭長跪。何況你是一個僮兒呢……太夫人聽得「來也」兩個字。已覺得這僮兒大有來歷。軟簾一動。便注意到僮兒的面貌。他以為音調雖好。面貌上總不免有些破綻。誰料又是一個骨秀神清的好相貌。如此人才。竟會淪落到家奴隊裏。這正是一種意想不到的事……其實呢。太夫人在虎邱山上燒香完畢。秋香扶他下轎的時候。曾和唐寅彼此迎面而過。不過在這時候。太夫人目不旁視。沒有注意到那人面長面短。便算曾見一面。現在唐寅已改換了僮兒裝束。太夫人也辨不出來。人便是燒香所見的少年了……唐寅跪伏在地。不聽得太夫人喚一聲罷了。暗自思尋。他和華鴻山真不愧是同睡在一張牀上的人。我見華鴻山。華鴻山不肯便說罷了。我見太夫人。太夫人也是這般。從前專制時代。國家專制。家族也專制。主母和僮僕的名分。如隔雲泥。宛比皇后和臣僚的名分。也是如隔雲泥。主母不喚一聲罷了。做奴才只有伏地不起。

的分兒。萬不能昂頭起立。唐寅跪在地上。卻有一種自得其樂的方法。他注意到一主四婢的五對金蓮。他私自忖量道。這居中一對鳳頭鞋。大都是太夫人的金蓮了。我不須注意及此。其他四名侍女。分立左右。我入內時已經留意的了。右面靠着太夫人的。便是我的意中人秋香。我不能抬頭飽看秋香的面。何妨低頭細細賞鑒秋香。脚。太夫人不喚一聲罷了。倒是付給我一個賞鑒金蓮的好機會。他肚裏思量。他的視線早射到了秋香的羅裙下面。這三寸光景。瘦蹙蹙的金蓮。穿一雙綠羅挑繡的弓鞋。比着其他三對金蓮。尤其超羣出衆。他竟陶醉在秋香裙下了。但願太夫人一輩子不喚罷了。他便可以一輩子欣賞金蓮。這不是編者形容過甚之詞。實在纏足時代的金蓮魔力。有不可一世之概。自來有名人物。大抵崇拜金蓮。但看楊鐵崖是元末明初的大文學家。用着鞋杯飲酒。流傳至今。以爲韻事。編者記得二十餘年前的金蓮魔力。比從前纏足時代已稍衰落了。但是他的餘力。尙且可以使當時豪俊。拜倒石榴裙下。

近代某文豪有喝火令兩首詠其事云。

心比珠還慧。顏如玉不彫。砑羅裙下拜雙翹。立把剛腸傲骨英氣一齊消。眼借眸波洗。魂隨耳墮搖。低鬟一笑過花梢。可惜匆忙。可惜性情嬌。可惜新詩無福寫上紫鸞綃。

再覓仙源路。劉郎鬢欲彫。蒼苔隱約印雙翹。拜倒下風偷嗅香氣未全消。花底爐烟祝。燈前卦盒搖。茫無頭緒問收梢。何日重逢。何日許藏嬌。何日腮邊雙淚親手拭鮫綃。

填這兩首詞的。是前清光緒末年的一位吳中名士。其時提倡天足的呼聲。已經一呼百應。三寸金蓮的立場。已經岌岌動搖。但是一部分小腳的潛勢力。依舊存在。所以這位名士對於婦女的裙下雙鈎。不勝羨慕之至。第一首的意思。只須拜倒石榴裙下。向着兩瓣秋蓮誠皇誠恐頓首稽首。其他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犧牲了。第二首的意思。但願拜倒下風。偷嗅三寸金蓮上透出的一股香

氣便是無上榮寵。當時文士努力捧那金蓮。一至於此。小腳的魔力大不大呢。當時的小脚已在弩末時代。尚且可以顛倒一般斗方名士。何況明朝年間。正是纖纖蓮鈎的極盛時代。唐伯虎又是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在這當兒。當然該爲生平的唯一奇遇了。偏是太夫人見了書僮跪拜。又忘卻了照例的「罷了」。兩個字。只是呆呆地想這書僮好生奇怪。音調不似書僮。面貌不似書僮。舉止行動不似書僮。這搶步上前從容下拜的神氣。和華胄公子差不多。想到自己家中兩個「讀書唱山歌拜佛翻筋斗」的兒子。正是不堪回首。太夫人暗暗的喚着老天。怎樣這般的顛倒人生。簾門子弟有這般的俊物。相府兒郎卻是一對跛頭。……太夫人動了感想。益發忘卻了「罷了」。兩個字。秋香站立在旁。不禁暗暗好笑。笑這位太夫人呆呆不語。合該俊角的雙膝倒霉了。唐寅自思。太夫人真個看呆了麼。要實做那「丈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的兩句俗語麼。忽的唐寅的目標動了一動。目標是什麼。不問可知。便是秋香裙下的窄窄

金蓮了。自來纏足女郎。不耐久立。要是卓立一處。動都不動。便成了西廂記上說的「腳心兒管教踏破也。」秋姐姐爲着久立的緣故。無意之中。把鞋尖兒一上一下。點拍也似的點了一點。但是唐寅誤會了。只道他腳尖兒將心事傳。他把鞋尖一點。敢是通知我磕頭一下。當下向太夫人磕了一個頭。秋香見他良久伏地不動。怎麼我的鞋尖一點。他便磕起頭來呢。他敢是誤把我的蓮鈎當做了禮生麼。這時節。秋香便有意了。暗暗的把鞋尖點了兩點。唐寅搗蒜似的磕了兩個頭。又點了三點。又磕了三個頭。又點了五點。又磕了五個頭。說一句笑話。秋香的鞋尖。彷彿和唐寅的頭顱通着電流一般。鞋尖上發了電。唐寅的頭顱。不由的生了影響。秋香幼年時。纏就這一雙窄窄金蓮。不知吃了多少痛苦。「小腳一雙。眼淚一缸。」這是顛撲不破的老話。卻不料幼年時所吃的痛苦。今日裏在這傻角的頭顱上翻本出贏錢。穩受了他的多少響。頭。秋香一時高興。索性幹些投機營業。把兩瓣金蓮。兔起鶻落的點個無休無歇。慌得唐

寅磕頭不迭。自恨爺娘替他少生了幾個腦袋。任憑拚命磕頭。依舊趕不上秋香的鞋尖點地……太夫人畢竟不是泥塑木雕。似這般的大磕其頭。他老人家也覺察了。忙道。僮兒罷了。唐寅方才謝過太夫人。站立一旁。太夫人喃喃自語道。這僮兒的規矩很好也。這句話幾乎引起唐寅的笑聲。他想。跪在地上時和你的俊婢在鞋尖上傳情達意。不知道規矩何在。但是太夫人說的規矩很好。卻也有個根據。他是相國夫人。常聽得華太師談起朝堂儀式。凡遇皇帝坐朝。召見羣臣。羣臣伏地聽訓。有時玉音稍低。羣臣中跪得稍遠的。未免聽不清楚。又不好動問皇帝講些什麼話。只有連連碰頭。做個表示。皇帝知道他不曾聽得明白。自會重行宣諭一次。使他了解。再者。羣臣伏地過久。或者生理上發生種種痠痛麻木等症。又不好在朝堂上失儀。只得連連碰頭。做個表示。皇帝知道他跪地過久了。便可以傳下諭旨。着令暫退。太夫人爲着唐寅連連磕頭。自念方才我看出了神。多分他跪得腿痠了。便仿照着朝覲儀式。向我碰頭示

意。這僮兒真奇怪極了。難道在禮部堂上習過朝儀不成。唉。太夫人。你那裏知道禮部堂上的導儀員。便是秋香裙下的纖纖金蓮……唐寅起立以後。太夫人當然又要盤問他的出身來歷。唐寅又把成竹在胸的鬼話。說了一遍。太夫人也被他騙過了。便令華平引導華安去叩見兩位少夫人。華平引着唐寅先到東首的堂樓下面。高聲喚道。那一位姐姐在樓上請代稟大娘娘知曉。有新來書僮華安求見。大娘娘身邊的秋桂丫頭。聞聲來到樓頭。問一聲華平哥哥。新來兄弟在那裏。唐寅探首到扶梯旁邊。叫聲姐姐。我便是新來的書僮華安。秋桂把唐寅釘了幾眼。便道。待我去稟報大娘娘。再喚新來兄弟上樓。他走了幾步。又回到樓頭。手扶着欄杆喚道。新來兄弟。唐寅道。姐姐有什麼吩咐。秋桂道。忘記交代你一句話。你須站在這裏聽候消息。唐寅道。我理會得。秋桂又把唐寅釘了幾眼。才去稟報。隔了一會子。來到樓頭答覆道。今天大娘娘和他的老太爺在堂樓上會話。無暇接見僮僕。新來兄弟不須叩頭罷。唐寅聽了。宛似

皇恩大赦。一者免却叩這不相干的頭。二者免却在堂樓上遇見了老友杜頌堯太史。以致機關破露。華平又引着唐寅到西首堂樓上叩見二姑娘。唐寅且走且問華平道。向來新進僮僕叩見兩位少夫人。是否一例接見。華平道。十次有九次不見。不過當奴才的。總得跑這一趟。免得脫節。唐寅暗自歡喜。但願二姑娘也是吩咐免見。便不會破露機關。我和秋香總有相見的機會。待他面許終身。我便可以早日回蘇。在八美面前說得嘴響。誰料天下的事。往往出于意料以外。二姑娘向來對於新來僮僕叩見。確乎十次有九次不見。但是現在專候新來的僮僕叩見。便是不來。他也得發遣丫環去傳喚。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二姑娘是蘇州馮鑄九通政的千金。閨名玉芬。姿色不過七八分。文才却有十二分。他和唐寅是中表兄妹。唐寅的一切豔史。他都知道。太夫人身旁的秋香和二姑娘最是投機。秋香本來識字不多。經着二姑娘隨時指點。居然文理粗通。今天秋香回來以後。曾到西樓去見二姑娘。二姑娘問他途中的經過。

路可曾遇見什麼新鮮奇怪的事。秋香悄悄的把虎邱撞見書獃。到了舟中又見他。到了東亭鎮又見他。講給二姑娘知曉。且說這樁新聞。我在他人面前都沒有說起。免得被人家知道了。都來取笑。二姑娘是不會取笑我的。所以照實奉告。順便還求二姑娘不要告訴他人……秋香去後。二姑娘暗自忖量道。秋香所說的書獃模樣。倒和我的表兄唐寅差不多。我表兄自離了寧王府。便一心一意。在女色上用功夫。秋香的姿色。比我的八位表嫂都好。不被表兄瞧見。便罷。要是瞧見了他。一定不肯輕輕放過……隔了一會子。二姑娘的貼身丫環名喚素月的。得到了一個消息。說太師爺新買一名書僮。才貌都好。太師爺十分賞識。二姑娘暗想不好。敢是我表兄又做他的拿手好戲。二姑娘是個有心人。便遣發素月到老總管處探聽新來的僮僕姓甚名誰。素月去後不多時。便由老總管處抄出一紙橫單。上開新來書僮康宣。蘇州城外野猫弄人。二姑娘見了。暗喚一聲怎麼了。果然不出我料。這書獃不做解元做奴才。竟投靠到

我們相府中來了。恰才聽得秋香所述。十分中有二三分是他。現在投靠入府的書僮。偏是姓康名宣。康宣和唐寅字形相似。又是姑蘇人氏。他捏造住在野貓弄。明明以偷食的貓兒自待。我也是姑蘇人。不聽得城外有什麼野貓弄。：二姑娘爲這分上。耽着滿腔心事。他知道秋香這婢女不是個尋常青衣。唐寅想做偷食的野貓。只怕饑涎空滴。慾壑難填。再者相府門庭。不是三五兩會的人家。萬一鬧出什麼亂了。不但唐寅的顏面削盡。便是二姑娘本人也覺得臉上無光。事在兩難。聲張也不是。緘默也不是。要是立時聲張。這僮兒是唐寅改扮的。這便是破人好事。唐寅一定記下莫大的仇恨。要是緘默不言。將來破露後。要受翁姑責備。說他欺蒙尊長。他左思右想了一回子。便定下一個警告的方法。他想向例新來僮僕。應該上樓叩見小主母。我從前總是引嫌不見。今天儘可任他上樓磕頭。我便話裏藏機。說破他的來意。順便還勸他回頭是岸。早返家鄉。他若聽從我的言語。在這幾天內回轉姑蘇。那麼我便可以脫卸我

的干係。將來見了八位表嫂。他們也得感謝我咧。二娘娘打定了主見。便叫素月在堂樓下守候。倘使有人引領新來僮兒上堂樓。叩見小主母。你不用稟報。只說我吩咐你守候已久。就此陪着他上樓便是了……可笑這「聰明一世。懵懂一時」的唐解元。還以為大娘娘傳話免見。二娘娘一定也是傳話免見。還以為華平所說的十次有九次不見。已成了永無改變的刻板文章。誰料走近西面堂樓。華平尙沒有開口。轉是素月迎將前來道。華平哥哥。可是送新來兄弟上樓。叩見二娘娘。華平尙沒有回答。唐寅已上前作揖。尊聲姐姐。小弟便是新來的華安。素月瞅看着唐寅。還禮不迭道。新來兄弟。難怪相爺看中了你。華平才說道。有煩素月姐姐稟報一聲。二娘娘是不是叫他上樓。叩見。素月道。我們娘娘向來不喜見新來書僮……唐寅道。拜煩姐姐上樓通知一聲。說僮兒華安已來過了。只因二娘娘不喜見新來書僮。改日再來請安罷。說罷轉身便走。素月忙喚道。新來兄弟不要走。還有話說。唐寅且走且說道。姐姐的話。小

弟都已理會了。緩日再來請安罷。素月見他脚底揩油似的。頭都不同的出去。連忙追在後面道。華平哥哥。把新來兄弟攔住了。二娘娘要他上樓叩見呢。華平便把唐寅扯住了。連連埋怨道。你怎麼這般性急。素月姐姐的話還沒有完。咧。唐寅無奈。只得折回。向素月搭訕着說道。我是老實人。你別和我開頑笑。方才已說過二娘娘不見新來書僮。怎麼又要我登樓呢。素月笑道。我不信天下有你這般的性急的人。話尙沒說完。人已八丈遠。我們娘娘向來不喜見新來書僮。但是你卻交了好運。這一番出於例外。准許你上樓叩見。你見過後。便可向帳房中領取一份賞號錢。唐寅央告道。小弟是命苦的人。無福享受二娘娘的賞賜。拜煩姐姐通知一聲。說華安來過便是了。說畢。待要返身。已被華平一把拖住道。新來兄弟。人人道你漂亮。這一回却不漂亮了。新來的僮僕。全仗叩見主人。得些賞號錢。多見一位。多得一分賞號錢。唐寅道。我不貪這份賞號錢。華平哥哥。假如你歡喜金錢。你便代我去叩見。這筆賞號錢。憑你向帳房中去。

領取和我無干。華平道：「好兄弟，越說越呆了。」千里爲官，只要財。何況是做個書僮。假如我可以代你叩見時，我早已上樓磕頭去了。還待你說麼？華平既這麼說，素月又催着上樓。唐寅發極道：「華平哥哥，你不該騙我。你說新來僮僕叩見小主母，十有九回免見。怎麼這一回却不然？」華平笑道：「好兄弟，十有九回免見。連次免見，已有九回了。你恰輪到第十回。好兄弟，你大着胆，跟隨素月姐姐上樓。橫豎你總不吃虧。我在外面候你。說時，華平脫身走了。唐寅被素月強逼着登樓。醜媳婦難免見公婆。」且把頭上羅帽拉這一下，低低的壓過了眉毛。然後走上堂樓。但願月下老人有靈，起一個障眼法，使我表妹沒有認出我的廬山真面。走上了樓頭。素月恐怕新來兄弟要滑腳，一手拉住了他的直身。然後隔着紗窗啓稟道：「姑娘，新來書僮上樓了。」二姑娘已在居中一間客座中坐定，喚一聲着他進來。唐寅自思：又要屈膝了。對着表妹屈膝，我真不願意。橫豎我是爲着秋香屈膝的。所有一切磕頭賬，我都劃在秋香項下。總有一天

向他清算的。在這當兒。硬着頭皮走入裏面。約摸估量。上首坐着的就是二娘。他便遠遠的跪在下首。改變着一種不自然的聲調。口稱二娘娘在上。新來僮兒華安叩見。撲通撲通的在地板上碰了兩個響頭。準備起身下樓。度這難關。却被素月喝住道。華安兄弟。你怎麼規矩全無。奴才見主母。主母不喚你起立。你擅敢起立。糊霉頭的唐寅。經這一場。只得長跑不起。二娘娘見這情虛光景。確是他的表兄無疑。他越是躲閃。却越要叫他漏臉。便道。華安抬起頭來。唐寅暗想這頭抬得的麼。低着頭是華安。抬着頭便不是華安了。忙稟報道。僮僕見主母。理當低首。怎敢抬頭。二娘娘道。恕你無罪便是了。唐寅沒奈何。便把頭兒抬高了寸許。二娘娘道。聽你口音。像是蘇州人。唐寅道。小的雖住蘇州。却在城外鄉間。二娘娘道。誰管你住在城內。住在鄉間。你愛住在那裏。便住在那裏。唐寅聽得這口氣不對。默然片晌。二娘娘道。你畢竟姓甚名誰……這畢竟兩個字。語中有刺。唐寅假作癡呆。說小的姓康名宣。康是康強之康。宣是宣言之

宣二娘娘道。華安人家的通病。便是藏頭露尾。你的病根。是露頭藏尾……這幾句話。唐寅又不敢置辯。佩服表妹真不愧才女。這「露頭藏尾」的四字批評。下得何等確切。康宣二字。確是。露着唐寅的頭。藏着唐寅的尾。只得央懇道。小的病根。總求二娘娘海量包涵。二娘娘見這情形。很是可憐。又問道。華安你年紀輕輕。什麼事業不好幹。爲什麼來做奴才。唐寅道。不瞞二娘娘說。小的連遭顛沛。父母雙亡。沒奈何才到相府中來投靠。幸蒙太師爺收錄。得慶再生。君子有成人之美。小的沒齒不忘。二娘娘暗想。他越說越可憐了。這「成人之美」四個字。明明要我替他矇蔽過去。早知如此。何必當初。表兄表兄。到了今日。也用得着我表妹麼。去年我奉了公公之命。遣人央求表兄。繪一幅人物立軸。先送潤筆。並不想搗什麼便宜。這時的表兄。全沒有親戚情分。堅執不繪。退還潤資。累我在公公跟前大失面子。你爲什麼不肯成人之美呢。想到這裏。便不肯就此發遣。唐寅下樓。儘着他直僵僵的跪着。又向他盤問道。華安。你便是連遭

顛沛也該向親戚人家懇求幫助。難道偌大的蘇州沒有你的親戚麼。唐寅恨着表妹太作惡了。便沒好氣的答道。蘇州地方並無親戚。二娘娘道。親戚到那裏去了。唐寅道。都死完了。二娘娘暗暗好笑。道。他竟當着面咒我呢。忽聽得樓梯上脚步聲響。走一步樓梯。喚一聲「側柏隆冬詳」。素月道。二公子上樓來了。正是

駿馬每馱癡漢走。巧妻常伴拙夫眠。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崇拜纖足之風。至今日而不變。二十餘年前。香鈎綺夢。仍未醒也。清季有詩人某者。作上下平韻三十首。詠美人纖足。跌宕於錦鞋羅襪之際。沈酣於畫袴香裙之下。願作繡鞋忠臣者。固不僅一填。喝火令之某名士。利害二字。係相對名詞。婦女裹足。可謂有百害而無一利矣。然而鞋尖微動。足使才子低頭。裹足者亦可自豪矣。秋香幼年所受「小脚一雙眼淚一缸」

之痛苦。今日乃索償於唐寅之頭皮。可謂趣絕。

禮部堂上所習之朝儀。不過在鞋尖上傳情達意耳。此叔孫通制定朝儀時所不料也。一笑。

越是不忠厚的人。偏喜自稱忠厚。越是不老實的人。偏喜自稱老實。唐寅語。索月曰。吾是老實人。嗚呼。唐寅可稱老實人。天下尙有不老實之人耶。

永鮮語已戲我拘我拘
家婆用不着希儻
替我跪踏板



四傑傳 第九回上 馮玉英苦口進良言

四傑傳 第九回下 周文賓喬裝賺名畫



不對不對要其代館天打雁甚
天打家來為什麼濯帽真身

唐祝
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九回 馮玉芬苦口進良言 周文賓喬粧賺名畫

走路時隨帶着「側柏隆冬詳」的口頭鑼鼓。不問而知。便是二刁嘴出場了。二娘娘聽得夫君到來。也只得離座相迎。可憐的唐寅。依舊在樓板下做矮人。二娘娘隔着窗問道。相公涼秋天氣。正好勤讀。無端上樓。有何貴幹。二刁生平有三怕。一怕爹。二怕師。三怕妻。三怕之中。怕的程度。尤其是怕妻。怕的厲害。爹雖可怕。難得見面。師雖可怕。出了書房。便不怕。惟有妻是一件着肉布衫。管得他服服貼貼。他聽得二娘娘詰問他。因何上樓。便不敢跨入裏面。搭訕着說道。希(書)房裏冷淒淒。無心向(想)望望你。二娘娘道。大伯呢。二刁道。老冲的丈人來了。老冲上東樓陪丈人去。希房裏冷淒淒。捉得出鬼來。二娘娘道。大伯陪丈人。相公不陪什麼丈人。快快下樓去讀書。豈不聞古人云。一寸光陰一寸

金。」二刁正待返身下樓。眼光一瞥。瞧見裏面跪着一個書僮。忙道：「娘雞（子）堂樓上那裏來的東洋人。」二娘娘道：「有什麼東洋人？」二刁指着唐寅道：「這個矮人其（是）誰？」二娘娘道：「這是新來的書僮。」才上堂樓叩見。我還沒有開發。你便來了。累他長跪。你快下去罷。」二刁道：「新鮮話巴戲。我怕我的家婆。用不着希僮替我跪踏板。做矮人。」二娘娘道：「胡說。快快下樓。」又是一片聲的。「側柏隆冬。詳。」一直向樓下去了。二娘娘回到裏面。坐定道：「華安。你來投靠的意思。我都明白。無非爲着「葉下洞庭。荷開水殿。」是不是呢。唐寅跪着不做聲。雖不做聲。却很佩服表妹的靈心慧口。葉下洞庭。荷開水殿。這八個字。是很工緻的對句。其實却是秋香二字的歇後話。這二句都是古人名句。駱賓王詩云：「葉下洞庭秋。」徐陵詩云：「荷開水殿香。」表妹說這隱語。明明防着丫環洩漏消息。看來表妹心思周密。決不會打破我們的姻緣。不如求他從中周旋的好。便說回二娘娘的話。小的投靠。端的出于無奈。二娘娘既然如見肺肝。但求始終成全。」

則個。二娘娘道。華安。你須知曉。堂堂相府。禮法森嚴。桂子天香。可望而不可即。你若知難而退。還不失爲識時豪傑。要是不知進退。鬧出笑話。我們蘇州人的面皮。不是被你削盡了麼。金玉良言。你須記取。唐寅飽受了一頓訓斥。只得謝了二娘娘。下樓而去。素月送下樓來。笑問唐寅道。華安兄弟。我們娘娘教訓你的什麼話。唐寅笑道。姐姐又來了。二娘娘教訓小弟。姐姐也在旁邊。倒來問我。素月道。有幾句容易明白。還有幾句咬文嚼字的話。聽在耳朵裏。一山東人吃麥冬。一懂也不懂。一唐寅道。二娘娘吩咐我好好承值書房。休得貪懶。惹人笑話。素月聽了。並不疑惑。唐寅別了素月。仍由華平引導出那中門。管家婆已候了多時。笑說道。乾兒子。辛苦了。唐寅笑道。靠着乾娘的福。太夫人少夫人見了我。都是獎勵了一番。管家婆道。阿彌陀佛。乾兒子有暇。常來談談。唐寅答應而去。這時候。外面傳喚華平去值席。只爲華老欸待親家杜翰林。在天香室上飲酒。在座的兒女親家以外。華文華武都在那裏陪席。華平手指着迴廊道。華安

兄弟。你依着這條迴廊。經過三個轉折。這便是書房了。我不陪你。我要去值席了。唐寅依着華平的指導。曲曲折折的走去。相府的書房所在。畢竟與衆不同。向外一方院落。蒼松古柏間。堆疊着玲瓏假山。清水一池。小橋九曲。一陣風來。帶着金粟氣息。原來小池的對岸。種着幾株岩桂。點綴秋香。益發令人起着豔想。他把院落中瀏覽了一遍。從一個月洞門走出。才是書房。劃分前後兩大間。都是雕欄繚繞。珠簾掩映。外面的一間。除却書卷桌椅以外。靜悄悄不見一人。書舍扁額金粟山房。署欵王鏊二字。唐寅笑道。這又是我的老友王守溪筆墨。其餘屏條書畫。沈石田祝枝山文徵明等作品。應有盡有。單單少了唐畫。唐寅自思。怪不得老頭兒要我的畫件。原來物以希而見貴。這裏補壁的東西。竟覓不到一幅六如畫品。唉。華老華老。你不須着忙。只消把秋香嫁給我。那時候憑你點景。我總從命。要屏條便是屏條。要中堂便是中堂。他又看看兩位公子的案頭。可有什麼作品。聽說華老二子。此竅不通。乘他們不在。看看他們的文字。

工夫却見書案上書籍亂疊。課本上文字荒唐。最奇怪的。他們書包底下各發現着歪詩一首。一首題目詠「香叔」。是五言四句。

香也香之叔。香乎叔亦香。而香其撲鼻。香叔上爺床。

唐寅暗暗好笑道。香叔香叔。太約是個變僮罷。末句香叔上爺床。難道華老這般年紀。還戀着變僮麼。又看一首題目是詠「香」。看他的詩句。却是一首七絕。

去年今日此齋中。香與區區相映紅。阿大不會何處去。香啊今日返亭東。

唐寅笑道。這首詩益發荒唐了。這個香字。大概是說婢女。難道跛頭也知道欣賞秋香麼。非也非也。他們所欣賞的。一定是春夏秋冬三香。要是跛頭也知道秋香最美。便不成其爲跛頭了。他又走到先生的書案旁邊翻閱書本。都是些入股文章。就中有一冊鈔本。上題揣摩純熟四個字。唐寅要看這位先生揣摩的何種文章。揭開看時。第一頁的題目叫做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三節。 宏治十一年應天府鄉試題。

再看作者姓名。

第一名解元唐寅。蘇州府學附學生。習詩。

唐寅道。奇怪奇怪。這位先生也知欣賞我的掄元文章麼。但見他抄寫得字字工整。一筆不苟。還加着許多濃圈密點。後面有幾行評語道。

至理名言。絡繹奔赴腕底。非絕頂聰明人。那得有此境界。觀止矣。作者掄元時。年僅弱冠。愧余七踏槐黃。未得一第。讀此文。不禁感慨係之。假令得見此人。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婁東王本立謹識。

唐寅點頭道。原來這裏延聘的是一位太倉先生。但是王本立三個字似乎不甚著名。看他七踏槐黃。未得一第兩句。分明是個久困秋試的不第秀才。他對於這篇文章可謂五體投地。甚至願爲執鞭都說了。唉。那裏知道我竟在他的手下做書僮。他不曾真個替我執鞭。我却要準備着供他使喚。他那裏來這福

分。這都是秋香玉成他的……不提唐寅獨在書房中喃喃自語。且說華老陪着親家杜翰林在天香堂上開懷暢飲。兩個兒子叨陪末座。覺得百般的不自在。他們都是天吃星轉世。假令華老不在座。早已吃得杯盤狼藉。不成了模樣。華老預先吩咐不許他們多開口。也不許他們多吃東西。遇着他們插嘴講話時。華老把眼睛一努。他們便不敢說了。遇着他們舉起筷兒沒好樣的搶吃東西。華老把臉兒一沈。他們的筷兒便即嚇回去了。虧得杜翰林常把所上的佳肴。夾給他們受用。華老又吩咐他們謝賞。所以席上的說話。除却主賓暢談以外。只聽得大賧說謝……岳……二刁說。低謝低謝姻伯。他們謝一聲。便是一味佳餚到嘴。華平華慶兩僮兒分站左右。專司上菜篩酒。華老道。親翁。恰才所談的唐祝趣事。很可解頤。枝山有洞裏赤練蛇的譚名。料想附近居民。都要側目而視。避他的毒。蝥了。杜翰林道。這倒不然。附近一帶的鄉評。並不把祝希哲說得其毒無比。只爲他這赤練蛇。有三毒。也有三不毒。對於貪官污吏。他便

毒了。對於循良有司。他却不要。對於土豪劣紳。他便毒了。對於正直紳士。他却不要。對於刁奴悍僕。他便毒了。對於鰥寡孤獨。他却不要。就是方才所說的杜升。上當的事。枝山固然惡作劇。杜升也太放肆了。如何沿路訪問起祝阿鬍子來。咎由自取。這一方青石。他馱得不冤枉。他現在也知道枝山的厲害了。休說不敢沿路議論祝阿鬍子。便是在屋子裏談到枝山。他總說一聲祝大爺。從前的無禮行爲。改好了許多。這便是枝山把他懲戒的功効。華老道。枝山的書件。狂草居多。楷書便名貴了。杜翰林道。收藏唐祝兩家的書畫。惟有李典史家中最多。而且多是精品。華老道。李典史是誰。杜翰林道。李典史名喚一桂。在蘇州做典史。雖是微末小吏。却喜和唐祝二人往來。知道唐寅好色。便陪着他到花街柳巷中往來。知道枝山好賭。天天邀着枝山去賭博。枝山輸了。他不向枝山要錢。任他拖欠。他若輸了。按照籌碼。一一付清。並不短少分文。他用了這兩種手段。所以唐祝兩家的精品。他收藏得最多。華老道。親翁看見李典史有什

麼精品。杜翰林道。李典史收藏的畫件。足有一大箱。今年夏間。他奉着太守差。委到吳淞江去監督挑濬工程。他帶着家眷去赴差。臨走時。却把一大箱書畫。等件寄藏兄弟家中。他又交付兄弟鑰匙一枚。假使到了六月裏。他還不會工竣回省。便託兄弟開了箱子。把所有一百二十件書畫代爲曬晾三天。兄弟受了他的重託。便把畫箱抬入二小女房中。教他代爲照料。今年伏月中。李典史還沒有工竣返省。兄弟曾把各件曬晾一次。順便逐一展玩。真個玲瓏滿目。美不勝收。大跛忽的插嘴道。岳什……令令郎滿目。難道裏裏面藏的都是你的兒子。華老怒目看大跛。喝道。吩咐你不許胡言亂語。你岳父說的玲瓏。是美玉的別名。你誤會到令郎二字。不通之至。又問杜翰林道。親翁的眼福不淺。請道其詳。杜翰林道。其中有倪雲林的春林遠岫圖。倪雲林的隔江山色小幀。這都是古畫中的神品。至于枝山的楷書。他却搜羅着不少。有小楷黃庭經。計共千三百餘言。妙能于楷書之中。別具一種豪放奔逸之氣。宛如楊貴妃着了霓

裳羽衣。在翡翠盤中跳舞。二刁聽了。又忍俊不禁。喚一聲嫻伯。楊貴比（妃）生得怎樣的標幟。（致）華老怒喝道。誰要你打扯。這不是真的楊貴妃。不過把美人比他的筆墨罷了。杜翰林道。單是黃庭經。已很可貴。他又有枝山的小楷。北西廂及琵琶記。書法極精。至於其他行草等件。益發不可勝舉了。華老道。唐子畏的佳作。他收得有多少種。杜翰林道。種類雖不多。但是很有價值。有一幅唐子畏越城吟月圖。係紙本。水墨畫。用烘鎖法。自題一絕句。兄弟還記得。詩云。

柳沈霧氣濛濛濕。月蕩湖光晃晃明。翠幕樓船紅拂妓。越城橋下夜三更。

華老點頭道。好詩。還有其他呢。杜翰林道。其他如雲山烟樹圖。水墨松坡圖。都是六如居士得意之筆。盡被李典史所有。令人又羨又妬。華老道。可不是呢。老夫官居相國。比着典史末秩。相隔雲泥。誰料區區典史。藏有六如佳品。堂堂相國。竟徵求不到唐寅的畫件。一託吳縣知縣到桃花塢去相懇。二託小媳寫信前去干求。都是無效。唐寅的架子端的太大了。昨天我們隆昌當舖。曾有鄉民

來當唐寅畫扇一柄。當銀二十兩。又給他十兩作爲絕賣。老夫所收的唐畫。這是第一件。雖然畫筆很佳。不過零碎小品。算不得稀奇。總須求得唐寅的屏條。中堂幾幅。才不忝辱了我們的門第。親翁既和子畏相識。可否代老夫徵求他的名畫。所有潤筆。自當從豐酬送。杜翰林道子畏的脾氣。異常怪僻。越是相需甚殷。他便相遇甚疎。休說兄弟和他不過是詩友。求他畫件。未必如願。便是唐祝文周四人。號稱莫逆。遇着筆墨上的事情。也不見得便肯揮翰。記得兩年前。有一樁趣事。傳播蘇城。唐伯虎號稱機警。也會上這大當。華老道上的什麼當呢。杜翰林道。這一天。不記何月何日。大概是暮春時節罷。周文賓恰在蘇州。央懇唐寅繪一幅待月西廂圖。最好在三五天內繪就。以便帶往杭州去裝裱。誰料犯了他四不繪中的第三條。毅然拒絕。周文賓心中未免有些怏怏不樂。其時周文賓在蘇州正待向一家姓崔的乞婚。這崔姓女子單名一個璧字。閨號素瓊。在蘇州素有豔名。恰值唐寅遨遊城南網師園。忽見兩名雛婢。捧着

一位嬌豔如花的女郎。走入一間複室裏面。湘簾掩映。窺見雲鬢。不禁神魂飄蕩。知道是大家閨秀。未敢奉簾闖入。只在外室坐定。以爲這是必由之路。美人走出時。定從他身旁經過。坐不多時。忽見裏面走出一名雛婢。向唐寅詢問姓氏。唐寅便把自己姓名說了。雛婢聽了。檢衽致敬道。原來是唐大爺。唐寅也問裏面這位小姐是誰。雛婢道。我們小姐。姓崔名璧。正待講下去。簾中嬌聲喚那婢子進去。隔了不多時。雛婢又出來。央告道。小姐知道大爺是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唐解元。意欲懇求繪一幅人物冊頁。不知大爺允許否。唐寅起立道。小姐要唐寅畫。自當惟命是聽。雛婢道。小姐也喜歡繪事。一切畫具箋紙。出外時總是隨帶的。以便明窗淨几。隨意寫生。既蒙大爺允許。便請拂紙揮毫。繪就以後。小姐還得親自染翰。向大爺求教。唐寅爲着美人分上。竟打破他的規例。便在外室繪這手卷。一時想不出什麼點景。便繪了一幅西廂待月圖。唐解元筆下很爲敏捷。見方盈尺的冊頁。只須半個時辰。便已脫稿。雛婢接了冊頁。正待收

去畫具。唐寅道。且慢。要請崔小姐出來對客揮毫。作爲瓊瑤之報。雖婢還沒回。答。早聽得複室裏面有一個男子笑將出來道。伯虎伯虎。你墮入我的彀中了。這人是誰。便是假扮美人的周文賓。……華老大笑道。周解元倒也有趣。比着蕭翼賺蘭亭。尤其詭譎有趣。大跛輕輕的說道。阿阿。二唐唐寅倒奇怪。男叫他繪。他他不繪。女教他繪。他就肯。二刁悄悄的答道。老冲。你可聽得麼。老生活兩次教他繪。他總不肯繪。譬如老生活抄了周文賓的文章。也扮一個好姑娘。你道他肯繪麼。大跛道。一一定肯的。二刁搖頭道。不欠（見）得不欠得。老生活扮了女人。也不過和中門上的管家婆差不多。唐寅喜歡好姑娘。不歡喜老太婆。再者。老生活扮老太婆。一定要把鬚髮薙去。薙去了鬚髮。依舊換不到畫。就其（是）蝕本生意了。大跛道。偷偷雞弗着。蝕一把米。二刁道。老冲不其（是）這般說。求畫不成。蝕去一把鬚髮。兄弟倆在先還是竊竊私議。後來說得響了。杜翰林忍俊不禁。把含在口中的酒。噴濕了自己衣襟。華老難以爲情。便令僮兒先

替兩位公子各盛了飯。叫他們吃罷以後。回到書房中去自修。兄弟倆巴不得離開了老子。吃飯揩面完畢。自回書房。兩個跛頭進了金粟山房。見裏面有一個少年在那裏徘徊瞻眺。看他面目却不相識。大跛道。阿阿二裏面什麼人。二刀搖頭道。不相認。大跛道。看看來。是代館……生二刀道。不對不對。要是代館天打（先生）應該真（是）天打裝束。爲什麼羅帽直身。大跛道。我想一定是生……死了。派派個奴才來報喪。二刀道。不對不對。要其天打死了。派個奴才來報喪。該到帳房。不該到希房。唐寅見這兩個跛頭面目可憎。慙慙如繪。在書房門外這般竊竊私議。索性戲他們一戲。連忙微嗽一聲。起着指頭把鼻子一揩。洒一洒袖子。在書房中跛去跛來。兩個跛頭益發莫名其妙。土地堂大跛道。讓讓。我來問他……問忙道。朋朋友。你從何處來。唐寅道。我從來處來。二刀道。奇怪奇怪。他從蘭谿來。其（是）個蘭谿相好。唐寅道。不是蘭谿人。我是蘇州人。大跛道。你你來做什……事。唐寅道。特來相伴二位。大跛道。可可是教我們子曰。

子曰。唐寅道。不是教二位子曰。但是我子曰。我也會子曰。子曰。二刀道。可其（是）教我們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唐寅道。不是教二位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但是要我仄仄平平仄仄平平。我也會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兩個跛頭猶豫不決。唐寅益發目中無人。大跨其方步。二刀畢竟比着乃兄稍勝一籌。便去訪問唐寅的姓名。唐寅道。小可姓康名宣。二刀恍然大悟。原來老總管曾經通知新來的書僮名喚康宣。已向裏面去參見太夫人。少夫人去了。又想到方才在堂樓上做矮人的。定是這個奴才。怪不得娘子要罰他長跪。原來他是一個刀奴。想到這裏。勃然大怒。喝一聲可惡的希（書）僮。試你二公子的瞎夫（黑虎）偷睛（心）當下一個兜心拳打去。慌得唐寅躲避不迭。正是

刀嘴黃鶯初學舌。尊拳黑虎試偷心。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葉下洞庭。荷開水殿。八字具見。靈心慧口。如此佳人。乃與側柏隆冬。詳之獸公子爲偶。曷勝彩鳳隨鴉之感。

願爲唐寅執鞭之人。乃與唐寅結下無數仇恨。大是奇事。

周文賓求婚於崔姓。影射張夢晉事。

周文賓喬粧戲唐寅。爲他日喬粧戲祝枝山。作一伏筆。

杜太史與華老論畫。非論畫也。卽爲他日換空箱作伏筆耳。手揮五絃。目送飛鴻。後數回之香豔文章。卽發生於天香堂上之一席話。倘以閑文視之。則辜負編者之苦心矣。

唐祝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十回 假書僮一戲獸公子 癡丫環初識美解元

二刁幼年所受的小說化是很深的。常聽得僮僕們演講江湖上的好漢打架。動不動便是當胸一拳。叫做黑虎偷心。二刁聽在耳朵裏。後來每逢打人。總是道一句試試二公子的瞎夫偷睛。唐寅何等鯽溜。輕輕一閃。便躲到了旁邊。倒累那二刁跌跌撞撞。幾乎撲一個空。栽倒在地。大蹶道。阿阿二動手。我我來。口。原來大蹶也有一種看家本領。便是撲的一口臭涎沫。向人面部亂唾。他。上幾步罵道。奴奴才。照照法寶。撲的一口涎沫。向着唐寅面部唾來。唐寅又輕輕一閃。躲到旁邊去。恰巧二刁撞將過來。代人受唾。面部上唾個正着。忙。衣袖拭面道。老冲撒爛污。唐寅忙道。大公子不用唾人。二公子不用打人。小奉太師爺鈞諭。頂名華安。前來伺候公子。承值書房。二刁道。華安。你既然來。

希僮。希房裏的奇(事)務。你會搬(幹)不會搬。唐寅道。會幹的都會幹。二刁道。可有什麼不會搬。唐寅道。不會幹的。便不會幹。大跛道。請請教。什什……不會幹。唐寅道。一不會拾水。恐怕瘦了我的手臂。若要拾水。二位公子須得助我一臂之力。大跛道。你你不會……水。我我助一臂。唐寅道。多謝你大公子。我二不會掃地。恐怕折了我的腰肢。若要掃地。兩位公子扶着我掃地。二刁道。老冲。笑話奇談。只聽說攙了奶奶掃地。沒聽說攙了奴才掃地。大跛道。阿阿二。你你不攙我……攙。唐寅道。多謝大公子。我三不會疊被舖牀。我在家中時。每天都是旁的人替我舖疊的。二刁道。這倒不妨。我們都住在樓上的。不住在希房。不用你疊被舖牀。大跛道。華華……你的牀不會……我來。唐寅道。多謝大公子。二刁道。老冲。你專做濫好人。華安拾喜(水)你助一臂。華安掃地。你去攙扶。華安不舖牀。你去代他舖牀。奴才不服奇(事)主人。主人去服奇奴才。妻(豈)有此理。妻有此理。大跛道。阿阿二。不……心急。他有不會。一一定也有會。唐寅道。我

會的很多咧。一會彈琴。二會焚香。三會對奕。四會做文章。五會吟幾首風花雪月。六會彈一曲鳴鳳求凰。七會繪幾筆山水人物。八會奏一套簫管笙簧。九會未卜先知。猜人隱事。十會風流自命。竊玉偷香。大躡聽了吐了吐舌頭。便道：「你本領大大的了……得比比……生的本領還大。大躡口中的生。便是指他的先生。二刁道：實在大的了。不但比天打先生的本領大。而且比老生活的本領更大。二刁口中的老生活。便是指他的老子。那時兩個躡頭。一個要試驗他的竊玉偷香。一個要試驗他的未卜先知。唐寅道：竊玉偷香。不是寥寥數語說得盡的。待我慢慢兒講給二位公子知曉。若說未卜先知。便是猜得出人家的的心思。卽如兩位公子與我初次識面。我一見之下。便猜得二位公子心念的事。二刁道：我不向（相）信。你來推推（猜猜）我的心思。唐寅道：我猜二公子的心思。記挂着臭的對頭。姪的對面。二刁道：臭的對頭。姪的反面。其（是）什麼。唐寅道：臭的對頭便是香。姪的反面便是叔。二公子心心挂念的。叫做香。

叔。二刁奇怪道。華安你真個未卜先雞（知）我要喚你一聲半仙咧。大躑道。你你猜猜我……心。唐寅道。我猜大公子的心思。叫做走進花粉店。大嗅其鼻頭。大躑道。我我不懂什……講究。唐寅道。走進花粉店。到處都是香。大嗅其鼻頭。實在香啊。香啊。大公子心心挂念的。便是香啊。香啊。大躑道。大大叔。佩服佩服。二刁道。你叫誰。大躑道。我我叫華……叫他大叔。唐寅暗暗歡喜道。這兩個癡公子。都被我玩弄於股掌之上。只須小試手段。已把他弄的服服貼貼。一個喚我半仙。一個喚我大叔。在這當兒。華平忽來招呼道。華安兄弟。天香堂上散席了。撤下的餘肴。照例值席的弟兄們享受。但是奉着太師爺吩咐。新來的華安也叫他坐在一處吃。華安兄弟快快去受用罷。唐寅道。二位公子。小人去去便來。大躑道。豈豈敢。大大叔請。二刁道。半仙。恕送恕送。大躑道。亡弟不送。先兄來代送。大大叔請。可笑這癡公子華文。竟送唐寅到書房門口。方才返身入內。華平且走且說道。華安兄弟。你的神通廣大。管家婆爲着你掉淚。兩位癡公子

見了你這般恭敬。唐寅道。兩位公子倒也有趣。大公子心心挂念着香啊。香啊。二公子心心挂念着香叔。香叔。你可知道香啊。是誰。香叔又是誰。華平道。除卻秋香。還有誰呢。唐寅道。他們獸頭獸腦。也知道歡喜秋香麼。華平道。秋香是婢中之王。誰都歡喜他的。他是太夫人的心腹婢女。誰都不敢欺侮他。二位公子雖是獸頭獸腦。看女人的眼睛卻不獸。有幾回在狹路上遇見了秋香。上前去摸摸索索。秋香何等乖巧。摔去了。返身便走。回到內廳。哭訴太夫人知曉。太夫人罰令兩個蹀頭在紫薇堂上跪了大半天。以示懲戒。從此以後。遇見了秋香。便有幾分忌憚。唐寅聽着。安慰了許多。秋香這般守身如玉。當然是個無瑕的太璞。二刁詩中說的「香叔上爺牀」。大概寫了別字。把牙牀寫做了爺牀。……這時候。華吉華慶都在天香堂的後軒。等候新來兄弟入席。一見了唐寅。互相讓坐。平安吉慶四僮兒。便在後軒開懷歡飲。努力大嚼。只爲華老和杜太史的食量都是很平常的。兩個蹀頭食量雖洪。但是礙着老生活在座。不曾吃個

爽快。所以撤下的餘肴，依舊是很豐盛的。唐寅享受這餘肴，比着二位公子所吃的整席，受用多矣。按下四個僮兒飲酒的事，且說兩個蹀頭在書房中互相猜測這新來的書僮，難道真個從仙山上降下來不成？我們並沒有把自己的心思，寫上自己面孔，怎麼他一見了我們的面孔，便會知道我們的心思？兩個蹀頭中間，畢竟二刁乖覺一些，忽的喊將起來道：老冲，我們上了奴才的當了。我本來有些疑惑，天下決不會有仙人，仙人一定其是假的，不錯不錯被我二公子推（猜）中了。老冲，我們做的希（詩）稿，不其是攤在桌子上麼？我的題目其（是）詠相（香）叔，你的題目其（是）詠相（香）他，在希房中偷看了我們的希稿，其（自）然推着我們的心思了。大蹀道：照照啊，奴奴才可惡。二刁道：他的西洋鏡，都被我們拆穿了，待他進希房，老冲依舊放出你的法寶。我二公子依舊請他吃一個瞎夫偷睛……唐寅怎知書房裏的情形，吃飯完畢，重入書房，又是微咳一聲，鼻子一揩，衣袖一拂，神氣活現的蹀進書房，以爲兩個蹀

頭一定奉命維謹的了。大蹶道：照照法寶。這句話分明打了一個照會。唐寅有了準備。把頭一偏。大蹶的一口濃涎吹落在雕欄上面。二刁道：奴才進來嘗嘗。你二公子的瞎夫偷睛。說什麼未卜先雞（知）唐寅怎敢進去。隔着書房門說道：二公子又要胡鬧了。難道我的未卜先知是假的麼？二刁道：你看了我們的希稿其（自）然猜着了。你的未卜先雞。其假的。不其真的。唐寅道：詩稿上沒有說的話。我也會未卜先知。二刁道：那麼你倒推推（猜猜）這個香叔到底是誰。大蹶道：我我的香到底是誰。唐寅道：這有何難。大公子記念の香。便是二公子記念の香叔。二刁道：算你推着了。你推推這個人叫什麼名字。大蹶道：是個怎樣人。唐寅道：若問名字。兩字秋香。若問品格。婢中之王。大蹶道：又又被你猜着了。了。大大叔。二刁道：你還替推兩推。推得對。喚你牛仙。推得不對。兩下瞎夫偷睛。唐寅道：要猜什麼。二刁道：你推我們和秋香。可有什麼話巴戲。唐寅道：你要我推算。怎能插我門外。二刁道：你進來便其（是）了。唐寅到了裏面。才說道：落

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你們愛秋香。秋香不愛你們。大躩道。照照啊。大大叔。請你猜。怎。怎。香不愛我。唐寅道。你們問我。怎能使我久立。二刁道。請坐。請坐。唐寅坐定後。才道。撞見秋香。摸摸索索。這般手段。未免太惡。宜乎秋香。急於退却。告訴太君。風波發作。二刁把舌一伸道。半仙真個半仙。我們備弄裏的。其（事）體。都被你推着了。你好像也在備弄裏一般。秋香告訴了阿每。後來怎麼樣。唐寅道。你們絮問不休。說得我口乾了。喝杯茶再說。二刁道。老冲。你真其（是）個躩頭。半仙到來。也不送一杯香茗。大躩道。我倒……便了。大懶差差。小小懶。當下送過了一杯香茗。唐寅正用得着。喝乾以後。才說道。紫薇堂做矮人。兄弟倆。左右分。跪在地。淚紛紛。兄八兩。弟半斤。齊出醜。難爲情。二刁道。都被你說着了。你編了三其（字）經。倒好聽。大躩道。戒戒……之哉。宜宜……勉力。自此以後。兩個癡公子對於唐寅。竟是百般佩服。名曰書僮。而實做其半仙與大叔。癡公子屢向唐寅詢問竊玉偷香的方法。唐寅道。這不是片刻工夫學得。

會的。須得細細的觀察兩位公子的性質。才可以因材施教。這一天是八月十三日。到了來日便是中秋前一日。大躉二刁清早便入書房。未免要茶要水。唐寅雖曾聲明不會拾水。但是伺候茶水。畢竟責無旁貸。忙提了一把紫銅弔壺。到廚房裏去取水。他曾詢過華平。廚房在何處。便抄着備弄。直到廚房裏面。但已轉錯了一個灣。這裏面不是大廚房。竟是小廚房。唐寅見裏面地方雖小。打掃的異常清潔。小小的灶頭。光漆光油的碗廚。他想錯了。這是誤進小廚房裏了。正待返身出外。不料石榴丫頭正坐在碗櫥後面。呆呆的發怔。爲着一櫥之隔。所以唐寅沒有見他。石榴呆呆的想什麼呢。便是想到昨天不巧。新來兄弟進中門。姐姐妹妹都會面。獨有我却不曾。要想到書房門外去張望張望。又是一時不得閑暇。天啊。不知那一天才可會見這冤家的面啊……猛聽得一陣腳步聲。石榴探頭看着時。却見一個美貌書僮。手提着銅弔。正待退出。石榴慌忙的喚道。新來兄弟請進來啊。唐寅見是一名丫環。大約有花信以外的年紀。兀

自打扮做少女一般。連忙放下銅弔。口喚姐姐時。便是深深一揖。慌得石榴還禮不迭。攜一條廣漆長橙。請唐寅坐了這端。自己老實不客氣的坐了那一端。中間相去大約三四寸光景。彼此通過了姓名。石榴在長檯上挪過一些。便問華安兄弟。聽你口音。不是這裏人。唐寅道。小弟是蘇州人。石榴道。巧極了。我也是蘇州人。請問華安兄弟。住在蘇州那一處。唐寅道。小弟住在蘇州城外野貓弄。石榴道。巧極了。我也住在蘇州城外野貓弄。說時。又挪過了一些。唐寅看他漸漸的和他接近了。要是秋香肯這般的殷勤遷就。那便肉體上起着快感。正所謂求之不得。咧。石榴不過是個中之姿。更兼這幾年來所求不遂。鬱鬱寡歡。身子未免日形消瘦了。消瘦也要看個部位。要是面部不瘦。而瘦了腰部。便益發可以出落得楚楚可憐。李笠翁詞中說的。「天意憐儂。但瘦腰肢不瘦容。」未嘗不合乎審美的觀念。可惜石榴的瘦。適得其反。可以改竄幾個字。却叫做「天不憐儂。未瘦腰肢早瘦容。」這一副削肉臉。縱使含着笑意。也覺得秋

氣多而春風少。似乎有些不堪接近。石榴的身子漸向右挪。唐寅的身子也跟着漸向右挪。總要使中間留上一些緩衝地步。石榴問道。華安兄弟。你今年多少青春。唐寅道。一十八歲。石榴道。巧極了。我也是一十八歲。說時。又右挪一些。唐寅暗思這丫環左一句巧極了。右一句巧極了。索性湊個趣兒。迎合他的意思。叫他再喚幾句巧極了。忙道。請問姐姐是什麼日子生的。石榴道。八月十九日半夜子時。唐寅道。不信。天下會有這般巧事。小弟出世的日子。也是八月十九日半夜子時啊。石榴聽了。這一片熱戀的心。益發興奮了。身子又挪過了寸許。且挪且說道。新來兄弟。真個和你有緣。我們是坐着一隻船兒來了。這句話。卻使唐寅猛吃一驚。他想石榴果然和我坐着一船來的麼。記得米田共的船中。坐客和搖船的只有二人。石榴躲在那裏。難道躲在那裏不成。他一壁想。一壁把身子右挪。一條長橈空了左面的半條。重量便向右傾。唐寅挪到了盡頭處。便無可再挪了。石榴道。我們有緣人。真個坐着一船來的。唐寅道。沒有坐着

一船來啊。石榴道。華安兄弟。人人都道你絕頂聰明。無有不知。無有不曉。你怎麼理會不出我的意思呢。我和你既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的。那麼投生的時候。我和你一定結伴同行。我說坐着一船來的。便是坐着投生的船啊。唐寅笑道。原來如此。哎呀……列位看官。唐寅說了一句原來如此。爲什麼接着哎呀兩個字。哎呀者驚訝之詞也。一定遇着可驚的事。才有這般的呼聲。看官們何妨掩卷猜這一下。也是個消遣方法。不必急急闕看下文。要是諸位不喜猜這謎謎兒。我便來說破了罷。原來長橈的一端重量激增。哎呀之聲未畢。並坐的兩個人。早撲翻了一雙。那條板櫓。便直豎的豎將起來。唐寅趕緊扒起來。拍了拍身上的浮灰。石榴裝腔做勢的說道。華安兄弟。快來扶我一下啊。唐寅沒奈何。只得扶了他起來。石榴嬌喘吁吁的說道。我們兩個人同時跌倒。是一個好口彩。這叫到（倒）成雙啊。唐寅笑了一笑道。石榴姐姐再會。小弟要到大廚房中取熱水去了。石榴搶去他的銅弔道。不用忙。你用熱水。我自取熱水給你。

大廚房中人多手雜。地方又很髒。不是你這般漂亮人物可以去得的。又笑了。笑道。方才這一交筋斗。要是在大廚房中栽倒了。身上的衣服非得完全淨過不可。又取出了香羅手帕。把身上略略揮了幾下。順便也在唐寅身上揮了兩揮。擺平了板櫪。又請唐寅坐了。唐寅道。我們立談罷。不坐了。小弟跌怕了。石榴笑道。你別胆怯。我們各坐一端。不會跌的。說時兩人重又坐下。石榴道。我的性子最愛同鄉人。你是我的同鄉。又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的。現在又同入相府。同在一個鍋子中吃飯。天老爺生我兩個人。正是很有意思的。據我看來。將來同的地方很多咧。華安兄弟。你猜這麼一猜。唐寅道。小弟猜不出。姐姐說了罷。石榴道。羞人答答的。不要直說罷。橫豎你總是心照不宣的。華安兄弟。今天是八月十四日。離着我們的生日只有五天了。華安兄弟。你預備齋一個星官麼。唐寅道。姐姐又來了。飄泊異鄉。做了低三下四之人。還有什麼星官可齋。石榴道。這倒不妨。橫豎到了這天。我總要齋星官的。添客不添菜。我順便替你齋。

了也好。唐寅道：破費姐姐。心有不妥。石榴笑道：破費什麼。祇不過多備一帖星官紙馬罷了。你的星官是壽星。我的星官是王母。兩帖星官紙馬同供在一起。倒是很好玩的。唐寅點頭道：謝心裏思量。橫豎我的生辰是假的。由他胡鬧便是了。石榴又道：蘇州人總幫着蘇州人。年紀輕輕在外面做僮兒。舉目無親。多少可憐。你要洗衣。不要教外面人去洗。外面洗的衣服。烏糟糟不成模樣。穿在身上。豈不髒了你潔白的皮膚。你只交付我石榴便是了。包管你洗得一乾二淨。外加松子漿。穿上了身。益發漂亮了。說時。又向右挪。慌的唐寅站將起來道：姐姐跌了一交。還不怕麼。石榴笑道：再來一個到老成雙。也不妨啊。唐寅道：姐姐休得取笑。時候不早了。兩位公子已進了書房。正催着茶水。請姐姐指導。小弟大廚房在那兒。石榴道：再談幾句。也不妨。橫豎他們都是跋頭。啊。唐寅道：他們雖是跋頭。脾氣卻是很大。二公子的黑虎偷心。尤其不堪領教。好姐姐。來日正長。小弟要告辭了。這一聲好姐姐。叫得石榴神魂飄蕩。知道小廚房裏不是

調情的所在。只要他有心。我有意。月下老人自然會把紅絲繫。便道。華安兄弟。你去便去。但是不要忘了我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的石榴唐寅道。姐姐放心。決不忘懷。我要到大廚房去了。姐姐指引我。石榴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說時。把指頭兒在牆邊一個八角小窗上撥這一撥。這扇小窗便撥入了牆縫中間。原來大小廚房只是一牆之隔。管理小廚房的石榴和太夫人是很接近的。他有權可以命令大廚房裏的廚役。石榴道。大廚房裏走一個人來。接着一聲答應。便來一個廚役。隔着窗洞問道。石榴姐姐有何使喚。石榴把銅弔授給他道。快去舀一吊熱水來。不許太滿。也不許太淺。只是八分光景。廚役接了銅弔。無多時刻。便在窗洞裏授了過來。石榴又把八角小窗撥上了。便道。華安兄弟。取水去罷。這一下。便省了你的許多脚步。唐寅謝了石榴。提了這一吊熱水。才走得三五步。還沒有出這小廚房。石榴忽的又把唐寅喚住了。接去這把盛水的銅弔。正是

縱無宿果三生證。應有靈犀一點通。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寫獸公子。確是一獸公子。寫癡丫環。確是一癡丫環。有獸公子之屬意。秋香。卽有癡丫環之單戀唐寅。誤惹情魔。自討苦吃。多見其不知量也。八月十九日生辰。唐寅不過隨口敷衍。而石榴乃欲爲唐寅齋星官。壽星王母。同供一處。閱之令人絕倒。

賢壻改金有期須
努力用功替堂上爭氣



四傑傳 第十一回上 小廚房送抱推襟

四傑傳 第十一回下 天香堂出乖露醜



你把這溜雞片撒
下堂給華英吃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十一回 小廚房送抱推襟 天香堂出乖露醜

唐寅正待走出小廚房。却被石榴喚住了。手中的銅弔被他接去。唐寅道：「姐姐做什麼？」石榴道：「華安兄弟，我見了你替你可憐，又替我可憐。彼此都是好出身，做這低三下四的人，端的可憐。說時有些淚汪汪的模樣，倒把唐寅怔住了。究竟這丫環因何傷感，實在莫名其妙。隔了片晌，石榴才說道：「甚麼鳥叫甚麼聲，甚麼人走甚麼路。恰才見你華安兄弟走這幾步路，衣袖招展，步履從容，便知道你是個好出身。但是提了銅弔，不配這麼樣走的。你不見銅弔裏的水，被你潑出了許多麼？要是這麼樣的走到書房裏，包管銅弔裏滴水全無。好兄弟，我方才吩咐大廚房裏祇舀八分滿的一弔水，便是防着你不容易拎着走。誰知依舊潑翻了。潑去些熱水，還是小事。燙了你的腳，便怎麼樣？」華安兄弟，你可細

道燙在你的腳上。痛在我的心上。這兩句話把唐寅的肌膚上起了一種似癢非癢似冷非冷的感覺。正似紅樓夢中所說的「麻犯了滿身雞皮疙瘩」。但是石榴那裏知曉。兩眼骨溜溜的在唐寅腳上看了一遍。忙道：「還好還好。沒有潑到你腳上。好兄弟。我告訴你。記得六年前。我新到相府中充當婢女。也和你一般。做不慣這些粗笨事務。太夫人吩咐我取面水。盆中的水。便變做了嶺南朋友。廣東廣東的晃個不止。一盆水總要打箇七折八扣。好兄弟。我也是個好出身。做慣小姐的來做婢女。當然有些不在行。宛比你方才提這銅弔一般。唉。年紀輕輕的人。充當着書僮婢女。何等可憐。唐寅道：「彼時姐姐多少年紀。石榴道：「也和你一般。一十八歲啊。唐寅道：「奇了奇了。方才我問問姊姊的芳齡。你說一十八歲。怎麼六年前的姐姐。依舊一十八歲。這句話分明戳破了石榴的豬尿脬。他不好說我是年年十八歲。六年前是十八歲。六年後依舊是十八歲。總算他有急智。忙道：「我只道華安兄弟問我現在的年紀。若問六年前。我只得一

十二歲啊。唐寅道：姐姐還我銅弔，再要延遲，熱水要變做溫水了。石榴瞞了唐寅一眼道：銅弔裏的水，溫了一些是不妨的。只須……唐寅道：只須什麼？石榴道：只須你愛我的心，不要和銅弔裏的水一般。隔了片刻，熱水變做溫水，再隔片刻，溫水變做了冷水。唐寅暗好笑，道：我遇見了你，這顆心似冷水一般。溫字且談不到，何況熱字？他心裏這麼想，口裏却那麼說道：姐姐放心，我這顆心始終是熱騰騰的。還我銅弔，水冷了，怕被公子責罰。石榴道：待我傳授你拎水的方法。你且看着，你要揮手，只可揮那空手。那隻拎水的手，須得平平穩穩，萬萬不能動搖。要是這隻手拎得痠麻了，換過一隻手，倒不妨。你依舊搖動着空手，便不痠麻了。他一壁說，一壁拎着銅弔，在小廚房裏打了幾個轉，方才交付與唐寅。送他到小廚房門口，兀自望着他的背影，心裏稱贊道：窈窕的，你不但面貌好，背影也好。驀然間被一個情敵遮斷了情人的背影，情敵是誰，便是備弄裏的一隻牆角。原來唐寅已轉了灣，這隻牆角竟做了石榴眼中的障礙品。

他恨恨的說道。不做美的牆角。總有一天告裏了太夫人。把你這隻牆角拆去。看你再會遮斷我的情人麼。唐寅拾了銅甲。回到書房去沖茶水。書房裏的蹠頭。只有華武一人。唐寅道。大公子。到那裏去了。二刁道。老沖送胡調去了。唐寅奇怪道。誰是胡調。二刁道。半仙。你也有不小（曉）得的麼。這個典故出在希希（四書）裏面。你推（猜）得出麼。唐寅畢竟玲瓏人。便笑道。大公子送他的岳父去了。是不是呢。二刁把舌一伸。便問唐寅。怎麼一推便着。由着唐寅說得嘴響。說這是論語上說的。「遇丈人以杖荷蓀。」所以說到「荷蓀。」便知是指着丈人。這一下子。益發把二刁佩服得五體投地。便認定華武的才學。比着先生還高。只爲今年三月裏。杜太史來時。華武爲着陪伴丈人。託華武向先生請假半天。先生問華武道。你的哥哥爲什麼請假。華武也說。老沖陪伴胡調去了。先生也問誰是胡調。二刁也說這典故出在希希裏面。却教先生去猜。先生猜了多次。沒有猜中。待到華武說破了。方才明白。他雖是個蹠頭。却也辨得出學問。

的優劣。就這一點上。他便知華安的本領。在這位王本立老夫子之上……杜頌堯到了相府。和老友西窗剪燭。只住了一宵。爲着來日便是中秋。急于回去過節。便向華老辭別返蘇。華老也知道慶賞中秋是家庭一樁樂事。杜翰林要回去。未便強留。杜翰林臨別時。向華老再三聲明。只爲自己五十生辰。便在本月下旬。意欲邀請女婿。伴同女兒。到蘇州去吃一杯壽酒。華老道。親翁華誕。做女婿的登堂祝嘏。理所當然。但是我們大郎。生性癡獃。到了蘇州。大庭廣衆之間。一定鬧出許多笑話。親翁面上不好看。老夫也覺得慚愧難堪。杜翰林道。女婿不來。女兒一定要來的。華老道。這是當然的事。不但令愛要向堂上祝壽。便是到了華誕的正日。老夫也該捧觴上壽。順便還得賞鑒賞鑒李典史寄在府上的字畫呢。於是雙方約定過了中秋節。杜翰林便須派船到來。接取女兒歸甯。華老也說到了八月廿三。無論如何。老夫總得到蘇一行。只爲杜翰林的五旬正誕。是八月廿四日。大躑聽了。心中一憂一喜。憂的是華老不許他去祝壽。

只許媳婦歸甯。這幾夜孤眠况味。很難消受。喜的是到了本月下旬。華老也要到蘇州去祝壽。至少總有三四天耽閣。這幾天內沒有人管束。儘夠他的快活。……杜翰林動身返蘇。大娘娘送到中門以外。華老送到大門前。華平領着大躡送到船邊。杜翰林道。賢壻後會有期。須得努力用功。替堂上掙氣。大躡諾諾連聲。送別歸來。重到書房。不在話下。過了一天。便是中秋佳節。唐寅屈指計算。到了相府業已三天。只有紫薇堂上見過秋香一次。却不曾講過一句話。以後人面杳然。秋香無事不出中門。唐寅不奉呼喚。也不能闖入內堂。今日裏佳節團圓。撇却如花美眷。却在相府裏孤眠獨宿。這况味真教人難受。但是華老那邊。却又興致勃勃。準備慶賞中秋。日間召集僮僕。都有犒賞。許多僮僕中間。他只屬意於華安一人。因此今歲中秋。比往年頓添興致。相府裏的大香斗。已從十三日起喚了巧匠。紮就玲瓏台閣。一隻香斗紮的是唐明皇遊月宮故事。供在天香堂的庭心中。一隻香斗紮的是蟾宮預織登科記故事。供在紫薇堂的

庭心中。中秋節的天緣又好。紅日恰恰西沒。這一輪圓到十分的明月。早已冉冉上升。天香堂的庭院中。金粟盛開。芬芳西溢。對面一個大月洞門。從大月洞門出去。一帶花木假山。還豢養着珍禽異獸。這花園喚做適園。適園的東面。有精舍數楹。喚做論文堂。華老每逢春秋佳日。時時束請詞文。在論文堂上舉行適園雅集。適園的西面。從九曲橋過去。便是金粟山房。上回早已交代。便是華文華武讀書之地。中秋筵宴。天香堂上的一席。是華老和兩個兒子坐的。紫薇堂上的一席。是太夫人和兩個媳婦坐的。紫薇堂上早已開宴。天香堂却沒有入席。華老要待到浮雲散盡的時候。舉杯邀月。才覺得增長精神。開宴的遲早。和他人不生問題。却急急了兩個跛頭。弟兄倆雖然慇懃。却也無法可想。幸辰佳節。不許有整尾的魚。整塊的肉進門。弟兄倆雖然慇懃。却也無法可想。幸而有整桌筵席可吃。就要窮兇極惡般。先搶食沒一毫。貴胄子弟的斯文。加之昨天在天香堂上。眼前擺滿着極豐盛菜餚。却因礙着杜翰林在坐。不曾吃。

個爽快。今天是家宴。菜餚既然特別加多。禮節上也可以脫略一些。并且華老的食量又不好。吃過幾色菜。便不吃了。記得去年中秋。華老才喝得半壺酒。便已帶些醉意。離坐入內。這一席酒都是兄弟倆開懷歡飲。吃個杯盤狼藉。大償夙願。他們既有成例可援。以爲今夜的一席酒。名曰父子三人同飲。實則兄弟二人狼吞虎嚥。吃一個照單全收。可笑的大躡頭。先把褲帶放鬆。好教臟腑中擴大範圍。預備幾間菜的公司酒的棧房。二刁特地在傍晚時候努力大便一次。肅清了裏面的腐敗分子。好教五臟殿裏換一班簇簇生新的人才。這一夜天香堂上開宴。比往年遲了一些。兄弟倆恭候大嚼。也比往年急了一些。紅日未落。便在金粟山房中等候宴會的消息。等了一會子。飢腸轆轆。又等了一會子。餓火中燒。大躡要遣人去取些乾點來充飢。二刁竭力反對。他反對的理由。便是和蛔虫宣戰。蛔虫越是作祟。我們越要硬挺勁的挺將過去。情願人做蛔虫的主。不要蛔虫做人的主。况且這一頓佳肴。遲早總須入肚。要是先把乾點

見粉牆上面有個頭顱的影子搖動。頭顱上面還插着兩朵金花。不禁驚怪道：「插插金花。是誰二刀道老冲大驚小怪。其（是）一隻鹿的影子也不小（曉）得說話時。已過了月洞門。早望見天香堂上燈火齊明。看核陳列兩個頭頭的眼光中。先見了筵席。才見這位鬚鬚飄飄的老父。端坐在居中的一張太師椅上。免不得趨步上前。拜見父親。大躩一見。便闌了笑話。拜了父親。恰才站起。只爲他的褲帶太解放了。這條褲兒落篷也似的落到腳背上面。幸而外面穿了一件海青。要不然險些兒陽貨欲見老子。華老見了。搖了搖頭兒。這時華文好比河工搶險似的。趕把褲腰搶在手中。胡亂束好了。華老道：「大郎坐在這壁。二郎坐在那壁。華安斟酒。琥珀也似的陳年紹酒。斟滿了三杯。但是舊家庭的規矩。家長沒有舉杯。幼輩不能搶飲。偏是華老掙着領下長髯。舉眼看明月。看出了神。一時忘却舉杯。華老看月看出了神。兩個頭頭看酒也看出了神。自古道：「不見可欲。其心不亂。」這時候。他們對着美酒佳肴。眼看手不動。怎不引起

了食慾。大躡自言自語道。不好。饑饑蟲爬到喉喉……了。二刀道。老冲饑蟲爬到喉嚨口。還沒要緊。我的饑蟲爬到舌頭上來了。華老怒道。這麼大的年紀。專講些口腹之欲。好不羞慚。便悶悶的乾了一杯酒。華老的酒杯一舉。大躡二刀忙不迭的搶酒在手。一飲而盡。待到杯兒一空。唐寅不待吩咐。灑灑的金波。又篩滿了。三杯。華老略一舉箸。兩個躡頭却變做了雙槍。將董平奮勇當先。在席面上獵取東西。這便讓二刀乖巧了。口中塞滿了。兩腿騰起空。又在那裏夾取燻魚。大躡眼光不銳。手腕也不靈。象牙筷夾取白斬雞。獅子搏兔。竟用全力。好容易夾住了。正要收筷。只因手一顫動。這塊白斬雞。直跳到盛瓜子的盆子裏面。大躡不自禁的喊道。捉捉捉。中中途脫逃。華老把箸向桌子一拍。躡頭嚇得大躡放下牙筷。不敢去搜尋這個中途脫逃的白斬雞。這時候。華平上了溜雞片。熱氣騰騰。直向兩個躡頭的鼻孔撲來。華老偶然抬頭。瞥見月洞門外。月光如水。玲瓏假山上。這頭梅花馴鹿。在那裏徘徊瞻眺。華老忽的想起。

一個上聯叫做「假山真鹿走」。吩咐兄弟倆快快對來。又恐他們不明題旨。說上聯真假二字。一正一反。山是假的。鹿却是真的。你們對的下聯也須有一正一反的字句聯合才行。哎呀。出了這個上聯。急壞了兩個躩頭。一個是肚皮上。有「火燭小心」的警告。一個是肚皮上有「此路不通」的招貼。倉卒之間。怎麼對得出。只向着唐寅顛眉霧眼。拍着速發救兵的無線電報。唐寅乘着華老舉首望月的當兒。指頭兒蘸些酒。在桌子角上寫了死活兩字。趕緊抹去了。幸不被華老瞧破。兩個躩頭有了死活兩字。再湊三個字便可交卷了。大躩東張西望。見華安手執着酒壺。便道。有有了。我對「死酒活人篩」。華老搖頭道。雜湊成文。二刁道。我也有了。我對「死菜活人燒」。躩老皺眉道。豈有此理。回轉頭來。便道。華安你來對一個。唐寅道。兩位公子把死活對真假。很有思路。只須略換幾個字。叫做「死水活魚游」。華老大喜道。這五個字對得很好。經你一換。便是點鐵成金。華平過來。華平垂手上前。便問太師爺何事呼喚。華

老道：你把這一次溜雞片撤下。賞給華安吃。哎呀。這可不得了。熱騰騰的溜雞片上面。已有了兩個蹶頭的許多眼毒。誰料一些沒有到嘴。便宜了書僮。心中怎不冤苦。幸而雞片撤去後。又上了一次走油蹄胖。兩個蹶頭以爲失之東隅。總可收之桑榆。二刁運用他的精密眼光。在蹄胖上面測度形勢。只須華老略略動筷。他便要把象牙筷代替如椽大筆。用勁把力的在蹄胖上面簽一個十字。誰料蹄胖上面十字沒有寫。華老口中却道出了一個十字來。華老道：大郎二郎。我又有一個上聯在此。叫做「十口心思。思國思家思社稷。」大郎二郎。快快對來。這是個拆字格。十口心三字。合成一個思字。你們所對的。也要三個字合成一個字。大蹶發極道。不好。這隻生瘡……。膀。又只好眼看手弗動了。原來大蹶不識走油蹄膀。只當做生着天泡瘡的蹄膀。二刁道：老冲。今天不其（是）賞中秋。好像祭祖一般。只可以聞聞熱氣。華老道：休得胡說。快快對來。對得好。儘你們吃個爽快。對得不好。哼哼。華老口中哼哼。眼光向他兄弟倆注

射。益發嚇得他們對答不出。又只好連拍無線電。向唐寅討救兵。唐寅又覷個機會。以指蘸酒。向大躉寫了一個賞字。先寫八。再寫日。再寫尙。又覷個機會。向二刁寫了一個賀字。先寫八。再寫日。再寫加。兩個躉頭中。二刁的對子先好了。便道。我對「八目加賀」。華老道。賀什麼。二刁想了想道。「賀來賀去。賀希（書）僮」。華老道。胡說。爲什麼。賀起書僮來呢。二刁道。他有溜雞片吃。其（自）然要賀賀他。華老回顧華安道。你替二公子刪改一下。唐寅道。回太師爺話。二公子對的「八目加賀」。這一句很好。下一句略改數字。可以改做「賀花賀月賀嫦娥」。華老大喜。又吩咐撤下走油蹄膀。賞給華安吃。唐寅兩次道謝。大躉二刁兩次失望。這時候。上了一次馨香撲鼻的鮮魚湯。華老又催促大郎快快對來。大躉道。我對「八目尙賞」。華老道。賞什麼。大躉道。賞賞。華老道。快說。大躉道。「賞雞賞肉賞魚湯」。華老歎了一口氣。二刁道。老冲。鮮魚湯還沒。有賞給華安。你怎說「賞雞賞肉賞魚湯」。大躉道。早早晚要賞給他。你你

我總無分。果然華老又喚華安刪改大公子的對聯。唐寅道：「八日尙賞。」這一句不要改。下一句卽景生情。可以改做「賞風賞月賞秋香。」華老又吩咐把鮮魚湯賞給華安。唐寅正向華老謝賞。二刀忽的喊將起來道：「爹，不要上了華安的當。鮮魚湯可以賞給華安。秋香不可以賞給華安。只這幾句話說的唐寅這顆心在方寸中跳個不住。正是

公子一言偏中的。美人三笑總相思。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寫石榴單戀處。又可憐。又可笑。唐寅之心未嘗熱。而石榴既防其溫。又防其冷。宜乎下文發生種種笑史也。

杜翰林做壽。所以作換空箱張本也。妙在此處預伏一筆。

天香堂上華老出對。彈詞家謂華文以「死店活人開。」對「假山真鹿走。」夫使華文能以成語作對。則不成其爲躐頭矣。作者描寫歎公子。恰到好

處。所有舊對。加以改竄。務使一望而知爲不通人吐屬。且有唐寅以指蘸酒。示以拆字之訣。則於猷公子之文學程度。方能一一吻合。

唐寅刪改對聯。彈詞中所無。作者添此一段。卽景生情。且與前後均有呼應。引入入勝。斷推此種。

回末數語。誰謂華武非俊物哉。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不得以其猷而忽之。鮮魚湯賞給華安。華安所不欲也。秋香賞給華安。華安所深願也。二刁乃云。鮮魚湯可以賞給華安。秋香不可以賞給華安。轟雷掣電。其詞誠快。唐寅雖欲不驚。烏得而不驚。

現在我要抬舉這書僮不是尋
常的抬舉非得聽了夫人的指示了



四傑傳 第十二回上 老相國刮目賞書僮

四傑傳 第十二回下 太夫人平心論義子



待要上牀安卧忽的
枕边多着一色东西

唐祝文周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十二回 老相國刮目賞書僮 太夫人平心論義子

華武雖然生性不慧。但是愛慕秋香的心。並不亞于唐寅。聽得「賞秋香」三個字。怎不着急。便不由的喊將起來。請華老不要把秋香賞給他。這時唐寅猛吃一驚。他。想。我的。心事。却被。馱。公子。一言。道。破。了。我。這。番。更。名。易。姓。來。做。低。三。下。四。的。人。想。的。什。麼。只。想。華。老。把。秋。香。賞。給。我。馱。公。子。糊。塗。一。世。聰。明。一。時。警。告。華。老。休。得。上。當。唉。不。要。把。機。關。破。露。了。罷。我。借。這。對。仗。一。語。雙。關。做。個。將。來。的。佳。兆。所。以。把。賞。秋。香。三。個。字。嵌。入。其。中。華。老。已。被。我。矇。過。了。馱。公。子。却。矇。不。過。奇。哉。怪。哉。華。老。向。二。刁。怒。目。相。視。喝。道。你。道。些。什。麼。二。刁。道。華。安。存。心。不。良。他。要。賞。秋。香。偏。不。要。把。秋。香。賞。給。他。大。蹠。也。隨。聲。附。和。道。香。香。啊。賞。賞。他。不。得。華。老。道。你。們。可。知。道。什。麼。叫。做。賞。什。麼。叫。做。秋。香。大。蹠。道。賞。賞。者。賜。也。二。刁。

香者。阿每雞（之）婢女也。華老又把象牙筷。在桌上一拍道。你們兩個都是不可雕的朽木。枉讀了多年的書。連那賞秋香三個字都不會解釋。唐寅暗笑。他們沒有誤解。怕是你老頭子誤解了罷。他們做了多年的朽木。這一會却沒有做朽木。你老頭子說的不可雕的朽木。怕是夫子自道也罷。華老連歎了幾口氣。很嚴重的教訓兒子道。大郎二郎聽者。你們讀了多年的書。只是讀的死書。須知道書是死的。解釋是活的。萬不可拘泥不化。執定這種解釋。而不想變通的方法。卽如這個賞字。大郎說的賞者。賜也。固然是一種解釋。殊不知賞賜以外。還有欣賞的賞。昔人說的「奇文共欣賞」。這個賞字。便不作賞賜。却是和賞風賞月的賞一般意思。秋香二字。是指着滿園金粟而言。和你母親的侍婢毫不相關。華安對的「賞風賞月賞秋香」。他是卽景生情。指着滿園金粟而言。你們竟誤會要把秋香侍婢賞給他。可謂不通之至了。說罷。又是幾聲長歎。大躉二刁受了這一頓訓斥。當然俯首無語。但是到了來年。却被他們說得

嘴響。那時華安已挈着秋香夜遁。待到發覺以後。華老知道了。上了唐寅的大堂。不免唉聲嘆氣。悶悶不樂。兩個兒子上前相勸。便提起去年中秋的事。以爲唐寅對的賞秋香三個字。兄弟倆都知他存心不良。曾在老父前提起警告。休得把秋香賞給他。彼時老父把兄弟倆一頓大罵。以爲徒讀死書。不通之至。現在不幸已應了兄弟倆警告的預言。究竟兄弟倆是不是讀的死書。到要請教。華老聽了。又好氣。又好笑。也只好俯首無語。這是後話。未來先說。表過不提。在這當兒。席面上又來了一次八寶鴨。華老素來食量不佳。又加着胸懷不快。所以上了佳肴。並不舉箸。大躡二刀却是一眼不雲。監視着這隻又肥又嫩又香的八寶鴨。華老道。華安。你把方才的上聯。給我另對一個下聯。要是合着我的身分。我便把八寶鴨賞給你吃。唐寅道。了一句遵。太師爺吩咐。二刀道。老冲。我們真個來做活祖宗了。這一席酒。其（是）祭祖宗的酒。不其賞中秋的酒。這隻八寶鴨又要飛去了。大躡道。祭祭祖宗。還有紙鏹化。現……現在錫錫箔沒……

張唐寅道。啓真太師爺。小人對的。「寸身言謝。謝天謝地謝君王。」這個下聯。直把華太師喜的拍手叫好。今天中秋佳節。華老曾經富天燒過一爐香。喃喃禱告道。我華鴻山。自經告老回鄉。賞食全俸。君恩浩大。沒齒不忘。身在江湖。心在魏闕。但願國泰民安。皇帝萬歲萬歲萬歲。華老既存着不忘君國的心。所以出的上聯。有「思國思民思社稷」的字樣。唐寅對一句「謝天謝地謝君王」。既合着華老的身分。又猜透了華老的心思。怎不拍手叫好。立命把這一次八寶鴨撤下去。賞給華安。唐寅又上前謝了太師爺。二刁道。老冲。你看華安道一聲謝。便有一樣好東西吃。他真個其(是)寸身言謝咧。大躉道。他他是寸身言謝。我們只好十口心思。二刁道。思什麼。大躉道。到了來日。一一定害了相思症。我我的相思。害在生天泡瘡蹄膀上面。二刁道。你害的其(是)蹄膀相思。我害的其(是)八寶鴨相思。那時席上又來了兩次菜。兩個躉頭知道沒有他們的分兒。索性瞧都不瞧了。華老道。大郎二郎。各把近來所作的詩稿。念一首給

我聽。要是做的不錯。所有席上的佳肴。由着你們吃個爽快。兩個躩頭正害着吃食的相思。華老把食欲打動他們。他們又不自量力。願告奮勇了。二刁道。我有一首近作。題目其（是）詠香。……華老道。香什麼。二刁本要說香叔。忽想叔字說不得。便道。詠的其（是）香斗。華老道。香斗爲題。卽景生情。你且把詩句書給我聽。二刁念道。

香斗香之斗。香乎斗亦香。而香其撲鼻。香斗上爺牀。

華老道。一派胡言。全無詩味。大郎。你呢。大躩道。我我也是詠香斗。華老道。詩句呢。大躩期期艾艾的念道。

去年今日此堂中。香與區區相映紅。阿大不曾何處去。香啊今日返亭東。

華老道。尤其放屁了。却不料今宵美景良辰。被這兩個躩頭大殺風景。要沒有個聰明書僮伴我無聊。端的今夜要被他們氣死了。華安。唐寅道。有華老道。你方才替二公子刪改的對仗。有賀花賀月四字。我便把花月爲題。限你詠七律。

四首詠得好。這全席的菜都賞給了你罷。唐寅道：小人遵命。容想。說到容想二字。便放下酒壺。在天香堂上徘徊了兩三次。照例做書僮的不應有這般態度。但是華老教他做詩。便該把詩人相待。不該把家僮相待。詩人結習。大概信步索句。且行且吟。斷沒有手捧酒壺。站立一旁。可以做出詩來的道理。所以華老見唐寅這般態度。並不斥他無禮。轉以爲是詩人應有的態度。不禁捋着長髯。點頭不已。二刁道：老冲。你看奴才躡起方步來了。我們規規矩矩的坐在這裏。只其（是）挨罵。他放下酒壺去躡方步。倒沒有人罵他。大躡道：我我不要做公子了。我我要做奴才。公公倒灶。奴才吃飽。華老道：你們從今也該覺悟了。做了少年人。第一要有才學。有了才學。便是奴才有人抬舉他。沒有了才學。枉做了公子。也只好天天捱罵。這叫做「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華老正在策勵兩個躡頭兒郎。唐寅所詠的花月詞四首早已打成了腹稿。恭恭敬敬的上前稟告道：回太師爺話。四首花月詞。小人吟就了。華老道：你且背給我

聽唐寅清朗朗的背着他的得意之作道。

有花無月恨茫茫。有月無花恨轉長。花豔似人臨月鏡。月明於水照花香。扶筇月下分花入。攜酒花前帶月嘗。如此好花如此月。莫將花月作尋常。

花香月色兩相宜。惜月憐花臥轉遲。月落漫憑花送酒。花殘還有月催詩。隔花窺月無多影。帶月看花別樣姿。多少花前月下客。年年和月醉花枝。

花發千枝月一輪。天將花月付吟身。權爲月主兼花主。暫作花賓又月賓。月下花曾留我酌。花前月不厭人貧。好花好月知多少。弄月吟花有幾人。

高台明月滿花枝。對月看花有所思。今年月圓花好處。去年花病月昏時。三杯酬月澆花酒。幾首評花品月詩。沈醉欲眠花月下。只愁花月笑人癡。

唐寅背一首。華老讚一首。四首背完。讚聲不絕。便向着兩個跛頭發話道。你們懂得慚愧麼。一個書僮有這麼大的才學。你們枉做了貴胄公子。只是胸中漆一般黑。大躡不服道。爹。你不是我的蛔蟲。你怎知道我腹中漆一……黑。

二刀道。漆一般也不妨的。天天到園子裏去捉油火蟲吃。肚皮裏就會亮了。華老越聽越沒趣。拂袖而起。吩咐把這一席酒完全賞給華安吃。自有家丁掌着燈照他到中門裏去了。紫薇堂上的賞月筵席早已散去。二位少夫人都已回了堂樓。太夫人爲着老相公沒有進來。坐在內堂守候。好幾次遣丫環到天香堂上探望太師爺。是不是在外面開懷歡飲。丫環回報。太師爺酒也不喝。菜也不吃。只和兩位公子嘔氣。惟有見了新來兄弟華安。却是和顏悅色。上一次茶餚。太師爺總說賞給華安吃。太夫人暗暗自思。這也難怪他。兩個兒子。端的太不掙氣了。忽聽得中門上傳進消息。太師爺來了。這時候華吉華慶已把太師爺送進中門以內。自有僕婦丫環等掌燈迎接。華吉華慶重又折回。不在話下。太夫人離座叫喚老相公。却見華老面上大有不豫之色。太夫人問一聲。老相公緣何不樂。華老枉爲相國。却說出一句可笑的話。指着太夫人的腹部說道。都是你的肚皮不掙氣。編者寫到這裏。說一句公道話道。鴻山錯了。這是合作。

的問題。決不能抱怨着一方面。太夫人的不掙氣。也是老相公的不掙氣……
太夫人聽着老相公說的幾句氣話。畢竟相國夫人。四德俱優。不比小家婦女。
沒有涵養性。在這一句上。便要 and 丈夫淘出一場氣來。當下待華老坐定以後。
便吩咐丫環道。你們快去預備醒酒湯。太師爺醉了。除却秋香。都不要在這裏。
侍立。於是紫薇堂上。只剩下老夫婦秋香三人。華老說了一句氣話。出口以後。
自知失言。便向太夫人說道。我沒有醉。但是方才一句話。自知冒昧。請你不要
介意。太夫人笑道。老相公說的氣憤話。誰來介意。不過兒子的賢愚。關于天賦。
老相公氣憤也沒有用。枉自氣壞了自己的身子。這兩個癡兒。依舊是癡兒。有
什麼值得。華老道。這兩個癡兒。只好由着他昏昏沈沈度這一輩子糊塗日子。
我也顧不得許多了。但是見了兒子的癡呆。益發見得書僮的聰明絕世。說時
便把方才吟詩作對的經過述了一遍。又輕輕的說道。我有一樁事。要和夫人
商量。太夫人道。請教。華老向秋香看了一眼道。你也暫且迴避罷。秋香正待避

走。太夫人道。不用迴避。你是我的知心婢女。又是守口如瓶。甚麼話都不肯攪。嘴弄舌。秋香應了一聲。只得依着太夫人站立一旁。玉手搭住交椅的背。一寸芳心不由的怦怦地跳。……原來秋香誤會了。誤會什麼。誤會太師爺着中了書僮。要把自己終身許給他。他想太師爺不要上了書僮的當罷。他是從蘇州一路尾隨到東亭鎮。又賣身到相府。他的意思。是專在我身上做工夫。我又不。知道他的底細。我雖是個低三下四之人。却也有幾分氣骨。我的終身。怎肯許給這不知底細的浮薄少年。他心裏這麼想。耳朵裏却注意着太師爺所說的話。華老道夫人自從華安入門以後。我已存着這條心。忽忽三天。我的意思越發決定了。但是我不能一個人擅專。總得夫人允許了。才能定局。秋香的心。越發跳得厲害了。太夫人很從容的問道。老相公定下的什麼計較。請道其詳。華老道。這僮兒端的超羣出衆。若不把他竭力抬舉。只怕他高飛遠走。不肯久居人下。太夫人道。老相公你要抬舉他。儘可抬舉他。何用與妾身商議。華老道。尋

常的抬舉。當然不用和夫人商議。現在我要抬舉這書僮。不是尋常的抬舉。非得請了夫人的示不可。秋香聽這話越逼越近。圖窮而匕首現。便在這時了。不但心頭怦怦地跳。而且面上烘烘地熱。太夫人道。老相公。倒也好笑。你說了半天。還沒有把你的意思說出。是不是。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華老道。我的意思一言可了。我意欲把華安承繼膝下。作螟蛉義子。請問夫人意下如何。秋香暗暗好笑。原來如此。和我有什麼相干。我多疑了。在這當兒。他的心也不怦怦地跳了。他的面也不烘烘地熱了。太夫人盪神片晌。才說道。老相公的意思。妾身也深以爲然。不過這件事關係重大。怎能取決於俄頃之間。華安入府。前後不過三天。在這三天中的華安。不但老相公見了讚不絕口。便是妾身也賞識他是個超羣出衆的人物。不過左傳上有一句話。叫做「有甚美者必有甚惡。」華安的美處。我們見了。華安的惡處。我們却沒有見。也許他有美無惡。是個十全十美的少年。但是在這三天以內。誰也不敢下這斷語。

要是僅把他當做書僮。我們只須媽媽虎虎便是了。如今要把他做義子。却不能不謹慎一些。華安在這時候。並無破綻。萬一做了我們的兒子。却是破綻百出。到那時木已成舟。懊悔嫌晚了。就妾身的愚見。要把他繼做螟蛉。也只可在心中。却不可即時宣布。在這一年半載中。我們只須精密觀察。處處留意。果然他是個十全十美的少年。並無破綻。授人口實。那時我們實行這過繼的辦法。也不爲遲。老相公亦以妾身之言爲然否。華老連連點頭。贊成太夫人的緩進辦法。紫薇堂上一席話。只有老夫婦和秋香三人知曉。按下不提。且說唐寅領受了華老的厚賞。一席盛筵。由着他一人獨享。他不是巨無霸的肚皮。怎能夠「一口吸盡西江水」呢。大躑道。大大叔。老生活走了。你你這一席酒。怎……吃得下。唐寅道。吃得下便吃。吃不下便剩了。橫豎是太師爺賞給我吃的。吃不吃。由我支配。二刁道。半仙八月裏天氣。叫做木犀蒸。天氣其(是)很熱的。過了一夜。菜餚便餿了。台(罪)過台過。唐寅笑道。過了一夜。不見得便餿。便是

餓了。也可以豕狗。也可以飫貓。大躡道。大大叔。你你譬如給狗吃。請請……我罷。可憐我。這這褲帶。依依舊要褪……脚背上。二刁道。半仙。你譬如（如）拌貓飯。清我吃了罷。可憐我。坐在席上做活祖宗。只有看的分兒。嗅的分兒。旁的沒有吃。只吃了兩個湯糰。大躡道。阿阿。二什什麼湯糰。我沒有吃着啊。二刁道。我吃的湯糰。不其（是）真的湯糰。其老生活眨的一個個白眼。唐寅看他們說的可憐。橫豎一個人吃不下。便做了個春風人情。許他們陪着同吃。二刁聽得有配饗的分兒。便吩咐把酒席搬到書房中去。開懷歡飲。只爲天香堂上的風水不好。換一處地方。便可以發發利市。家人們一聲答應。便把筵席搬入金粟山房。唐寅老實不客氣。坐了居中一位。大躡二刁便在左右相陪。他們都是研究實利主義的。不爭名分。只爭吃。名分是虛。吃是實的。古來伯夷叔齊爲着爭這名分二字。情願餓餓而死。是多麼不值得啊。蘇州有兩句俗語。一利流。一利得飽。繳。清打清。餓斷脊梁筋。大躡二刁便是抱的這般主義。金粟山房。

席酒和天香堂上大不相同。一不要吟詩。二不要作對。由着兩個獸公子吃個爽快。大踱道飽飽了。上上達喉門。下下達肛門。腰腰都灣不……了。二刁道。我的喉嚨口利煖鍋一般。一塊雞彘在咽喉上面。取一把調羹來給我舀去了罷。……兩個踱頭醉飽以後。自有華吉華慶扶他入內。究竟菜餚太多了。還有吃不盡的東西。唐寅把來請了華平華吉華慶。彼此可以結結人緣。待到大家都吃罷了時候不早。這一顆明月早已高挂天心。唐寅歎了一口氣。佳節已過。依舊見不得秋香。我在這裏憶念秋香。不知秋香在內室可曾念我。正在呆呆地想。忽聽得嗚嗚的一片簫聲。從秋風中飄來。不由的起了一種感想。想到去年中秋。我們三姑娘九空在桃花庵中吹簫。吹得婉委動聽。我和二姑娘羅秀英同倚欄杆。他把鞋尖。我把指尖。輕輕的在那裏擊節。秋風容易。又是團圓佳節。簫聲依舊。只不知「玉人何處教吹簫」。明月依然。便想到宋人兩句詞。叫做「月到舊時明處。與誰同倚欄干」。差不多替我唐寅寫照。他起了這種感想。

便不高興徘徊風景了。便掌着燈回到臥室去歇宿。唐寅的臥室便在金粟山房的裏面一間。和王先生的臥榻相近。王先生沒有到館。這幾天來是他一人歇宿。他待要上牀安臥。忽的枕邊多着一包東西。是挑繡鴛鴦的一方手帕。包着四匣宮餅。又有大石榴兩隻。用紅綠絲線絡着。還打着兩個同心結。一望而知爲石榴贈他的東西了。正是

拋來粒粒相思豆。繡出雙雙比翼禽。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華老訓子。非不詞嚴義正。但闕至此。未有不啞然失笑者。夫以性質而言。華老智而二子愚。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而愚者之言如此。智者之言如彼。迨至扁舟載美以去。愚者預測之言。至是盡售。而智者且俯首無詞焉。噫。天下事類此者多矣。予智自矜者。安得不失敗耶。

夫婦密談。干卿底事。而秋香忽焉面紅。忽焉心跳。玲瓏剔透之人。有時亦多

誤會。所謂神經過敏者非耶。

石榴送宮餅。殆恐唐寅之心由熱而溫。由溫而冷耶。不知唐寅之心溫且無分。違言熱乎。一有意。一無意。描寫絕佳。

秋香與石榴同一發生誤會。一覺其可愛。一覺其可笑。一覺賦媚煞人。一覺其肉麻煞人。昔者西施捧心。東施亦捧心。美者益增其美。醜者倍形其醜。秋香與石榴亦猶是也。

秋香云。我雖是低三下四之人。卻有幾分氣骨。此作者竭力抬高秋香處。抬高秋香。正所以抬高唐寅也。

寫石榴之浪用愛情。正所以寫秋香之孤芳自賞。烘雲托月。自當爾爾。

